

目录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一）	1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一）	2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分別聖諦經.....	3
雜阿含經（三七九至四四三）	10
雜阿含經（一三〇七）	46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三）	48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五）	48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四）	49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一〇）	52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七）	53
佛說義足經桀貪王經.....	57
佛說義足經老少俱死經.....	62
中阿含經七法品七日經.....	63
雜阿含經（九五六）	66
雜阿含經（九四〇至九四五）	68
雜阿含經（九四六）	70
雜阿含經（九四七至九五五）	71
雜阿含經（一一四七）	76
雜阿含經（一二二七）	77
雜阿含經（一二四〇）	78
雜阿含經（一二五七）	79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四洲經.....	81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大天[木*奈]林經.....	85
雜阿含經（五九五）	94
中阿含經梵志品阿蘭那經.....	96
長阿含經典尊經.....	102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三）	112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三）	120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五）	121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四）	123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象跡喻經.....	124
中阿含經因品大因經.....	131
中阿含經林品諸法本經.....	143
中阿含經林品優陀羅經.....	144
中阿含經林品蜜丸喻經.....	145
中阿含經梵志品阿伽羅訶那經.....	149
中阿含經大品[口*茶]帝經.....	151
雜阿含經（二八三至三〇三）	162
雜阿含經（三四三）	186
雜阿含經（九一三）	188
雜阿含經（三四八至三五〇）	190
雜阿含經（三五二至二五四）	192
雜阿含經（三五五至三六四）	194
雜阿含經（三六六至三七〇）	198
雜阿含經（三七一至三七八）	201
雜阿含經（四四四至四六八）	208
雜阿含經（五六九）	223
雜阿含經（四六九至四八一）	225
雜阿含經（四八二）	235
雜阿含經（四八五）	236
雜阿含經（五七〇）	238
雜阿含經（五七二）	239
雜阿含經（九八五）	240
雜阿含經（一二三五）	242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四）	242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四）	244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七）	246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一至二）	248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一〇）	249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三）	252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一〇）	255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七）	255
增一阿含經力品（三）	258
增一阿含經力品（四）	259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一〇）	261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六）	264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四）	265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智經.....	267
中阿含經大品商人求財經.....	272
雜阿含經（九八二至九八四）	279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二）	282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九）	283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一〇）	283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八）	284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三）	284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四）	285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毘破經.....	287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成就戒經.....	290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淨不動道經.....	293
中阿含經大品福田經.....	297
雜阿含經（三六五）	298
雜阿含經（九八八至九八九）	298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四諦之法。云何為四？所謂初苦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第二者苦習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第三者苦盡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第四者苦出要諦，義不可盡，義不可窮，說法無盡。

「彼云何名為苦諦？所謂苦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名為苦諦。

「彼云何名為苦習諦？所謂習諦者，愛與欲相應，心恒染著，是謂名為苦習諦。

「彼云何名為苦盡諦？所謂盡諦者，欲愛永盡無餘，不復更造，是謂名為苦盡諦。

「彼云何名為苦出要諦？所謂苦出要諦者，謂賢聖八品道，所謂正見、正治、正語、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謂名為苦出要諦。

「如是，比丘！有此四諦，實有不虛，世尊之所說，故名為諦。諸有眾生，二足、三足、四足，欲者、色者、無色者，有想、無想者，如來最上。然成此四諦，故名為四諦。是謂，比丘！有此四諦。然不覺知，長處生死，輪轉五道。我今以得此四諦，從此岸至彼岸，成就此義，斷生死根本，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今有四諦法， 如實而不知，

輪轉生死中，終不有解脫。

如今有四諦，以覺以曉了，

以斷生死根，更亦不受有。

「若有四部之眾，不得此諦，不覺不知，便隨五道。是故，諸比丘！當作方便，成此四諦。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趣四諦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是謂，比丘！我等常所說法，所謂四諦，以無數方便而觀察此法，分別其義，廣與人演。云何為四？所謂苦諦之法，以無數方便而觀察此法，分別其義，廣與人演；以無數方便說習、盡、道諦，而觀察此法，分別其義，廣與人演。」

「汝等比丘，當親近舍利弗比丘，承事供養。所以然者，彼舍利弗比丘以無數方便，說此四諦，廣與人演。當舍利弗比丘與諸眾生及四部眾，分別其義，廣與人演，時不可計眾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汝等比丘，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承事供養。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眾生之父母，以生已長養令大者，目犍連比丘！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與人說法要，成四諦；目犍連比丘與人說法要，成第一義，成無漏行。汝等當親近舍利弗、目犍連比丘。」世尊作是語已，還入靜室。

世尊去未久，爾時舍利弗告諸比丘：「其有能得四諦法者，彼人快得善利。云何為四？所謂苦諦，以無數方便廣演其義。」

云何為苦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苦諦。云何苦習諦？所謂愛結是也。云何為盡諦？所謂盡諦者，愛欲結永盡無餘，是謂盡諦。云何為道諦？所謂賢聖八品道是。正見、正治、正語、正方便、正命、正業、正念、正定，是謂道諦也。彼眾生快得善利，乃能聞此四諦之法。」

爾時，尊者舍利弗當說此法，無量不可計眾生聞此法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我等亦快得善利，世尊與我說法，安處福地。」

「是故，四部之眾，求於方便，行此四諦。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分別聖諦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是正行說法，謂四聖諦廣攝、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示、趣向。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亦有此正行說法，謂四聖諦廣攝、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示、趣向。未來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彼亦有此正行說法，謂四聖諦廣攝、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示、趣向。我今現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有此正行說法，謂四聖諦廣攝、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示、趣向。」

「舍梨子比丘聰慧、速慧、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辯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實慧。所以者何？謂

我略說此四聖諦，舍梨子比丘則能為他廣教、廣觀、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趣向。舍梨子比丘廣教、廣示此四聖諦，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趣向時，令無量人而得於觀，舍梨子比丘能以正見為導御也。目乾連比丘能令立於最上真際，謂究竟漏盡。舍梨子比丘生諸梵行，猶如生母，目連比丘長養諸梵行，猶如養母，是以諸梵行者，應奉事供養恭敬禮拜舍梨子、目乾連比丘。所以者何？舍梨子、目乾連比丘為諸梵行者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世尊說如是已，即從坐起，入室燕坐。

於是，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世尊為我等出世，謂為他廣教、廣示此四聖諦，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趣向。云何為四？謂苦聖諦，苦習、苦滅、苦滅道聖諦。諸賢！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諸賢！說生苦者，此說何因？諸賢！生者，謂彼眾生、彼彼眾生種類，生則生，出則出，成則成，興起五陰，已得命根，是名為生。諸賢！生苦者，謂眾生生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熱受、遍受、覺、遍覺，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生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說老苦者，此說何因？諸賢！老者，謂彼眾生、彼彼眾生種類，彼為老耄，頭白齒落，盛壯日衰，身曲脚戾，體重氣上，拄杖而行，肌縮皮緩，皺如麻子，諸根毀熟，顏色醜惡，是名為老。諸賢！老苦者，謂眾生老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

受、覺、遍覺，身熱受、遍受、覺、遍覺，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老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說病苦者，此說何因？諸賢！病者，謂頭痛、眼痛、耳痛、鼻痛、面痛、脣痛、齒痛、舌痛、齦痛、咽痛、風喘、咳嗽、喝吐、喉痺、癩癰、癰癭、經溢、赤膽、壯熱、枯槁、痔[病-丙+匿]、下利，若有如是比餘種種病，從更樂觸生，不離心，立在身中，是名為病。諸賢！病苦者，謂眾生病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熱受、遍受、覺、遍覺，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病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說死苦者，此說何因？諸賢！死者，謂彼眾生、彼彼眾生種類，命終無常，死喪散滅，壽盡破壞，命根閉塞，是名為死。諸賢！死苦者，謂眾生死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熱受、遍受、覺、遍覺，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心熱受、遍受、覺、遍覺，身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壯熱煩惱憂感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死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說怨憎會苦者，此說何因？諸賢！怨憎會者，謂眾生實有內六處，不愛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同會一，有攝、和、習，共合為苦，如是外處，更樂、覺、想、思、愛、亦復如是。諸賢！眾生實有六界，不愛地界，水、火、風、

空、識界，彼同會一，有攝、和、習，共合為苦，是名怨憎會。諸賢！怨憎會苦者，謂眾生怨憎會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怨憎會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說愛別離苦者，此說何因？諸賢！愛別離苦者，謂眾生實有內六處，愛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異分散，不得相應，別離不會，不攝、不習、不和合為苦，如是外處，更樂、覺、想、思、愛，亦復如是。諸賢！眾生實有六界，愛地界，水、火、風、空、識界，彼異分散，不得相應，別離不會，不攝、不習、不和合為苦，是名愛別離。諸賢！愛別離苦者，謂眾生別離時，身受苦受、遍受、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諸賢！說愛別離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說所求不得苦者，此說何因？諸賢！謂眾生生法，不離生法，欲得令我而不生者，此實不可以欲而得，老法、死法、愁憂感法，不離憂感法，欲得令我不憂感者，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眾生實生苦而不可樂、不可愛念，彼作是念：『若我生苦而不可樂、不可愛念者，欲得轉是，令可愛念。』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眾生實生樂而可愛念，彼作是念：『若我生樂可愛念者，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變易法。』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眾生實生思想而不可樂、不可愛念，彼作是念：『若我生思想而不可樂、不可愛念者，欲得轉是，令可愛念。』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眾生實生思想而可愛念，彼作是念：『若我生思想可愛念者，欲得令是常恒久住不變易法。』此亦不可以欲而得。諸賢！說所求不得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說略五盛陰苦者，此說何因？謂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諸賢！說略五盛陰苦者，因此故說。

「諸賢！過去時是苦聖諦，未來、現在時是苦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聖所等正覺，是故說苦聖諦。

「諸賢！云何愛習苦習聖諦？謂眾生實有愛內六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於中若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名為習。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如是覺，是謂愛習苦習聖諦，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愛妻、子、奴婢、給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財物，為所作業，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名為習；彼知此愛習，苦習聖諦，如是外處，更樂、覺、想、思、愛，亦復如是。諸賢！眾生實有愛六界，地界，水、火、風、空、識界，於中若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名為習。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如是覺，是謂愛習苦習聖諦，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愛妻、子、奴婢、給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財物，為所作業，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名為習，彼知是愛習苦習聖諦。諸賢！過去時是愛習苦習聖諦，未來、現在時是愛習苦習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聖所等正覺，是故說愛習苦習聖諦。

「諸賢！云何愛滅苦滅聖諦？謂眾生實有愛內六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若解脫，不染不著、斷捨吐盡、無欲、滅、止沒者，是名苦滅。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如是覺，是謂愛滅苦滅聖諦，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不愛妻、子、奴婢、給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財物，不為所作業，彼若解脫，不染

不著、斷捨吐盡、無欲、滅、止沒者，是名苦滅，彼知是愛滅苦滅聖諦，如是外處，更樂、覺、想、思、愛亦復如是。諸賢！眾生實有愛六界，地界，水、火、風、空、識界，彼若解脫，不染不著、斷捨吐盡、無欲、滅、止沒者，是名苦滅。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如是覺，是謂愛滅苦滅聖諦，如是知之。云何知耶？若有不愛妻、子、奴婢、給使、眷屬、田地、屋宅、店肆、出息財物，不為所作業，彼若解脫，不染不著，斷捨吐盡、無欲、滅、止沒者，是名苦滅，彼知是愛滅苦滅聖諦。諸賢！過去時是愛滅苦滅聖諦，未來、現在時是愛滅苦滅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聖所等正覺，是故說愛滅苦滅聖諦。

「諸賢！云何苦滅道聖諦？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諸賢！云何正見？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擇、遍擇、次擇，擇法、視、遍視，觀察明達，是名正見。

「諸賢！云何正志？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心伺、遍伺、隨順伺，可念則念，可望則望，是名正志。

「諸賢！云何正語？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除口四妙行，諸餘口惡行遠離除斷，不行不作，不合不會，是名正語。

「諸賢！云何正業？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

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除身三妙行，諸餘身惡行遠離除斷，不行不作，不合不會，是名正業。

「諸賢！云何正命？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非無理求，不以多欲無厭足，不為種種伎術呪說邪命活，但以法求衣，不以非法，亦以法求食、床座，不以非法，是名正命。

「諸賢！云何正方便？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有精進方便，一向精勤求，有力趣向，專著不捨，亦不衰退，正伏其心，是名正方便。

「諸賢！云何正念？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心順念、背不向念、念遍、念憶、復憶、心心、不忘心之所應，是名正念。

「諸賢！云何正定？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若心住、禪住、順住，不亂不散，攝止正定，是名正定。

「諸賢！過去時是苦滅道聖諦，未來、現在時是苦滅道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諦，聖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所了，聖所得，聖所等正覺，是故說苦滅道聖諦。」

於是頌曰：

「佛明達諸法，	見無量善德，
苦習滅道諦，	善顯現分別。」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歡喜奉行。

分別聖諦經竟(三千四百二十五字)

雜阿含經（三七九至四四三）

（三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鹿野苑中仙人住處。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復次，苦聖諦智當復知，本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苦集聖諦已知當斷，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復次，苦集滅，此苦滅聖諦已知當知作證，本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以此苦滅道跡聖諦已知當修，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復次，比丘！此苦聖諦已知，已知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此苦集聖諦已知，已斷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復次，苦滅聖諦已知、已作證出，所未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復次，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出，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諸比丘！我於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不生眼、智、明、覺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為解脫、為出、為離，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已於四

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故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得出、得脫，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尊者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

憍陳如白佛：「已知。世尊！」

復告尊者憍陳如：「知法未？」

拘隣白佛：「已知。善逝！」

尊者拘隣已知法故，是故名阿若拘隣。

尊者阿若拘隣知法已，地神舉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所未曾轉，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哀愍世間，以義饒益，利安天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眾。」

地神唱已，聞虛空神天、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炎魔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展轉傳唱，須臾之間，聞于梵天身。梵天乘聲唱言：「諸仁者，世尊於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諸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世間聞法未所曾轉，多所饒益，多所安樂，以義饒益諸天世人，增益諸天眾，減損阿修羅眾。」世尊於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此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修無間等，起增上欲，方便堪能，正念正知，應當覺。」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當知、當解，於集聖諦當知、當斷，於苦滅聖諦當知、當證，於苦滅道跡聖諦當知、當修。」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已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如是比丘則斷愛欲，轉去諸結，於慢、

無明等究竟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已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如是比丘名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善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已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如是比丘邊際、究竟邊際、離垢邊際，梵行已終，純一清白，名為上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

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已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如是比丘無有關鍵，平治城塹，度諸嶮難，解脫結縛，名為賢聖，建立聖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已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如是比丘無有關鍵，平治城塹，度諸峻難，名為賢聖，建立聖幢。諸比丘！云何無有關鍵？謂五下分結已斷、已知，是名離關鍵。云何平治城塹，無明謂之深塹，彼得斷知，是名平治城塹。云何度諸嶮難？謂無際生死，究竟苦邊，是名度諸嶮難。云何解脫結縛？謂愛已斷、已知。云何建立聖幢？謂我慢已斷、已知，是名建立聖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聖諦。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若比丘於苦聖諦已知、已解，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諦已知、已修，是名比丘斷五支，成六分，守護於一，

依猗於四，捨除諸諦，離四衢，證諸覺想，自身所作，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純一清白，名為上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王之分。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云何名良醫善知病？謂良醫善知如是如是種種病，是名良醫善知病。云何良醫善知病源？謂良醫善知此病因風起、癘陰起、涎唾起、眾冷起、因現事起、時節起，是名良醫善知病源。云何良醫善知病對治？謂良醫善知種種病，應塗藥、應吐、應下、應灌鼻、應熏、應取汗。如是比種種對治，是名良醫善知對治。云何良醫善知治病已，於未來世永不動發？謂良醫善治種種病，令究竟除，於未來世永不復起，是名良醫善知治病，更不動發。

「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療眾生病，亦復如是。云何為四？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諸比丘！彼世間良醫於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於生根本知對治如實知，於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是故如來、應、等正覺名大醫王。」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沙門、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此苦集聖諦不如實知，此苦滅聖諦不如實知，此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此非沙門之沙門，非婆羅門之婆羅門，彼亦不於沙門義、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若沙門、婆羅門於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如實知，此苦滅聖諦如實知，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沙門之沙門、婆羅門之婆羅門，於沙門義、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故，比丘！於四聖諦無間等當起增上欲，精勤堪能，方便修學。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廣說如上。差別者：「於四聖諦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非沙門數、非婆羅門數；於四聖諦如實知者，是沙門數、是婆羅門數。」乃至……。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苦集聖諦不如實知，苦滅聖諦不如實知，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不得脫苦。若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於苦集聖諦如實知，於苦滅聖諦如實知，於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解脫於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於苦不解脫、解脫。如是捨惡趣不解脫、解脫，堪能捨戒退滅，不捨戒退滅，能自說得過人法自證，不能自說得過人法作證，能於此外求良福田，不能於此外求良福田。

「能於此外求大師，不能於此外求大師，不能越苦，堪能越苦，不堪能脫苦，堪能脫苦。」

如是上諸經重說悉繼以偈：

「若不知苦者，	及彼眾苦因，
一切諸苦法，	寂滅永無餘。
若不知道跡，	能思一切苦，
心解脫於苦，	慧解脫亦然。
不能越眾苦，	令苦究竟脫，
若如實知苦，	亦知眾苦因。
及一切諸苦，	永滅盡無餘，
若復如實知，	息苦之道跡。
意解脫具足，	慧解脫亦然，
堪能越眾苦，	究竟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彼一切所應當知四聖諦法。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修無間等，如此章句，一切四聖諦經，應當具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悉應當說。又三結盡，得須陀洹，一切當知四聖諦。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當知、如是當見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若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彼一切皆於四聖諦如實知故。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當知、如是當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五下分結盡，生般涅槃阿那含，不還此世，彼一切知四聖諦。何等為四？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一切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彼一切悉知四聖諦。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得辟支佛道證，彼一切知四聖諦故。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若得無上等正覺，彼一切知四聖諦故。何等為四？謂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如是知、

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日出，明相先起。如是正盡苦亦有前相起？謂知四聖諦。何等為四？知苦聖諦、知苦集聖諦、知苦滅聖諦、知苦滅道跡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無間等，亦如是說。

（三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日月不出世間者，一切眾星亦不出於世間，晝夜、半月、一月、時節、歲數、剎數、須臾，皆悉不現，世間常冥，無有明照，唯有長夜，純大闇苦現於世間。若如來、應供、等正覺不出世間時，不說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世間盲冥，無有明照。如是長夜，純大闇冥現於世間。」

「若日月出於世間，眾星亦現，晝夜、半月、一月、時節、歲數、剎數、須臾，悉現世間，長夜明照，出於世間。如是，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說苦聖諦現於世間，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不復闇冥，長夜照明，純一智慧現於世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日出，周行空中，壞諸闇冥，光明顯照。如是，聖弟子所有集法，一切滅已，離諸塵垢，得法眼生，與無間等，俱三結斷。所謂身見、戒取、疑，此三結盡，名須陀洹，不墮惡趣法，必定正覺，趣七有天人往生，作苦邊。彼聖弟子中間雖起憂苦，聽彼聖弟子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初禪具足住。不見彼聖弟子有一法不斷，能令還生此世者，此則聖弟子得法眼之大義。是故，比丘於此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精進修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作是說，我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苦集聖諦、苦滅聖諦未無間等。而言我當得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此說不應。所以者何？無是處故。

「若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未無間等，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譬如有人言我欲取佉提羅葉，合集作器，盛水持行者，無有是處。所以者何？無是處故。如是言我於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未無間等，而欲得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若復有言我當於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無間等已得，復得苦滅道跡聖諦者，斯則善說。所以者何？有是處故。

「若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無間等已，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斯有是處。譬如有言我以純曇摩葉、摩樓迦葉，合集盛水持行者，此則善說。所以者何？有是處故。如是若言我於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無間等已，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斯則善說。所以者何？有是處故，若於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無間等已，而欲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斯有是處故。」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小綿丸、小劫貝華丸，置四衢道頭，四方風吹，則隨風去向於一方。如是，若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於苦集聖諦、於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當知彼沙門、婆羅門常觀他面，常隨他說，以不如實知故，聞彼所說，趣說而受，當知此人不宿修習智慧故。」

「譬如因陀羅柱，銅鐵作之，於深入地中，四方猛風不能令動。如是，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當知是沙門、婆羅門不視他面，不隨他語。是沙門、婆羅門智慧堅固，本隨習故，不隨他語。是故，比丘！於四聖諦當勤方便，起增上欲，精進修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石柱，長十六肘，八肘入地，四方風吹，不能令動。如是，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如實知，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斯等沙門、婆羅門至諸論處，無能屈。其心解脫、慧解脫者，能使餘沙門、婆羅門反生憂苦。如是如實知、如實見，皆是先世宿習故，使智慧不可傾動。是故，比丘！於四聖諦當勤方便，起增上欲，精進修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人火燒頭衣，當起增上欲，急救令滅。」

佛告比丘：「莫作是說！當置頭衣，於四聖諦起增上欲，勤加方便，修無間等。何等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未無間等，當勤方便，修無間等。所以者何？比丘！長夜熾然，地獄、畜生、餓鬼。諸比丘！不見極苦，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未無間等者，是比丘當忍苦、樂、憂、悲，於四聖諦勤加精進，方便修習無間等，應當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士夫年壽百歲，有人語言：『士

夫若欲聞法，當日日三時受苦，晨朝時受百槍苦，日中、晡時亦復如是。於一日中受三百槍苦。如是日日，至於百歲，然後聞法，得無間等，汝寧能不？』

「時，彼士夫為聞法故，悉堪能受。所以者何？人生於世，長夜受苦，有時地獄，有時畜生，有時餓鬼，於三惡道空受眾苦，亦不聞法，是故我今為無間等故，不以終身受三百槍為大苦也。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得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四聖諦平等正覺，名為如來、應、等正覺。何等為四？所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於此四聖諦平等正覺，名為如來、應、等正覺。是故，諸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國人間遊行，於王舍城波羅利弗是中間竹林聚落，國王於中造福德舍。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於中宿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與汝等於四聖諦無知、無見、無隨順覺、無隨順受者，應當長夜驅馳生死。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我與汝等於四聖

諦無知、無見、無隨順覺、無隨順受者，應當長夜驅馳生死。以我及汝於此苦聖諦順知、順入，斷諸有流，盡諸生死，不受後有。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順知、順入，斷諸有流，盡諸生死，不受後有。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修無間等。」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常與汝等， 長夜涉生死，
不見聖諦故， 大苦日增長。
若見四聖諦， 斷有大流海，
生死永已除， 不復受後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摩竭國人間遊行，王舍城波羅利弗是中間竹林聚落，大王於中作福德舍。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於中止宿。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行，共至申恕林。」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到申恕林，坐樹下。

爾時，世尊手把樹葉，告諸比丘：「此手中葉為多耶？大林樹葉為多？」

比丘白佛：「世尊！手中樹葉甚少，彼大林中樹葉無量，百千億萬倍，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

「如是，諸比丘！我成等正覺，自所見法，為人定說者，如手中樹葉。所以者何？彼法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明、慧、正覺、向於涅槃。如大林樹葉，如我成等正覺，自知正法，所不說者，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彼法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明、慧、正覺、正向涅槃故。是故，諸比丘！於

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尊者阿難晨朝著衣持鉢，入毘舍離城乞食。時，有眾多離車童子晨朝從城內出，至精舍門，持弓箭，競射精舍門孔，箭箭皆入門孔。

尊者阿難見已，以為奇特，彼諸離車童子能作如是難事。入城乞食，還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著衣持鉢，入毘舍離城乞食，見有眾多離車童子從城內出，至精舍門，競射門孔，箭箭皆入。我作是念：『此甚奇特！諸離車童子能為難事。』」

佛告阿難：「於意云何？離車童子競射門孔，箭箭皆入，此為難耶？破一毛為百分，而射一毛分，箭箭悉中，此為難耶？」

阿難白佛：「破一毛百分，射一分之毛，箭箭悉中，此則為難。」

佛告阿難：「未若於苦聖諦生如實知，此則甚難。如是，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見，此則甚難。」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一毛為百分， 射一分甚難，
 觀一一苦陰， 非我難亦然。」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獼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出其頭，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其頭，當得遇此孔不？」

阿難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盲龜若至海東，浮木隨風，或至海西，南、北四維圍遶亦爾，不必相得。」

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復人身，甚難於彼。所以者何？彼諸眾生不行其義、不行法、不行善、不行真實，展轉殺害，強者陵弱，造無量惡故。是故，比丘！於四聖諦當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思惟世間而思惟。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往詣食堂，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汝等比丘慎莫思惟世間思惟。所以者何？世間思惟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覺，不順涅槃。汝等當正思惟：『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所以者何？如此思惟則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

「過去世時，有一士夫出王舍城，於拘絺羅池側正坐思惟——世間思惟。當思惟時，見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無量無數，皆悉入於一藕孔中。見已，作是念：『我狂失性，世間所無，而今見之。』爾時，去池不遠，更有大眾一

處聚集。時，彼士夫詣大眾所語言：『諸人，我今發狂，我今失性，世間所無，而我今見，如上廣說。』時，彼大眾皆謂士夫狂發失性，世間所無，而彼見之。」

佛告比丘：「然彼士夫非狂失性，所見真實。所以者何？爾時，去拘絺羅池不遠，有諸天阿修羅興四種軍，戰於空中。時，諸天得勝，阿修羅軍敗，退入彼池一藕孔中。是故，比丘！汝等慎莫思惟世間。所以者何？世間思惟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覺，非正向涅槃，當思惟四聖諦。何等為四？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或謂世間有常，或謂世間無常、世間有常無常、世間非有常非無常，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世間有邊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無。

爾時，世尊一處坐禪，以天耳聞諸比丘集於食堂論議之聲。聞已，往詣食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汝等比丘眾多聚集，何所言說？」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眾多比丘集此食堂，作如是論，或說有常，或說無常……」如上廣說。

佛告比丘：「汝等莫作如是論議。所以者何？如此論者，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正覺，非正向涅槃。汝等比丘應如是論議：『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

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所以者何？如是論議，是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〇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或有貪覺覺者，或瞋覺覺者，或害覺覺者。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往詣食堂，敷坐具於眾前坐，告諸比丘：「汝等莫起貪覺覺，莫起恚覺覺，莫起害覺覺。所以者何？此諸覺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正覺，不向涅槃。汝等當起苦聖諦覺、苦集聖諦覺、苦滅聖諦覺、苦滅道跡聖諦覺。所以者何？此四聖諦覺，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向於涅槃。是故，諸比丘！於四聖諦當勤方便，起增上欲，正智正念，精進修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〇）

如是我聞：

一時……如上廣說。差別者，起親里覺、國土人民覺、不死覺，乃至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或論王事、賊事、鬪戰事、錢財事、衣被事、飲

食事、男女事、世間言語事、事業事、說諸海中事。」

爾時，世尊於禪定中，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即從座起，往詣食堂，敷坐具於眾前坐，告諸比丘：「汝等比丘眾多聚集，為何所說？」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聚集，或論說王事……」如上廣說。

佛告比丘：「汝等莫作是論，論說王事，乃至不向涅槃。若論說者，應當論說：『此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所以者何？此四聖諦以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說：「我知法、律，汝等不知我所說成就，我等所說與理合；汝等所說不成就，不與理合，應前說者，則在後說；應後說者，則在前說，而共諍論言。我論是汝等不如，能答者當答。」

爾時，世尊於禪定中，以天耳聞諸比丘諍論之聲……如是廣說，乃至「於四聖諦無間等者，當勤起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

作如是論：「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王，何者大力？何者大富？」

爾時，世尊於禪定中，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即從座起，往詣食堂，敷坐具於眾前坐，問諸比丘：「汝等何所論說？」

時，諸比丘即以上事具白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用說諸王大力、大富為？汝等比丘莫作是論。所以者何？此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正覺，不向涅槃。汝等當說：『此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所以者何？此四聖諦是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汝等宿命作何等業？為何工巧？以何自活？」

爾時，世尊於禪定中，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即從座起，往詣食堂，敷坐具於眾前坐，問諸比丘：「汝說何等？」

時，諸比丘以上所說具白世尊。

佛告比丘：「汝等比丘莫作是說：『宿命所作。』所以者何？此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正覺，不向涅槃。汝等比丘當共論說：『此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所以者何？此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是故，比丘！依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說論：「某甲檀越作麤疎食，我等食已，無味無力，我等不如捨彼麤食，而行乞食。所以者何？比丘乞食時得好食，又見好色，時聞好聲，多人所識，亦得衣被、臥具、醫藥。」

爾時，世尊於禪定中，以天耳聞諸比丘論說之聲，即詣食堂……如是廣說，乃至「正向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正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唯然，世尊所說四聖諦，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汝云何受持四聖諦？」

比丘白佛言：「世尊說言：『此是苦聖諦，我即受持，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如是世尊說四聖諦，我即受持。」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我說苦聖諦，汝真實受持；我說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汝真實受持。」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持我所說四聖諦不？」

時，有比丘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合掌白佛：「唯然，世尊所說四聖諦，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汝云何持我所說四聖諦？」

比丘白佛言：「世尊說苦聖諦，我悉受持。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名苦聖諦。世尊說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為世尊說四聖諦，我悉受持。」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真實持我所說四聖諦，如如、不離如、不異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名比丘真實持我四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持我所說四聖諦不？」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唯然，世尊所說四聖諦，我悉持之。云何四諦？世尊說苦聖諦，我悉持之，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我悉持之。」

佛告彼比丘：「善哉！善哉！如我所說四聖諦，汝悉持之。諸比丘！若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說，如沙門瞿曇所說苦聖諦，我當捨，更立苦聖諦者，但有言數，問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其境界故。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我今當捨，更立餘四聖諦者，彼但有言數，問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其

境界故。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一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佛有疑者，則於苦聖諦有疑，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則有疑惑；若於法、僧有疑者，則於苦聖諦疑惑，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疑惑；若於佛不疑惑者，則於苦聖諦不疑惑，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若於法、僧不疑惑者，則於苦聖諦不疑惑，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疑惑。」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有疑者，則於佛有疑，於法、僧有疑；若苦、集、滅、道疑者，則於佛有疑，於法、僧有疑。若於苦聖諦無疑者，則於佛無疑，於法、僧無疑；於集、滅、道聖諦無疑者、則於佛無疑、於法、僧無疑。」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共行至深嶮巖。」

諸比丘白佛：「唯然，世尊！」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至深嶮巖，敷座而坐，周匝觀察深嶮巖已，告諸比丘：「此巖極大深嶮。」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此極深嶮，然復有一極深嶮極嶮於此，甚可怖畏者不？」

佛知其意，即告言：「如是，比丘！此極深嶮，然復有大深嶮嶮於此者，甚可怖畏，謂諸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彼於生本諸行樂著，於老、病、死、憂、悲、惱、苦生本諸行樂著，而作是行；老、病、死、憂、悲、惱、苦行，轉增長故，墮於生深嶮之處；墮於老、病、死、憂、悲、惱、苦深嶮之處。如是，比丘！此則大深嶮嶮於此者。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大熱地獄，若眾生生於彼中，一向與烱然。」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如世尊說，此則大熱。世尊！唯此大熱，復有大熱過於此者，甚可怖畏，無有過上。」

「如是，比丘！此則大熱，亦更有大熱過於此者，甚可怖畏，無有過上。何等為更有大熱，甚可怖畏，過於此者？謂沙

門、婆羅門此苦聖諦不如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如是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大熱熾然，是名比丘大熱燒然，甚可怖畏，無有過者。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大闇地獄，彼諸眾生，生彼中者，不見自身分。」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此則大闇，唯此大闇，復更有餘大闇，甚可怖畏，過於此不？」

佛告比丘：「如是，更有大闇，甚可怖畏，過於此者，謂沙門、婆羅門於四聖諦不如實知，乃至墮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大闇之中。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日遊行，照諸世界，乃至千日千月，照千世界、千須彌山、千弗婆提、千閻浮提、千拘耶尼、千鬱單越、千四天王、千三十三天、千炎魔天、千兜率天、千化樂天、千他化自在天、千梵天，是名小千世界。此千世界，

中間閻冥，日月光照，有大德力，而彼不見，其有眾生，生彼中者，不見自身分。」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是大閻冥，復更有餘大閻冥處過於此耶？」

佛告比丘：「有大閻冥過於此者，謂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乃至墮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大閻冥中，是名比丘有大閻冥過於世界中間閻冥。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從小千世界數滿至千，是名中千世界。於是中千世界，中間閻冥，如前所說，乃至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從中千世界數滿至千，是名三千大千世界。世界中間閻冥之處，日月遊行，普照世界，而彼不見，乃至墮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大閻冥中。是故，諸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聖諦。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是名四聖諦。」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當說，如有、如是當知，亦如上說。

(四二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勤禪思，正方便起，內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禪思，內寂其心成就已，如實顯現。云何如實顯現？謂此苦聖諦如實顯現，此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顯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二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無量三摩提，專心正念。所以者何？修無量三摩提，專心正念已。如是如實顯現。云何如實顯現？謂此苦聖諦如實顯現，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顯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人擲杖於虛空中，尋即還墮，或根著地，或腹著地，或頭著地。如是，沙門、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人擲杖置虛空中，其必還墮，或墮淨地，或墮不淨地。如是，沙門、婆羅門於苦聖諦不如實知，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以不如實知故，或生善趣，或生惡趣。是故，諸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譬如五節相續輪，大力士夫令速旋轉。如是，沙門、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此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輪迴五趣，而速旋轉，或

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或人、或天，還墮惡道，長夜輪轉。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應、等正覺增上說法，謂四聖諦，開示、施設、建立、分別、散說、顯現、表露。何等為四？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何等為黠慧？為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為不知耶？」

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於四聖諦如實知者，此為黠慧。」

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於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是則黠慧。是故，諸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須達長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於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此四聖諦為漸次無間等？為一頓無間等？」

佛告長者：「此四聖諦漸次無間，非頓無間等。」

佛告長者：「若有說言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於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此說不應。所以者何？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猶如有人，兩細樹葉連合為器，盛水持行，無有是處。如是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譬如有人，取蓮華葉連合為器，盛水遊行，斯有是處。如是，長者！於苦聖諦無間等已，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斯有是處。是故，長者！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六）

如須達長者所問，有異比丘問，亦如是說，唯譬有差別：「如有四登階道，昇於殿堂，若有說言不登初階，而登第二、第三、第四階昇堂殿者，無有是處。所以者何？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殿堂。如是，比丘！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譬如，比丘！若有人言：『以四階道昇於殿堂，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殿堂，應作是說。』所

以者何？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昇於殿堂，有是處故。如是，比丘！若言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後次第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應作是說。所以者何？若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後次第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有是處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七）

如異比丘問，阿難所問，亦如是說，唯譬差別。

佛告阿難：「譬如四陞梯昇於殿堂。若有說言不由初陞，而登第二、第三、第四陞昇殿堂者，無有是處。如是，阿難！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此不應說。所以者何？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譬如，阿難！由四陞梯昇於殿堂。若有人言要由初陞，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陞昇殿堂者，此所應說。所以者何？要由初陞，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陞昇殿堂者，有是處故。如是，阿難！於苦聖諦無間等已，然後次第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斯有是處。」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大地草木，悉取為鏹，貫大海中，一切水虫悉能貫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大海諸虫，種種形

類，或於細不可貫，或極大不可貫。」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眾生界無數無量。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三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手執土石，問諸比丘：「於意云何？此手中土石為多？彼大雪山土石為多？」

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石甚少少耳，雪山土石甚多無量，百千巨億，算數譬類不可為比。」

佛告比丘：「其諸眾生於苦聖諦如實知者，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如我手中所執土石；其諸眾生於苦聖諦不如實知，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者，如彼雪山土石，其數無量。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湖池，深廣五十由旬，其水盈滿。若有士夫以髮以毛，或以指端滌彼湖水，乃至再三。云何？比丘！如彼士夫所滌水多？湖池水多？」

比丘白佛：「如彼士夫毛髮指端再三滌水，甚少少耳，彼湖大水，其量無數，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

佛告比丘：「如大湖水，甚多無量。如是多聞聖弟子具足見諦，得聖道果，斷諸苦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餘不盡者，如彼士夫髮毛指端所滌之水。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大湖水譬，如是薩羅多吒迦——恒伽、耶符那、薩羅遊、伊羅跋提、摩醯，及四大海，其譬亦如上說。

（四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我手中此團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團土少少耳，彼雪山王，其土石甚多，百千億那由他，乃至算數譬類不得為比。」

佛告諸比丘：「如我所捉團土。如是，眾生於苦聖諦如實知，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亦復如是。如大雪山王土石者。如是，眾生於苦聖諦不如實知，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者，亦復如是。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雪山王，如是尼民陀羅山、毘那多迦山、馬耳山、善見山、佉提羅迦山、伊沙陀羅山、由捷陀羅山、須彌山王，及大地土石，亦復如是。

如梨果，如是阿摩勒迦果、跋陀羅果、迦羅迦果、豆果，乃至蒜子譬，亦復如是。

(四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已，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甲上土為多？此大地土多？」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少耳，此大地土甚多無量，乃至算數譬類不可為比。」

佛告比丘：「如甲上土者，若諸眾生，形可見者，亦復如是。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學無間等。」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陸地，如是水性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人道者，亦復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非人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生中國者亦爾。

如大地土，如是生邊地者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成就聖慧眼者，亦復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不成就聖慧眼者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知此法、律者，亦復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不知法、律者亦爾。如知，如是等知、普知，正想、正覺、正解、法無間等亦如是。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知有父母亦爾。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不知有父母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知有沙門、婆羅門家之尊長，作所應作作福，此世他世畏罪行施，受齋持戒亦爾。

如大地土，不知有沙門、婆羅門家之尊長，作所應作作福，

此世他世畏罪行施，受齋持戒，亦如是說。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亦爾。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不持諸戒者亦爾。如是離貪、恚、邪見，及不離貪、恚、邪見，亦如是說。

如甲上土，如是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如大地土，如是不持五戒者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持八戒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不持八戒者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持十善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不持十善者亦如是。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人中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亦如是。如地獄，如是畜生、餓鬼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生天上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如是眾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者亦如是。如地獄，如是畜生、餓鬼亦爾。

如甲上土，如是眾生人道中沒還生人道中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其諸眾生從人道中沒生地獄中者亦如是。如地獄，如是畜生、餓鬼亦爾。

如甲上土，其諸眾生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亦如是。

如大地土，其諸眾生天上沒生地獄中者亦如是。如地獄，畜生、餓鬼亦如是。

（四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本未聞法時，得正思惟此苦聖諦，正見已生；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正見已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已生，如是今生、當生。

如生，如是起、習、近修、多修、觸、作證亦如是。

雜阿含經（一三〇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赤馬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赤馬天子白佛言：「世尊！頗有能行過世界邊，至不生、不老、不死處不？」

佛告赤馬：「無有能過世界邊，至不生、不老、不死處者。」

赤馬天子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說斯義。如世尊說言：『無過世界邊，至不生、不老、不死處者。』所以者何？世尊！我自憶宿命，名曰赤馬，作外道仙人，得神通，離諸愛欲。我時，作是念：『我有如是捷疾神足，如健士夫，以利箭橫射過多羅樹影之頃，能登一須彌，至一須彌，足躡東海，超至西海。』我時，作是念：『我今成就如是捷疾神力，今日寧可求世界邊。』作是念已，即便發行，唯除食息便利，減節睡眠，常行百歲，於彼命終，竟不能得過世界邊，至不生、不老、不死之處。」

佛告赤馬：「我今但以一尋之身，說於世界、世界集、世界滅、世界滅道跡。赤馬天子！何等為世間？謂五受陰。何等為五？色受陰、受受陰、想受陰、行受陰、識受陰，是名世間。」

何等為色集？謂當來有愛，貪、喜俱，彼彼染著，是名世間集。云何為世間滅？若彼當來有愛，貪、喜俱，彼彼染著無餘斷、捨、離、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世間滅。何等為世間滅道跡？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世間滅道跡。

「赤馬！了知世間，斷世間；了知世間集，斷世間集；了知世間滅，證世間滅；了知世間滅道跡，修彼滅道跡。赤馬！若比丘於世間苦若知、若斷，世間集若知、若斷，世間滅若知、若證，世間滅道跡若知、若修。赤馬！是名得世界邊，度世間愛。」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

「未曾遠遊行，	而得世界邊，
無得世界邊，	終不盡苦邊。
以是故牟尼，	能知世界邊，
善解世界邊，	諸梵行已立。
於彼世界邊，	平等覺知者，
是名賢聖行，	度世間彼岸。」

是時，赤馬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增一阿含經善知識品（一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不可敬待，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云何為二法？怨憎共會，此不可敬待，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恩愛別離，不可敬待，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是謂，比丘！有此二法，世人所不喜，不可敬待。

「比丘！復有二法，世人所不棄。云何為二法？怨憎別離，世人之所喜；恩愛集一處，甚可愛敬，世人之所喜。是謂，比丘！有此二法，世人所喜。

「我今說此怨憎共會、恩愛別離；復說怨憎別離、恩愛共會，有何義？有何緣？」

比丘報曰：「世尊諸法之王，唯願世尊與我等說，諸比丘聞已，當共奉行。」

世尊告曰：「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說之。諸比丘！此二法由愛興，由愛生，由愛成，由愛起；當學除其愛，不令使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供養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三有為有為相。云何為三？知所從起，知當遷變，知當滅盡。彼云何知所從起？所謂生，長大成五陰形，得諸持、入，是謂所從起。彼云何為滅盡？所謂死，命過不住、無常，諸陰散壞，宗族別離，命根斷絕，是謂

為滅盡。彼云何變易？齒落、髮白、氣力竭盡，年遂衰微，身體解散，是謂為變易法。是為，比丘！三有為有為相，當知此三有為相，善分別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比丘白世尊曰：「頗有此色，恒在不變易耶？久在於世，亦不移動？頗有痛、想、行、識，恒在不變易耶？久存於世，亦不移動耶？」

世尊告曰：「比丘！無有此色，恒在不變易、久存於世者，亦復無痛、想、行、識，恒在不變易、久存於世者。若復，比丘！當有此色，恒在不變易、久存於世者，則梵行之人，不可分別。若痛、想、行、識，久存於世、不變易者，梵行之人，不可分別。是故，比丘！以色不可分別，不久存於世故、是故梵行之人乃能分別盡於苦本，亦無痛、想、行、識，不久存於世，是故梵行乃可分別盡於苦本。」

爾時，世尊取少許土，著爪上，語彼比丘曰：「云何，比丘！見此爪上土不？」

比丘對曰：「唯然，見已，世尊！」

佛告比丘：「設當有爾許色恒在於世者，則梵行之人不可分別得盡苦際。以是，比丘！以無爾許色在，便得行梵行，得盡苦本。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我昔曾為大王！領四天下，以法治化，統領人民，七寶具足。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

寶、珠寶、玉女寶、居士寶、典兵寶。

「比丘當知，我於爾時，作此轉輪聖王，領四天下，有八萬四千神象，象名菩呼。復有八萬四千羽寶之車，或用師子皮覆，或用狼狗皮覆者，盡懸幢高蓋。復有八萬四千高廣之臺，猶如天帝所居之處。復有八萬四千講堂，如法講堂之比。復有八萬四千玉女之眾，像如天女。復有八萬四千高廣之座，皆用金銀七寶廁間。復有八萬四千衣被服飾，皆是文繡柔軟。復有八萬四千飲食之具，味若干種。

「比丘當知，我爾時乘一大象，色極白好，口有六牙，金銀交具，身能飛行，亦能隱形，或大、或小，象名菩呼。我爾時，乘一神馬，毛尾朱色，行不身動，金銀交飾，身能飛行，亦能隱形，或大、或小，馬名毛王。我於爾時，八萬四千高廣之臺，住一臺中，臺名須尼摩，純金所作。爾時，我在一講堂中止宿，講堂名法說，純金所造。我於爾時，乘一寶羽之車，車名最勝，純金所造。我於爾時，將一玉女，左右使令亦如姊妹。我於爾時，於八萬四千高廣之座，在一座上，金銀、瓔珞不可稱計。我於爾時，著一妙服，像如天衣。所食之食，味如甘露。

「當於爾時，我作轉輪聖王，時八萬四千神象朝朝來至，門外多有傷害，不可稱計。我於爾時，便作是念：『此八萬四千神象朝朝來至，門外多有傷害，不可稱計。我今意中欲使分為二分，四萬二千朝朝來賀。』爾時，比丘！我作是念：『昔作何福？復作何德？今得此威力，乃至於是。』復作是念：『由三事因緣故，使我獲此福祐。云何為三？所謂惠施、慈仁、自守。』比丘當觀，爾時諸行永滅無餘，爾時遊於欲意無有厭足。所謂厭足，於賢聖戒律乃為厭足。云何，比丘！此色有常耶？無常耶？」

比丘對曰：「無常也。世尊！」

「若復無常，為變易法，汝可得生此心，此是我許，我是彼所乎？」

對曰：「不也。世尊！」

「痛、想、行、識是常也？是無常耶？」

比丘對曰：「無常也。世尊！」

「設使無常，為變易法，汝可得生此心，此是我許，我是彼所。」

對曰：「不也。世尊！」

「是故，比丘！諸所有色，過去、當來、今現在者。若大、若小。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此色亦非我所，我亦非彼所，此是智者之所學也。諸所有痛，過去、當來、今現在，若遠、若近，此痛亦非我所，我亦非彼所。如是智者之所覺知。比丘當作是觀，若聲聞之人，厭患於眼，厭患於色，厭患眼識，若緣眼生苦樂，亦復厭患。亦厭患於耳，厭於聲，厭於耳識，若依耳識生苦樂者，亦復厭患。鼻、舌、身、意、法亦復厭患，若依意生苦樂者，亦復厭患。已厭患，便解脫；已解脫，便得解脫之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

爾時，彼比丘得世尊如是之教，在閑靜之處，思惟自修，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離家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彼比丘便成阿羅漢。

爾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增上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無常想，當廣布無常想，已修無常想，廣布無常想，斷欲界愛、色愛、無色愛，盡斷無明，盡斷憍慢，猶如燎燒草木，皆悉除盡。此亦如是，若修無常想，盡除斷一切諸結。所以然者，往昔久遠有一天子，將五百玉女前後導從，出遊難檀槃那園中戲廬；轉詣迦尼樹下五欲自娛樂。時，彼天子登樹遊戲，心意錯亂，並復採華，即便墮樹而命終，生此舍衛城中大長者家。是時，五百玉女椎胸喚呼，不能自勝。

「我爾時，以天眼觀見天子，而命終生舍衛城中大長者家，經八、九月便生男兒，端正無雙，如桃華色。是時，長者子漸漸長大，父母便求婦處。取婦未久便復命終，生大海中，作龍蛇形。是時，彼長者居門大小，追慕號哭，痛毒傷心。是時，彼龍復為金翅鳥所食，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是時，諸龍女追慕情切，實不可言。」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彼天採華時，	心意亂不寧，
猶水飄村落，	悉沒不得濟。
是時玉女眾，	圍遶而啼哭，
顏貌極端正，	愛華而命終。
人中亦啼哭，	失我窮腸子，
尋復取命終，	無常之所壞。
龍女隨後追，	諸龍皆共集，
七頭極勇猛，	金翅之所害。
諸天亦愁憂，	人中亦復爾，

龍女亦愁憂， 地獄受苦痛。
四諦之妙法， 如實而不知，
有生亦有死， 不脫長流海。
是故當起想， 修諸清淨法，
必當離苦惱， 更不受有患。

「是故，諸比丘！常當修行無常想，廣布無常想，便斷色愛、無色愛，亦斷憍慢，無明永盡無餘。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善聚品（七）

聞如是：

一時，尊者那羅陀在波羅梨國長者竹林中。

爾時，文荼王第一夫人而取命終，王甚愛敬，念未曾去懷。是時，有一人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第一夫人今已命終。」

是時，王聞夫人無常，即懷愁憂，告來人曰：「汝速與夫人死屍，著麻油中，使我見之。」

是時，彼人受王教命，即往持夫人身，著麻油中。

爾時，王聞夫人逝世，極懷愁惱，不食不飲，復不持法，不理王事。

是時，左右有一人名曰善念，恒與大王執劍，白大王曰：「大王當知，此國界中有沙門，名那羅陀，得阿羅漢，有大神足，博識多知，無事不練，辯才勇慧，語常含笑。願王當往至彼，聽其說法。若王聞法，無復愁憂苦惱。」

王報之曰：「善哉！善哉！善說此語。汝今，善念！先往

語彼沙門。所以然者，夫轉輪聖王欲有所至，先當遣人，不先遣信而至者，此事不然。」

時，善念報曰：「如大王教。」即受王教，往至長者竹園中，至那羅陀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善念白尊者那羅陀言：「尊當知之，大王夫人今已命終，緣此苦惱，不食不飲，亦復不治王法、國事，今欲來覲省尊顏，唯願善與說法，使王無復愁苦。」

那羅陀報言：「欲來者，今正是時。」

是時，善念已聞教令，即頭面禮足，便退而去。往至王所，而白王言：「已語沙門！王宜知之。」

是時，即勅善念：「汝速嚴駕寶羽之車，吾今欲往與沙門相見。」

是時，善念即嚴駕寶羽之車，前白王言：「嚴駕已辦，王知是時。」

是時，王乘寶羽之車，出城詣那羅陀所，步入長者竹園中。夫人王法，除五威容，捨著一面，至那羅陀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那羅陀告王曰：「大王當知，夢幻之法起於愁憂，泡沫之法及以雪揣而起愁憂，亦復不可以華法之想起於愁憂。所以然者，今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來之所說也。云何為五？夫物應盡，欲使不盡者，此不可得；夫物應滅，欲使不滅者，此不可得；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復次，病法，欲使不病者，此不可得；復次，死法，欲使不死者，此不可得。是謂，大王！此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來之所說。」

爾時，那羅陀便說此偈：

「不以愁憂惱， 而獲其福祐，
設有懷愁憂， 外境得其便。」

若使有智者， 終不思惟是，
外敵便有愁， 而不得其便。
威儀禮節具， 好施無愷心，
當求此方便， 使獲其大利。
設使不可得， 我及彼眾人，
無愁便無患， 行報知如何。

「又大王當知，應失之物便失之，已失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已失，是謂失物便失之，於中起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一愁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

「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失物便失之，是時彼人不起愁、憂、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所失非獨一己，餘人亦有此法；設我於中起愁憂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愁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憂畏之刺，便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

「復次，大王！應滅之物便滅之，已滅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已滅，是謂滅物便滅之，於中起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二愁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

「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滅物便滅之，是時彼人不起愁、憂、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所滅非獨一己，餘人亦有此法，設我於中起愁憂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憂畏之刺，便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

「復次，大王！應老之物便老，已老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已老，是謂老物便老，於中起憂、愁、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三愁憂之刺，染著心意，

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

「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老物便老，是時彼人不起愁、憂、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所老非獨一己，餘人亦有此法，設我於中起愁者，此非其宜。或能親族起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憂畏之刺，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

「次復，大王！應病之物便病，已病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以病，是謂病物便病，於中起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四愁憂之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

「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病物便病，是謂彼人不起愁、憂、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所病非獨一己，餘人亦有此法，設我於中起愁憂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愁畏之刺，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

「復次，大王！應死之物便死，已死是謂死物，於中起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五愁憂之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死之所來處。

「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死者便死，是時彼人不起憂愁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死者非獨一己，餘人亦有此法，我設於中起愁憂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憂，怨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由此緣本，便致命終。爾時，便能除去愁畏之刺，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

是時，大王白尊者那羅陀曰：「此名何法？當云何奉行？」

那羅陀言：「此經名曰除憂之患，當念奉行。」

時王報言：「實如所說，除去愁憂。所以然者，我聞此法已，所有愁苦今日永除。若尊者有所教勅者，數至宮中，當相

供給，使國土人民長受福無窮。唯願尊者廣演此法，永存於世，使四部之眾長夜安隱，我今自歸尊者那羅陀。」

那羅陀曰：「大王！莫自歸我，當自歸於佛。」

時王問曰：「今佛在何處？」

那羅陀曰：「大王當知，迦毘羅衛大國，轉輪聖王種出於釋姓，彼王有子，名曰悉達，出家學道，今自致成佛，號釋迦文，當自歸彼。」

大王復問：「今在何方？去此幾所？」

那羅陀曰：「如來已取涅槃。」

大王曰：「如來取滅度何其速疾？若當在世者，經數千萬由旬，當往觀省。」

是時，即從坐起，長跪叉手，而作是說：「我自歸如來、法及比丘僧，盡形壽聽為優婆塞，不復殺生。國事猥多，今欲還宮。」

那羅陀曰：「今正是時。」是時，王從坐起，禮足遶三匝而去。

爾時，文茶王聞那羅陀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義足經桀貪王經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遙見禾穞，心內歡喜，自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食，遙見梵志喜樂如是，便謂諸比丘：「汝曹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入城，食後各還精舍。

即日夜，天雨大雹，皆殺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

梵志以是故，愁憤憂煩，啼哭無能止者。明日，眾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便聞梵志有是災害，啼哭甚悲，非沙門、梵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比丘食竟，還到佛所，作禮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啼哭，來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

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為五？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不可得；當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可得；當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

「凡人無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即生憂憤悲哀，拍髀熱自，耗身無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來，不以為憂。何以故？已聞知諦，當如是。不是獨我家耗，世悉亦爾。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面目委色，與我怨者快喜、與我厚者代憂，慘感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終不復憂也。」

佛以是因緣，為梵志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	多少得前所亡？
痛憂亦無所益，	怨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	不憂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惱，	見其華色悅好。
飛響不及無常，	珍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迫，	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追，	世人我卿亦然，
遠憂愁念正行，	是世憂當何益？」

佛復為梵志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戒，現天徑欲善，其

惡無堅固。佛知梵志意軟向正，便見四諦。梵志意解，便得第一溝港道，如染淨繒，受色即好。便起，頭面著佛足，叉手言：「我今見諦，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奉行五戒，盡形壽淨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而去。

眾比丘便白佛言：「快哉！解洗梵志意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

佛語諸比丘：「不但是返解是梵志憂。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五王。其一王名曰桀貪，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悉患王所為，便共集議言：『我曹家家出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謂：『王寧自知所為不正、施行貪害萬姓不？急出國去，不者必相害傷。』王聞大恐怖、戰慄，衣毛悉豎，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𦰩/((女/女)*干)]，賣以自給。大臣、人民取王弟拜作王，便正治，不枉萬姓。」

「故王桀貪聞弟興將為王，即內歡喜計言：『我可從弟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自陳說，便從王乞一鄠，可以自給。王即與之，愍傷其厄，得一鄠便正治；復乞兩鄠、四、五至十鄠；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至百鄠；二百至五百鄠；便復乞半國，王即與之，便正治。」

「如是久遠，桀貪生念，便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復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國、三國、四國？』便往攻，悉得勝，復正治四國。復生念：『今我何不興四國兵，攻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是時，陸地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改號自立為大勝王。」

「天帝釋便試之，寧知厭足不？便化作小童梵志，姓駒夷，欲得見王，被髮、拄金杖、持金瓶，住宮門。守門者白王言：『外有梵志，姓駒夷，欲見王。』王言：『大善。』便請前坐，

相勞問畢，却謂王言：『我屬從海邊來，見一大國豐樂，人民熾盛，多有珍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欲得是國，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謂言：『可益裝船，興兵相待，却後七日，當將王往。』適言天王便化去。

「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是時，王愁憂不樂，拍髀如言：『怨哉！我今以亡是大國，如得駒夷不堅獲，如期反不見。』是時，一國人民迴坐向王，王啼亦啼，王憂亦憂。王處憂未嘗止，聞識經偈，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日盛為喜，
 從得自在。』

「王便為眾人，說欲偈意，有能解是偈義者，上金錢一千。時坐中有少年，名曰鬱多。鬱多即白王言：『我能解是義，相假七日乃來對。』到七日，白母言：『我今欲到王所解王憂。』母謂子：『子且勿行，帝王難事如燃火，其教如利刀，難可親近。』子言：『母勿愁憂，我力自能淹王偈義，當得重謝，可以極自娛樂。』便到王所言：『我今來對其義。』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 已有復願， 已放不制，
 如渴飲湯。 悉以世地， 滿馬金銀，
 悉得不厭， 有點正行。 如角距生，
 日長取增， 人生亦爾， 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 日日復有， 金山拄天，
 狀若須彌， 悉得不厭， 有點正行。
 欲致痛冥， 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
 厭者以黠， 厭欲為尊， 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 不隨愛欲， 如作車輪，
 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 意稍得安，
 欲得道定， 悉捨所欲。』

「王言：『知意。悉治世地，盡四海內無不至屬，是亦可為厭，乃復遠欲貪海外國。』大勝王即謂鬱多言：

「『童子若善，以尊依世。說欲甚痛，
慧計乃爾。汝說八偈，偈上千錢，
願上大德，說義甚哀。』

「鬱多以偈報言：

「『不用是寶，取可自給。最後說偈，
意遠欲樂。家母大王，身羸老年，
念欲報母，與金錢千，令得自供。』

「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母。」

佛語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梵志是也；時童子鬱多者，則我身是也。我是時亦解釋是梵志痛憂，我今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終不復著苦。」

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聞是說，欲作偈句，為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

義足經：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日增為喜，
從得自在。有貪世欲，坐貪癡人，
既亡欲願，毒箭著身。是欲當遠，
如附蛇頭，違世所樂，當定行禪。
田種珍寶、牛馬養者，坐女繫欲，
癡行犯身，倒羸為強，坐服甚怨，
次冥受痛，船破海中。故說攝意，
遠欲勿犯，精進求度，載船至岸。」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佛說義足經老少俱死經

聞如是：

佛在娑掃國城外安延樹下。時有一行車人，出城未到安延樹，車轂道敗，便下道，一面悵愁而坐。佛是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求食，道見車轂敗壞，其主下道坐，悵愁不樂。即說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 捨平就邪道，
至邪致憂患， 如是壞轂輪。
遠法正亦爾， 意著邪行痛，
愚服死生苦， 亦有壞轂憂。」

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死，壽年百二十死。復有一長者子，年七歲亦死。兩家俱送喪，皆持五綵幡，諸女弱皆被髮，親屬啼哭悲淚。佛見因問阿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難即如事對。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令我弟子悉解檢是卷，為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時佛說是義足經：

「是身命甚短， 減百年亦死，
雖有過百年， 老從何離死？
坐可意生憂， 有愛從得常，
愛憎悉當別， 見是莫樂家。
「死海無所不漂， 宿所貪愛有我，
慧願觀諦計是， 是無我我無是。
是世樂如見夢， 有識寤亦何見？
有貪世悉亦爾， 識轉滅亦何見？
聞是彼悉已去， 善亦惡今不見，
悉捨世到何所， 識神去但名在。
既悲憂轉相嫉， 復不捨貪著愛，

尊故斷愛棄可，遠恐怖見安處。
比丘諦莫妄念，欲可遠身且壞，
欲行止意觀意，已垂諦無止處。
無止者亦尊行，愛不愛亦嫉行，
在悲憂亦嫉行，無濡沾如蓮華。
已不著亦不望，見聞邪吾不愛，
亦不從求解脫，不污婬亦何貪？
不相貪如蓮華，生在水水不汙，
尊及世亦爾行，所聞見如未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中阿含經七法品七日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鞞舍離，在[木*奈]氏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所以者何？有時不雨，當不雨時，一切諸樹、百穀、藥木皆悉枯槁，摧碎滅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

「復次，有時二日出世，二日出時，諸溝渠川流皆悉竭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

「復次，有時三日出世，三日出時，諸大江河皆悉竭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

「復次，有時四日出世，四日出時，諸大泉源從閻浮洲五河所出：一曰恒伽，二曰搖尤那，三曰舍牢浮，四曰阿夷羅婆提，五曰摩企，彼大泉源皆悉竭盡，不得常住。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

「復次，有時五日出世，五日出時，大海水減一百由延，轉減乃至七百由延；五日出時，海水餘有七百由延，轉減乃至一百由延；五日出時，大海水減一多羅樹，轉減乃至七多羅樹；五日出時，海水餘有七多羅樹，轉減乃至一多羅樹；五日出時，海水減一人，轉減乃至七人；五日出時，海水餘有七人，轉減乃至一人；五日出時，海水減至頸、至肩、至腰、至[月*奇]、至膝、至踝，有時海水消盡，不足沒指。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

「復次，有時六日出世，六日出時，一切大地須彌山王皆悉烟起，合為一烟，譬如陶師始爨竈時，皆悉烟起，合為一烟。如是六日出時，一切大地須彌山王皆悉烟起，合為一烟。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

「復次，有時七日出世，七日出時，一切大地須彌山王洞燃俱熾，合為一[火*僉]；如是七日出時，一切大地須彌山王洞燃俱熾，合為一[火*僉]，風吹火[火*僉]，乃至梵天。是時，晃昱諸天始生天者，不諳世間成敗，不見世間成敗，不知世間成敗，見大火已，皆恐怖毛豎而作是念：『火不來至此耶？火不來至此耶？』前生諸天諳世間成敗，見世間成敗，知世間成敗，見大火已，慰勞諸天曰：『莫得恐怖，火法齊彼，終不至此。』七日出時，須彌山王百由延崩散壞滅盡，二百由延、三百由延，

乃至七百由延崩散壞滅盡；七日出時，須彌山王及此大地燒壞消滅，無餘栽燼，如燃酥油，煎熬消盡，無餘烟墨；如是七日出時，須彌山王及此大地無餘栽燼。是故一切行無常，不久住法、速變易法、不可猗法，如是諸行不當樂著，當患厭之，當求捨離，當求解脫。

「我今為汝說須彌山王當崩壞盡，誰有能信？唯見諦者耳，我今為汝說大海水當竭消盡，誰有能信？唯見諦者耳。我今為汝說一切大地當燒燃盡，誰有能信？唯見諦者耳。所以者何？比丘！昔有大師名曰善眼，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捨離欲愛，得如意足。善眼大師有無量百千弟子，善眼大師為諸弟子說梵世法，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僉]摩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若善眼大師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彼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彼時善眼大師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彼時善眼大師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善眼大師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

「諸比丘！於意云何？昔善眼大師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捨離欲愛，得如意足者，汝謂異人耶？莫作斯念，當知即是我也。我於爾時名善眼大師，為外道仙人之所師宗，捨離欲愛，得如意足；我於爾時有無量百千弟子，我於爾時為諸弟子說梵世法。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僉]摩天，或生兜率哆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我

於爾時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於爾時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我於爾時親行斯道，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

「比丘！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七日經竟(千七百一字)

雜阿含經（九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側。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無常，一切行不恒、不安、變易之法。諸比丘！於一切行當生厭離、求樂、解脫。」

「諸比丘！過去世時，此毘富羅山名長竹山，有諸人民圍遶山居，名低彌羅邑。低彌羅邑人壽四萬歲，低彌羅邑人上此山頂，四日乃得往反。時，世有佛，名迦羅迦孫提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出興於世，說法教化，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發顯示。彼長竹山於今名字亦滅，低彌羅聚落人民亦沒，彼佛如來已般涅槃。比丘！當知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恒、不安、變易之法，於一切行，當修厭離、離欲、解脫。

「諸比丘！過去世時，此毘富羅山名曰朋迦。時，有人民遶山而居，名阿毘迦邑，彼時人民壽三萬歲，阿毘迦人上此山頂，經三日中乃得往反。時，世有佛，名拘那含牟尼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演說經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發顯示。諸比丘！彼朋迦山名字久滅，阿毘迦邑人亦久亡沒，彼佛世尊亦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恒、不安、變易之法，汝等比丘當修厭離、求樂、解脫。

「諸比丘！過去世時，此毘富羅山名宿波羅首，有諸人民遶山居止，名赤馬邑，人壽二萬歲，彼諸人民上此山頂，經二日中乃得往反。爾時，有佛名曰迦葉如來、應供，乃至出興於世，演說經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開示顯現。比丘！當知宿波羅首山名字久滅，赤馬邑人亦久亡沒，彼佛世尊亦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恒、不安、變易之法。是故，比丘！當修厭離、離欲、解脫。

「諸比丘！今日此山名毘富羅，有諸人民遶山而居，名摩竭提國，此諸人民壽命百歲，善自消息，得滿百歲，摩竭提人上此山頂，須臾往反，我今於此得成如來、應、等正覺，乃至佛世尊，演說正法，教化令得寂滅涅槃、正道、善逝、覺知。比丘！當知此毘富羅山名亦當磨滅，摩竭提人亦當亡沒，如來不久當般涅槃。如是，比丘！一切諸行悉皆無常、不恒、不安、

變易之法。是故，比丘！當修厭離、離欲、解脫。」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古昔長竹山， 低彌羅村邑，
次名朋迦山， 阿毘迦聚落，
宿波羅首山， 聚落名赤馬，
今毘富羅山， 國名摩竭陀，
名山悉磨滅， 其人悉沒亡，
諸佛般涅槃， 有者無不盡。
一切行無常， 悉皆生滅法，
有生無不盡， 唯寂滅為樂。」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四〇至九四五）

（九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為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當勤精進，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云何？比丘！此大地土泥悉以為丸，如婆羅果，以數汝等長夜生死以來所依父母；土丸既盡，所依父母其數不盡。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其數如是。是故，比丘！當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汝等見諸眾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是故，比丘！當如是學：『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當勤精進，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若見眾生受諸苦惱，當作是念：『我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更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當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汝等見諸眾生而生恐怖，衣毛為豎，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為傷害者，為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當作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若見眾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是眾生過去世時，必為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言：「瞿曇！未來世當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未來佛者，如無量恒河沙。」

爾時，婆羅門作是念：「未來當有如無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我當從彼修諸梵行。」

爾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時，婆羅門隨路思惟：「我今唯問沙門瞿曇未來諸佛，不問過去。」即隨路還，復問世尊：「云何？瞿曇！過去世時，復有幾佛？」

佛告婆羅門：「過去世佛亦如無量恒河沙數。」

時，婆羅門即作是念：「過去世中有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我曾不習近。設復未來如無量恒河沙三藐三佛陀，亦當不與習近娛樂。我今當於沙門瞿曇所修行梵行。」即便合掌白佛言：「唯願聽我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

佛告婆羅門：「聽汝於正法、律出家修梵行，得比丘分。」

爾時，婆羅門即出家受具足。出家已，獨一靜處思惟：「所以善男子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漢。

雜阿含經（九四七至九五五）

（九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毘富羅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一人於一劫中生死輪轉，積累白骨不腐壞者，如毘富羅山。若多聞聖弟子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如實知，此苦滅聖諦如實知，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彼如是知、如是見，斷三結，謂身見、戒取、疑，斷此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積聚其身骨，
常積不腐壞， 如毘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 正智見真諦，
此苦及苦因， 離苦得寂滅。
修習八道跡， 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 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 究竟於苦邊。」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長久如？」

佛告比丘：「我能為汝說，而汝難知。」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比丘！譬如鐵城，方一由旬，高下亦爾，滿中芥子，有人百年取一芥子，盡其芥子，劫猶不竟。如是，比丘！其劫者，如是長久。如是長劫，百千萬億大苦相續，白骨成丘，膿血成流，地獄、畜生、餓鬼惡趣。是名，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劫長久如？」

佛告比丘：「我能为汝說，汝難得知。」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比丘！如大石山，不斷不壞，方一由旬，若有士夫以迦尸劫貝百年一拂，拂之不己，石山遂盡，劫猶不竟。比丘！如是長久之劫，百千萬億劫受諸苦惱，乃至諸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時，有異比丘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過去有幾劫？」

佛告比丘：「我悉能說，汝知甚難。」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譬如，比丘！有士夫壽命百歲，晨朝憶念三百千劫，日中憶念三百千劫，日暮憶念三百千劫。如是日日憶念劫數，百年命終，不能憶念劫數邊際。比丘當知，過去劫

數無量如是，過去無量劫數，長夜受苦，積骨成山，髓血成流，乃至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如是，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五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如是，比丘！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

苦之本際。譬如大雨滂沱，一生一滅，如是，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無始生死。生者、死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澍，東西南北無斷絕處。如是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大雨，普雨天下，無斷絕處。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九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比丘！若有士夫轉五節輪，常轉不息；如是眾生轉五趣輪，或墮地獄、畜生、餓鬼及人、天趣，常轉不息。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一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日日身蒙塵土，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佛言：「大王！從何所來？」

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彼灌頂王法，人中自在，精勤方便。王領大地，統理王事，周行觀察，而來至此。」

佛告大王：「今問大王，隨意答我。譬如有人從東方來，有信有緣，未曾虛妄，而白王言：『我東方來，見一石山，極方廣大，不穿不壞，亦無缺壞，磨地而來，一切眾生草木之類悉磨令碎。』南、西、北方亦有人來，有信有緣，亦不虛妄，而白王言：『我見石山，方廣高大，不斷不壞，亦不缺壞，磨地而來，眾生草木悉皆磨碎。』大王！於意云何？如是像貌大恐怖事，嶮惡相殺，眾生運盡，人道難得，當作何計？」

王白佛言：「若如是者，更無餘計，唯當修善，於佛法、律專心方便。」

佛告大王：「何故說言：『嶮惡恐怖於世卒起，眾生運盡，人身難得，唯當行法、行義、行福，於佛法教專精方便。』何以不言：『灌頂王位眾人首，堪能自在。』王於大地，事務眾人，當須營理耶？」

王白佛言：「世尊！為復閑時言：『灌頂王位為眾人首，王於大地，多所經營，以言鬪言，以財鬪財，以象鬪象，以車鬪車，以步鬪步。當於爾時，無有自在，若勝若伏。』是故我說：『嶮惡恐怖卒起之時，眾生運盡，人身難得，無有餘計，唯有行義、行法、行福，於佛法教專心歸依。』」

佛告大王：「如是！如是！經常磨迕，謂惡劫、老、病、苦，磨迕眾生。當作何計？正當修義、修法、修福、修善、修慈，於佛法中精勤方便。」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如有大石山， 高廣無缺壞，
 周遍四方來， 磨迕此大地。
 非兵馬呪術， 力所能防禦，
 惡劫老病死， 常磨迕眾生。
 四種大族姓， 梅陀羅獵師，
 在家及出家， 持戒犯戒者。
 一切皆磨迕， 無能救護者，
 是故慧士夫， 觀察自己利。
 建立清淨信， 信佛法僧寶，
 身口心清淨， 隨順於正法。
 現世名稱流， 終則生天上。」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二二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有祖母，極所敬重，忽爾命終。出城闍維，供養舍利畢，弊衣亂髮，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從何所來，弊衣亂髮？」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我亡祖母，極所敬重，捨我命終，出於城外闍維，供養畢，來詣世尊。」

佛告大王：「極愛重敬念祖親耶？」

波斯匿王白佛：「世尊！極敬重愛戀。世尊！若國土所有

象馬七寶，乃至國位，悉持與人，能救祖母命者，悉當與之。既不能救，生死長辭，悲戀憂苦，不自堪勝！曾聞世尊所說：『一切眾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皆死，無不窮盡，無有出生而不死者。』今日乃知世尊善說。」

佛言：「大王！如是！如是！一切眾生、一切虫、一切神，生者輒死，終歸窮盡，無有一生而不死者。」

佛告大王：「正使婆羅門大姓、刹利大姓、長者大姓，生者皆死，無不死者。正使刹利大王灌頂居位，王四天下，得力自在，於諸敵國無不降伏，終歸有極，無不死者。若復，大王！生長壽夭，王於天宮，自在快樂，終亦歸盡，無不死者。若復，大王！羅漢比丘諸漏已盡，離諸重擔，所作已作，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彼亦歸盡，捨身涅槃。若復緣覺善調善寂，盡此身命，終歸涅槃，諸佛世尊十力具足，四無所畏，勝師子吼，終亦捨身，取般涅槃。以如是比，大王當知，一切眾生、一切虫、一切神，有生輒死，終歸磨滅，無不死者！」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一切眾生類，	有命終歸死，
各隨業所趣，	善惡果自受。
惡業墮地獄，	為善上昇天，
修習勝妙道，	漏盡般涅槃。
如來及緣覺，	佛聲聞弟子，
會當捨身命，	何況俗凡夫。」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二四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獨靜思惟，作是念：「此有三法，一切世間所不愛念。何等為三？謂老、病、死。如是三法，一切世間所不愛念。若無此三法世間所不愛者，諸佛世尊不出於世，世間亦不知有諸佛如來所覺知法為人廣說。以有此三法世間所不愛念，謂老、病、死故，諸佛如來出興於世，世間知有諸佛如來所覺知法廣宣說者。」波斯匿王作是念已，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以其所念，廣白世尊。

佛告波斯匿王：「如是，大王！如是，大王！此有三法，世間所不愛念，謂老、病、死，乃至世間知有如來所覺知法為人廣說。」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王所乘寶車，	終歸有朽壞，
此身亦復然，	遷移會歸老。
唯如來正法，	無有衰老相，
稟斯正法者，	永到安隱處。
但凡鄙衰老，	醜弊惡形類，
衰老來踐蹈，	迷魅愚夫心。
若人壽百歲，	常慮死隨至，
老病競追逐，	伺便輒加害。」

佛說此經已，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一二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鞞舍離國彌猴池側重閣講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行無常，不恒、不安，是變易法。諸比丘！常當觀察一切諸行，修習厭離、不樂、解脫。」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壽命遷滅，遲速如何？」

佛告比丘：「我則能說，但汝欲知者難。」

比丘白佛：「可說譬不？」

佛言：「可說。」

佛告比丘：「有四士夫手執強弓，一時放發，俱射四方。有一士夫及箭未落，接取四箭。云何？比丘！如是士夫為捷疾不？」

比丘白佛：「捷疾。世尊！」

佛告比丘：「此接箭士夫雖復捷疾，有地神天子倍疾於彼，虛空神天倍疾地神，四王天子來去倍疾於虛空神天，日月天子復倍捷疾於四王天，導日月神復倍捷疾於日月天子。諸比丘！命行遷變倍疾於彼導日月神。是故，諸比丘！當勤方便，觀察命行無常迅速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四洲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世人甚少能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終者；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為甚難得。」

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到已作禮，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在安靜處，燕坐思惟而作是念：『世人甚少能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終者；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為甚難得。』」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世人甚少能於欲有滿足意，少有厭患於欲而命終者。阿難！世人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為甚難得。阿難！世人極甚難得，極甚難得於欲有滿足意，厭患於欲而命終者。阿難！但世間人甚多甚多，於欲無滿足意，不厭患欲而命終也。所以者何？阿難！往昔有王名曰頂生，作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必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便作是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我欲於宮雨寶七日，積至于膝。』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

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憶曾從古人聞之，西方有洲名瞿陀尼，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今欲往見瞿陀尼洲，到已整御。』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及四種軍。阿難！彼頂生王即時往到住瞿陀尼洲。阿難！彼頂生王住已整御瞿陀尼洲，乃至無量百千萬歲。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我復曾從古人聞之，東方有洲名弗婆鞞陀提，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今欲往見弗婆鞞陀提洲，到已整御。』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及四種軍。阿難！彼頂生王即時往到住弗婆鞞陀提洲。阿難！彼頂生王住已整御弗婆鞞陀提洲，乃至無量百千萬歲。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我復曾從古人聞之，北方有洲名鬱單曰，極大富樂，多有人民，彼雖無我想亦無所受。我今欲往見鬱單曰洲，到已整御，及諸眷屬。』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去，及四種軍。

「阿難！彼頂生王遙見平地白，告諸臣曰：『卿等見鬱單曰平地白耶？』諸臣對曰：『見也。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彼是鬱單曰人自然粳米，鬱單曰人常所食者，卿等亦應共食此食。』阿難！彼頂生王復遙見鬱單曰洲中，若干種樹，淨妙嚴飾，種種綵色，在欄楯裏，告諸臣曰：『卿等見鬱單曰洲中，若干種樹，淨妙嚴飾，種種綵色，在欄楯裏耶？』諸臣

對曰：『見也。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是鬱單曰人衣樹，鬱單曰人取此衣著，卿等亦應取此衣著。』阿難！彼頂生王即時往到住鬱單曰洲。阿難！彼頂生王住已整御鬱單曰洲，乃至無量百千萬歲，及諸眷屬。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洲，亦有鬱單曰洲。我復曾從古人聞之，有天名曰三十三天。我今欲往見三十三天。』阿難！彼頂生王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適發心已，即以如意足乘虛而往，及四種軍，向日光去。

「阿難！彼頂生王遙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猶如大雲，告諸臣曰：『卿等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猶如大雲耶？』諸臣對曰：『見也。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是三十三天晝度樹也。三十三天在此樹下，於夏四月，具足五欲，而自娛樂。』阿難！彼頂生王復遙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近於南邊猶如大雲，告諸臣曰：『卿等見三十三天中，須彌山王上近於南邊猶如大雲耶？』諸臣對曰：『見也。天王！』王復告曰：『卿等知不？是三十三天正法之堂，三十三天於此堂中，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為天為人，思法思義。』

「阿難！彼頂生王即到三十三天。彼頂生王到三十三天已，即入法堂。於是，天帝釋便與頂生王半座令坐，彼頂生王即坐天帝釋半座。於是，頂生王及天帝釋都無差別，光光無異，色色無異，形形無異，威儀禮節及其衣服亦無有異，唯眼眇異。

「阿難！彼頂生王而於後時極大久遠，復作是念：『我有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我有七寶，千子具足，及於宮中雨寶七日，積至于膝。我亦復有瞿陀尼洲，亦有弗婆鞞陀提

洲，亦有鬱單曰洲。我又已見三十三天雲集大會，我已得入諸天法堂。又天帝釋與我半座，我已得坐帝釋半座，我與帝釋都無差別，光光無異，色色無異，形形無異，威儀禮節及其衣服亦無有異，唯眼眇異。我今寧可驅帝釋去，奪取半座，作天人王，由己自在。』

「阿難！彼頂生王適發此念，不覺已下在閻浮洲，便失如意足，生極重病。命將終時，諸臣往詣頂生王所白曰：『天王！若有梵志、居士及臣人民，來問我等：「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天王！我等當云何答梵志、居士及臣人民？」』

「時，頂生王告諸臣曰：『若梵志、居士及臣人民，來問卿等：「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卿等應當如是答之：「頂生王得閻浮洲，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得七寶，意不滿足而命終。千子具足，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七日雨寶，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得瞿陀尼洲，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得弗婆鞞陀提洲，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得鬱單曰洲，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見諸天集會，意不滿足而命終。頂生王具足五欲功德色、聲、香、味、觸，意不滿足而命終。」若梵志、居士及臣人民，來問卿等：「頂生王臨命終時說何等事？」卿等應當如是答之。』」

於是，世尊而說頌曰：

「天雨妙珍寶，	欲者無厭足，
欲苦無有樂，	慧者應當知。
若有得金積，	猶如大雪山，
一一無有足，	慧者作是念。
得天妙五欲，	不以此五樂，
斷愛不著欲，	等正覺弟子。」

於是，世尊告曰：「阿難！昔頂生王，汝謂異人耶？莫作

斯念，當知即是我也。阿難！我於爾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惑，亦未能得脫一切苦。阿難！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得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惑，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洲經竟(二千三百五十三字)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大天[木*奈]林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鞞陀提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至彌薩羅，住大天[木*奈]林中。

爾時，世尊行道中路欣然而笑。尊者阿難見世尊笑，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緣笑？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若無因緣，終不妄笑，願聞其意。」

彼時，世尊告曰：「阿難！在昔異時此彌薩羅[木*奈]林之中，於彼有王，名曰大天，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阿難！彼大天王成就七寶，為何謂耶？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名為成就輪寶？阿難！時，大天王於月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上，有天輪寶從東

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大天王見已，歡喜踊躍，心自念曰：『生賢輪寶，生妙輪寶，我亦曾從古人聞之，若頂生剎利王於月十五日說從解脫時，沐浴澡洗，昇正殿上，有天輪寶從東方來，輪有千輻，一切具足，清淨自然，非人所造，色如火[火*僉]，光明昱爍，彼必當作轉輪王也。我將無作轉輪王耶？』

「阿難！昔大天王將欲自試天輪寶。時，集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集四種軍已，詣天輪寶所，以左手撫輪，右手轉之，而作是語：『隨天輪寶，隨天輪寶之所轉去。』阿難！彼天輪寶轉已即去，向於東方。時，大天王亦自隨後及四種軍，若天輪寶有所住處，時，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種軍。於是，東方諸小國王，彼皆來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善來。天王！此諸國土極大豐樂，多有人民，盡屬天王，唯願天王以法教之，我等亦當輔佐天王。』於是，大天王告諸小王曰：『卿等各各自領境界，皆當以法，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

「阿難！彼天輪寶過東方去，度東大海，迴至南方、西方、北方。阿難！隨天輪寶周迴轉去時，大天王亦自隨後及四種軍，若天輪寶有所住處，時，大天王即彼止宿及四種軍。於是，北方諸小國王，彼皆來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善來。天王！此諸國土極大豐樂，多有人民，盡屬天王，唯願天王以法教之，我等亦當輔佐天王。』於是，大天王告諸小王曰：『卿等各各自領境界，皆當以法，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阿難！彼天輪寶過北方去，度北大海，即時速還至本王城，彼大天王坐正殿上斷理財物。時，天輪寶住於虛空，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天輪之寶。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名為成就象寶？阿難！時，大天王而生象寶，彼象極白而有七支，其象名曰于娑賀。大天王見已，

歡喜踊躍，若可調者，極令賢善。阿難！彼大天王則於後時告象師曰：『汝速御象，令極善調，若象調已，便來白我。』爾時，象師受王教已，至象寶所，速御象寶，令極善調。彼時象寶受極御治，疾得善調，猶昔良象壽無量百千歲，以無量百千歲受極御治，疾得善調，彼象寶者亦復如是，受極御治，疾得善調。阿難！爾時，象師速御象寶，令極善調，象寶調已，便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當知我以極御治之，象寶已調，隨天王意。』阿難！昔大天王試象寶時，平旦日出，至象寶所，乘彼象寶，遊一切地乃至大海，即時速還至本王城，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白象之寶。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名為成就馬寶？阿難！時，大天王而生馬寶，彼馬寶者，極紺青色，頭像如烏，以毛嚴身，名髦馬王。天王見已，歡喜踊躍，若可調者，極令賢善。阿難！彼大天王則於後時告馬師曰：『汝速御馬，令極善調，若馬調已，便來白我。』爾時，馬師受王教已，至馬寶所，速御馬寶，令極善調。彼時馬寶受極御治，疾得善調，猶昔良馬壽無量百千歲，以無量百千歲受極御治，疾得善調，彼馬寶者亦復如是，受極御治，疾得善調。阿難！爾時，馬師速御馬寶，令極善調，馬寶調已，便詣大天王所，白曰：『天王！當知我以極御治之，馬寶已調，隨天王意。』阿難！昔大天王試馬寶時，平旦日出，至馬寶所，乘彼馬寶，遊一切地乃至大海，即時速還至本王城，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紺馬之寶。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名為成就珠寶？阿難！時，大天王而生珠寶，彼珠寶者，明淨自然，無有造者，八楞無垢，極好磨治，貫以五色繩，青、黃、赤、白、黑。阿難！時，大天王內宮殿中欲得燈明，即用珠寶。阿難！昔大天王試珠寶時，便集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集四種軍已，於夜闇中

豎立高幢，安珠置上，出至園觀，珠之光耀照四種軍，明之所及方半由延，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明珠之寶。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名為成就女寶？阿難！時，大天王而生女寶，彼女寶者，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過人，少不及天，姿容端正，觀者歡悅，口出芬馥青蓮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馨，冬則身溫，夏則身涼。彼女至心承事於王，發言悅樂，所作捷疾，聰明智慧，歡喜行善。彼女念王，常不離心，況身、口行，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美女之寶。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成就居士之寶？阿難！時，大天王生居士寶，彼居士寶極大豐富，資財無量，多有畜牧、封戶、食邑，種種具足福業之報，而得天眼；見諸寶藏，空、有悉見，見有守護、無守護者，金藏、錢藏，作以不作皆悉見之。阿難！彼居士寶詣大天王，白曰：『天王！若欲得金及錢寶者，天王莫憂，我自知時。』阿難！昔大天王試居士寶時，彼王乘船，入恒水中，告曰：『居士！我欲得金及以錢寶。』居士白曰：『天王！願船至岸。』時，大天王告曰：『居士！正欲此中得，正欲此中得。』居士白曰：『天王！願令船住。』阿難！時，居士寶至船前頭，長跪伸手，便於水中舉四藏，出金藏、錢藏、作藏、不作藏，白曰：『天王！隨意所欲，金及錢寶恣其所用。』用已餘者，還著水中。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居士之寶。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成就主兵臣寶？阿難！時，大天王生主兵寶，彼主兵臣聰明智慧，辯才巧言，多識分別。主兵臣寶為大天王設現世義，勸安立之，設後世義，勸安立之，設現世義、後世義，勸安立之。彼主兵臣為大天王，欲合軍眾，便能合之，欲解便解，欲令大天王四種軍眾不使疲乏，及勸助之，諸臣亦然，是謂大天王成就如是主兵臣寶。阿難！是謂大天王成就七寶。

「阿難！彼大天王云何得人四種如意之德？彼大天王壽命極長八萬四千歲，為童子嬉戲八萬四千歲，作小國王八萬四千歲，為大國王八萬四千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住大天[木*奈]林中。阿難！若大天王壽命極長八萬四千歲，為童子嬉戲八萬四千歲，作小國王八萬四千歲，為大國王八萬四千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住大天[木*奈]林中者，是謂大天王第一如意之德。

「復次，阿難！彼大天王無有疾病，成就平等食味之道，不冷不熱，安隱無諍，由是之故，其所飲食而得安消。阿難！若大天王無有疾病，成就平等食味之道，不冷不熱，安隱無諍，由是之故，其所飲食而得安消者，是謂大天王第二如意之德。

「復次，阿難！彼大天王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端正姝好，覩者歡悅。阿難！若大天王身體光澤，皦潔明淨，美色過人，小不及天，端正姝好，覩者歡悅，是謂大天王第三如意之德。

「復次，阿難！彼大天王常於愛念梵志、居士，如父念子，梵志、居士亦復敬重於大天王，如子敬父。阿難！昔大天王在園觀中告御者曰：『徐徐御車，我欲久視梵志、居士。』梵志、居士亦告御者：『徐徐御車，我等欲久視大天王。』阿難！若大天王常於愛念梵志、居士，如父念子，梵志、居士亦復敬重於大天王，如子敬父者，是謂大天王第四如意之德。阿難！是謂大天王得人四種如意之德。

「阿難！彼大天王則於後時告剃鬚人：『汝若見我頭生白髮者，便可啟我。』於是，剃鬚人受王教已，而於後時沐浴王頭，見生白髮，見已，啟曰：『天王！當知天使已至，頭生白髮。』彼大天王復告剃鬚人：『汝持金鐏徐拔白髮，著吾手中。』

時，剃鬚人聞王教已，即以金鑷徐拔白髮，著王手中。阿難！彼大天王手捧白髮而說頌曰：

「『我頭生白髮， 壽命轉衰減，
 天使已來至， 我今學道時。』

「阿難！彼大天王見白髮已，告太子曰：『太子！當知天使已至，頭生白髮。太子！我已得人間欲，今當復求天上之欲。太子！我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若見天使已至，頭生白髮者，汝當復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子國已，汝亦當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太子！云何我今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太子！若此國中傳授法絕，不復續者，是名人民墮在極邊。太子！以是之故，我今為汝轉。太子！我已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

「阿難！彼大天王以此國政付授太子，善教勅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大天[木*奈]林中。彼亦轉輪王，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云何成就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如前所說七寶，得人四種如意之德。

「阿難！彼轉輪王亦於後時告剃鬚人：『汝若見我頭生白髮者，便可啟我。』於是，剃鬚人受王教已，而於後時沐浴王頭，見生白髮，見已，啟曰：『天王！當知天使已至，頭生白髮。』彼轉輪王復告剃鬚人：『汝持金鑷徐拔白髮，著吾手中。』時，剃鬚人聞王教已，即以金鑷徐拔白髮，著王手中。阿難！

彼轉輪王手捧白髮而說頌曰：

「『我頭生白髮， 壽命轉衰減，
 天使已來至， 我今學道時。』

「阿難！彼轉輪王見白髮已，告太子曰：『太子！當知天使已至，頭生白髮。太子！我已得人間欲，今當復求天上之欲。太子！我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今以此四天下付授於汝，汝當如法治化，莫以非法，無令國中有諸惡業、非梵行人。太子！汝後若見天使已至，頭生白髮者，汝亦當復以此國政授汝太子，善教勅之；授太子國已，汝亦當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太子！我今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太子！云何我今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太子！若此國中傳授法絕，不復續者，是名人民墮在極邊。太子！以是之故，我今為汝轉。太子！我已為汝轉此相繼之法，汝亦當復轉此相繼之法，莫令人民墮在極邊。』

「阿難！彼轉輪王以此國政付授太子，善教勅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大天[木*奈]林中。

「阿難！是為從子至子，從孫至孫，從族至族，從見至見，展轉八萬四千轉輪王，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大天[木*奈]林中。彼最後王名曰尼彌，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嫔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蜚蟲，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綰縵、給使、明燈。

「彼時，三十三天集坐善法講堂，咨嗟稱歎尼彌王曰：『諸賢！鞞陀提人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最後王名曰尼彌，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蜚蟲，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綰綰、給使、明燈。』

「時，天帝釋亦在眾中。於是，天帝釋告三十三天曰：『諸賢！汝等欲得即在此見尼彌王耶？』三十三天白曰：『拘翼！我等欲得即在此見彼尼彌王。』爾時，帝釋猶如力士屈伸臂頃，於三十三天上忽沒不現，已來至此尼彌王殿。於是，尼彌王見天帝釋，見已，問曰：『汝為是誰？』帝釋答曰：『大王！聞有天帝釋耶？』答曰：『聞有帝釋。』告曰：『我即是也。大王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三十三天為汝集坐善法講堂，咨嗟稱歎曰：「諸賢！鞞陀提人有大善利，有大功德。所以者何？彼最後王名曰尼彌，如法法王，行法如法，而為太子、后妃、嫫女及諸臣民、沙門、梵志，乃至蜚蟲，奉持法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修行布施，施諸窮乏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綰綰、給使、明燈。」大王！欲見三十三天耶？』答曰：『欲見。』帝釋復告尼彌王曰：『我還天上，當勅嚴駕千象車來，大王乘車娛樂遊戲昇於天上。』時，尼彌王為天帝釋默然而受。

「於是，帝釋知尼彌王默然受已，猶如力士屈伸臂頃，於尼彌王殿忽沒不現，已還至彼三十三天。帝釋到已，告御者曰：『汝速嚴駕千象車，往迎尼彌王。到已，白曰：「大王！當知天帝釋遣此千象車來迎於大王，可乘此車娛樂遊戲昇於天上。」

王乘車已，復白王曰：「王欲令我從何道送，為從惡受惡報道，為從妙受妙報道耶？」』

「於是，御者受帝釋教已，即便嚴駕千象車，往至尼彌王所，到已，白曰：『大王！當知帝釋遣此千象車來迎於大王，可乘此車娛樂遊戲昇於天上。』時，尼彌王昇彼車已，御者復白王：『欲令我從何道送？為從惡受惡報道，為從妙受妙報道耶？』時，尼彌王告御者曰：『汝於兩道中間送我，惡受惡報，妙受妙報。』於是，御者便於兩道中間送王，惡受惡報，妙受妙報。於是，三十三天遙見尼彌王來，見已稱善：『善來，大王！善來，大王！可與三十三天共住娛樂。』時，尼彌王為三十三天而說頌曰：

「『猶如假借乘， 一時暫求車，
 此處亦復然， 謂為他所有。
 我還彌薩羅， 當作無量善，
 因是生天上， 作福為資糧。』

「阿難！昔大天王者汝謂異人耶？莫作是念，當知即是我也。阿難！我昔從子至子，從孫至孫，從族至族，從我展轉八萬四千轉輪王，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學仙人王修行梵行，在此彌薩羅大天[木*奈]林中。阿難！我爾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

「阿難！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

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得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惑，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阿難！我今為汝轉相繼法，汝亦當復轉相繼法，莫令佛種斷。阿難！云何我今為汝轉相繼法，汝亦當復轉相繼法，莫令佛種斷？謂八支聖道，正見乃至正定為八。阿難！是謂我今為汝轉相繼法，汝亦當復轉相繼法，莫令佛種斷。」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天[木*奈]林經竟(四千七百三十九字)

雜阿含經（五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無煩天子，容色絕妙，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

「生彼無煩天，	解脫七比丘，
貪瞋恚已盡，	超世度恩愛，
誰度於諸流，	難度死魔軍，
誰斷死魔縻，	永超煩惱輓。」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尊者優波迦，	及波羅提茶、
弗迦羅娑梨、	跋提、提陀疊、
亦婆休難提，	及波毘瘦[少/兔]，
如是等一切，	悉皆度諸流，
斷絕死魔縻，	度彼難度者，
斷諸死魔縻，	超越諸天輓，

說甚深妙法， 覺悟難知者，
巧便問深義， 汝今為是誰？」

時，彼天子說偈白佛：

「我是阿那含， 生彼無煩天，
故能知斯等， 解脫七比丘，
盡貪欲瞋恚， 永超世恩愛。」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眼耳鼻舌身， 第六意入處，
若彼名及色， 得無餘滅盡，
能知此諸法， 解脫七比丘，
貪有悉已盡， 永超世恩愛。」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

「鞞跋楞伽村， 我於彼中住，
名難提婆羅， 造作諸瓦器，
迦葉佛弟子， 持優婆塞法，
供養於父母， 離欲修梵行，
世世為我友， 我亦彼知識，
如是等大士， 宿命共和合，
善修於身心， 持此後邊身。」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如是汝賢士， 如汝之所說，
鞞跋楞伽村， 名難提婆羅，
迦葉佛弟子， 受優婆塞法，
供養於父母， 離欲修梵行，
昔是汝知識， 汝亦彼良友，
如是諸正士， 宿命共和合，
善修其身心， 持此後邊身。」

佛說此經已，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沒不現。

中阿含經梵志品阿蘭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

彼時，世尊在晝行處，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

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講堂，在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問諸比丘：「汝論何事？以何等故集坐講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眾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論如是事。『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世尊！我等共論此事，以此事故集坐講堂。」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謂汝作是說：『諸賢！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所以者何？乃過去世時，有眾生壽八萬歲，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豐樂，饒財

珍寶，村邑相近，如鷄一飛。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乃當出嫁。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唯有如是病，謂寒、熱、大小便、欲、不食、老，更無餘患。

「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拘牢婆，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謂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必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隱。

「比丘！拘牢婆王有梵志，名阿蘭那大長者，為父母所舉，受生清淨，乃至七世父母不絕種族，生生無惡博聞總持，誦過四典經，深達因、緣、正、文、戲五句說。比丘！梵志阿蘭那有無量百千摩納磨，梵志阿蘭那為無量百千摩納磨住一無事處，教學經書。

「爾時，梵志阿蘭那獨住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我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於是，梵志阿蘭那往至若干國眾多摩納磨所，而語彼曰：『諸摩納磨！我獨住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我今寧可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摩納磨！我今欲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等當作何等？』

「彼若干國眾多摩納磨白曰：『尊師！我等所知，皆蒙師恩。若尊師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

我等亦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彼尊師出家學道。』於是，梵志阿蘭那則於後時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若干國眾多摩納磨亦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彼尊師梵志阿蘭那出家學道。是為尊師阿蘭那，是為尊師阿蘭那弟子名號生也。

「爾時，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諸摩納磨！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爾時，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諸摩納磨！甚奇！甚奇！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作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然今世人於法行、於義行、於善行、於妙行，無為無求。』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朝露滌在草上，日出則消，暫有不久。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朝露，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大雨時，滌水成泡，或生或滅。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泡，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以杖投著水中，還出至速。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杖，投水出速，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新瓦杆，投水即出，著風熱中，乾燥至速。如是，摩納磨！人命如新瓦杆，水漬速燥，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猶如小段肉著大釜水中，下熾然火，速得消盡。如

是，摩訶磨！人命如肉消，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訶磨！猶縛賊送至標下殺，隨其舉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盡。如是，摩訶磨！人命如賊，縛送標下殺，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訶磨！猶如屠兒牽牛殺之，隨其舉足，步步趣死，步步趣命盡。如是，摩訶磨！人命如牽牛殺，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訶磨！猶如機織，隨其行緯，近成近訖。如是，摩訶磨！人命如機織訖，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訶磨！猶如山水，瀑湌流疾，多有所漂，水流速駛，無須與停。如是，摩訶磨！人壽行速，去無一時住。如是，摩訶磨！人命如駛水流，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訶磨！猶如夜闍以杖投地，或下頭墮地，或上頭墮地，或復臥墮，或墮淨處，或墮不淨處。如是，摩訶磨！眾生為無明所覆，為愛所繫，或生泥犁，或生畜生，或生餓鬼，或生天上，或生人間。如是，摩訶磨！人命如闍杖投地，甚為難得，至少少味，大苦災患，災患甚多。』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訶磨！我於世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我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我於世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我於疑惑淨除其心。摩訶磨！汝等於世亦

當斷除貪伺，心無有諍，見他財物諸生活具，不起貪伺，欲令我得，汝於貪伺淨除其心。如是瞋恚、睡眠、調悔，汝於世斷疑度惑，於諸善法無有猶豫。』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摩納磨！我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摩納磨！汝等亦當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法。

「復次，尊師阿蘭那為弟子說梵世法：『若尊師阿蘭那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僉]摩天，或生兜瑟哆天，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若尊師阿蘭那為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爾時，尊師阿蘭那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尊師阿蘭那則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尊師阿蘭那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

「比丘！於意云何？昔時尊師阿蘭那者謂異人耶？莫作斯念。所以者何？比丘，當知即是我也。我於爾時名尊師阿蘭那，我於爾時有無量百千弟子，我於爾時為諸弟子說梵世法。

「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有不具足奉行法者，彼命終已，或生四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或生[火*僉]摩天，或生兜瑟哆天，

或生化樂天，或生他化樂天。我說梵世法時，諸弟子等設有具足奉行法者，修四梵室，捨離於欲，彼命終已，得生梵天。我於爾時而作是念：『我不應與弟子等同，俱至後世共生一處，我今寧可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於後時更修增上慈，修增上慈已，命終得生晃昱天中，我於爾時及諸弟子學道不虛，得大果報。

「我於爾時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於爾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我於爾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亦未能得脫一切苦。比丘！我今出世，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感，我今已得脫一切苦。

「比丘！若有正說者：『人命極少，要至後世，應行善事，應行梵行，生無不死。』比丘，今是正說。所以者何？今若有長壽，遠至百歲，或復小過者。若有長壽者，命存三百時，春時百、夏時百、冬時百，是命存千二百月，春四百、夏四百、冬四百，命存千二百月者，命存二千四百半月，春八百、夏八百、冬八百，命存二千四百半月者，三萬六千晝夜，春萬二千、夏萬二千、冬萬二千，命存三萬六千晝夜者，七萬二千食，及障礙及母乳。於有障礙，苦不食，瞋不食，病不食，有事不食，行來不食，至王間不食，齋日不食，不得者不食，是謂比丘一百歲命存百歲數、時數、歲時數、月數、半月數、月半月數、晝數、夜數、晝夜數、食數、障礙數、食障礙數。

「比丘！若有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

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亦當復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燕坐思惟，勿得放逸，慙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蘭那經竟(三千二百九十一字)

長阿含經典尊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執樂天般遮翼子，於夜靜寂無人之時，放大光明，照耆闍崛山來至佛所，頭面禮佛足已，在一面立。時，般遮翼白世尊言：「昨梵天王至忉利天，與帝釋共議。我親從彼聞，今者寧可向世尊說不？」

佛言：「汝欲說者，便可說之。」

般遮翼言：「一時，忉利諸天集法講堂，有所講論。時，四天王隨其方面，各當位坐，提帝賴吒天王在東方坐，其面西向，帝釋在前；毘樓勒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釋在前；毘樓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東向，帝釋在前；毘沙門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釋在前。時，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後我坐，復有餘大神天，皆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使彼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時，諸忉利天皆踊躍歡喜言：『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爾時，釋提桓因知諸天人有歡喜心，即為忉利諸天而作頌曰：

「『忉利諸天人， 帝釋相娛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諸天受影福， 壽、色、名、樂、威；
於佛修梵行， 故來生此間。
復有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復殊勝。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爾時，忉利諸天聞此偈已，倍復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釋提桓因見忉利天歡喜悅豫，即告之曰：『諸賢！汝等頗欲聞如來八無等法不？』時，忉利諸天言：『願樂欲聞！』」

「帝釋報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諸賢！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不見過去、未來、現在有如來、至真，十號具足，如佛者也。佛法微妙，善可講說，智者所行，不見過去、未來、現在有微妙法，如佛者也。佛由此法，而自覺悟，通達無礙，以自娛樂，不見過去、未來、現在能於此法而自覺悟，通達無礙，以自娛樂，如佛者也。諸賢！佛以此法自覺悟已，亦能開示涅槃徑路，親近漸至，入於寂滅。譬如恒河水、炎摩水，二水竝流，入於大海。佛亦如是，善能開示涅槃徑路，親近漸至，入于寂滅，不見過去、未來、現在有能開示涅槃徑路，如佛者也。諸賢！如來眷屬成就，剎利、婆羅門、居士、沙門、有智慧者，皆是如來成就眷屬，不見過去、未來、現在眷屬成就，如佛者也。諸賢！如來大眾成就，所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見過去、未來、現在大眾成就，如佛者也。諸賢！如來言行相應，所言如行，所行如言，如是則為法法成就，不見過去、未來、現在言行相應，法法成就，如佛者也。諸賢！如來多所饒益，多所安樂，以慈愍心利益天人，不見過去、未來、現在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如佛者也。諸賢！

是為如來八無等法。』

「時，忉利天作是說言：『若使世間有八佛出者，當大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時，忉利天言：『且置八佛，正使七佛、六佛，乃至二佛出世者，亦大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何況八佛？』時，釋提桓因告忉利天言：『我從佛聞，親從佛受，欲使一時二佛出世，無有是處。但使如來久存於世，多所慈愍，多所饒益，天人獲安，則大增益諸天，減損阿須倫眾。』」

時，般遮翼白佛言：「世尊！忉利諸天所以集法講堂上者，共議思惟，稱量觀察，有所教令，然後勅四天王。四天王受教已，各當位而坐，其坐未久，有大異光照于四方。時，忉利天見此光已，皆大驚愕：『今此異光，將有何怪？』諸大神天有威德者，亦皆驚怖：『今此異光，將有何怪？』時，大梵王即化為童子，頭五角髻，在大眾上虛空中立，顏貌端正，與眾超絕，身紫金色，蔽諸天光。時，忉利天亦不起迎，亦不恭敬，又不請坐。時，梵童子隨所詣坐，坐生欣悅，譬如剎利水澆頭種，登王位時，踊躍歡喜。來坐未久，復自變身，作童子像，頭五角髻，在大眾上虛空中坐，譬如力士坐於安座，巖然不動。而作頌曰：

「『忉利諸天人，	帝釋相娛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諸天受影福，	壽、色、名、樂、威；
於佛修梵行，	故來生此間。
復有諸天人，	光色甚巍巍；
佛智慧弟子，	生此復殊勝。
忉利及因提，	思惟此自樂；
禮敬於如來，	最上法之王。』

「時，諸忉利天語童子曰：『吾等聞天帝釋稱說如來八無等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時，梵童子語忉利天言：『何等如來八無等法？吾亦樂聞。』時，天帝釋即為童子說如來八無等法，忉利諸天、童子聞說已，倍復歡喜，不能自勝，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是時，童子見天歡喜，復增欣躍，即告忉利天曰：『汝等欲聞一無等法不？』天曰：『善哉！願樂欲聞。』

「童子告曰：『汝樂聞者，諦聽！諦受！當為汝說。』告諸天曰：『如來往昔為菩薩時，在所生處聰明多智。諸賢！當知過去久遠時，世有王名曰地主，第一太子名曰慈悲。王有大臣名曰典尊，大臣有子名曰焰鬘。太子慈悲有朋友，其朋亦與六剎利大臣而為朋友。地主大王欲入深宮遊戲娛樂時，即以國事委付典尊大臣，然後入宮作倡伎樂，五欲自娛。時，典尊大臣欲理國事，先問其子，然後決斷；有所處分，亦問其子。』

「其後典尊忽然命終，時地主王聞其命終，愍念哀傷，撫膺而曰：『咄哉！何辜失國良幹？』太子慈悲默自念言：『王失典尊以為憂苦，今我宜往諫於大王，無以彼喪而生憂苦。所以然者？典尊有子名曰焰鬘，聰明多智乃過其父，今可徵召以理國事。』時，慈悲太子即詣王所，具以上事白其父王，聞太子語已，即召焰鬘而告之曰：『吾今以汝補卿父處，授汝相印。彼時焰鬘受相印已，王欲入宮，復付後事。』

「時，相焰鬘明於治理，父先所為焰鬘亦知，父所不及焰鬘亦知，其後名稱流聞海內，天下咸稱為大典尊。時，大典尊後作是念：『今王地主年已朽邁，餘壽未幾，若以太子紹王位者，未為難也，我今寧可先往語彼六剎利大臣，今王地主年已朽邁，餘壽未幾，若以太子紹王位者，未為難也。君等亦當別封王土，居位之日，勿相忘也。』

「時，大典尊即往詣六剎利大臣，而告之曰：『諸君！當

知今王地主年已朽邁，餘壽未幾，若以太子紹王位者，未為難也。汝等可往白太子此意，我等與尊生小知舊，尊苦我苦，尊樂我樂。今王衰老，年已朽邁，餘壽未幾，今者太子紹王位者，未為難也，尊設登位，當與我封。』時，六刹利大臣聞其語已，即詣太子，說如上事。太子報言：『設吾登位，列土封國，當更與誰？』

「時，王未久忽然而崩，國中大臣尋拜太子補王正位。王居位已，默自思念：『今立宰相，宜准先王。』復自思念：『誰堪此舉？正當即任大典尊位。』時，王慈悲即告大典尊：『我今使汝即於相位，授以印信，汝當勤憂，綜理國事。』時，大典尊聞王教已，即受印信，王每入宮，輒以後事付大典尊。

「大典尊復自念言：『吾今宜往六刹利所，問其寧憶昔所言不？』即尋往詣語刹利曰：『汝今寧憶昔所言不？今者太子以登王位，隱處深宮，五欲自娛，汝等今者可往問王，王居天位，五欲自娛，寧復能憶昔所言不？』時，六刹利聞是語已，即詣王所，白大王言：『王居天位，五欲自娛，寧復能憶昔所言不？列土封邑，誰應居之？』王曰：『不忘昔言，列土封邑，非卿而誰？』王復自念：『此閻浮提地，內廣外狹，誰能分此以為七分？』復自念言：『唯有大典尊乃能分爾。』即告之曰：『汝可分此閻浮提地，使作七分。』

「時，大典尊即尋分之，王所治城，村邑郡國，皆悉部分，六刹利國亦與分部。王自慶言：『我願已果！』時，六刹利復自慶幸：『我願已果，得成此業，大典尊力也。』六刹利王復自思念：『吾國初建，當須宰輔，誰能堪任？如大典尊，即當使之，通領國事。』爾時，六刹利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吾國須相，卿當為吾通領國事。』於是，六國各授相印。

「時，大典尊受相印已，六王入宮遊觀娛樂，時，皆以國

事付大典尊，大典尊理七國事，無不成辦。時，國內有七大居士，典尊亦為處分家事，又能教授七百梵志諷誦經典，七王敬視大典尊相，猶如神明，國七居士視如大王，七百梵志視如梵天。時，七國王、七大居士、七百梵志皆自念言：『大典尊相，常與梵天相見，言語坐起親善。』

「時，大典尊默識七王、居士、梵志意，謂：『我常與梵天相見，言語坐起；然我實不見梵天，不與言語，不可餐默，虛受此稱。我亦曾聞諸先宿言：「於夏四月閑居靜處，修四無量者，梵天則下，與共相見。」今我寧可修四無量，使梵天下，共相見不？』於是，典尊至七王所而白王言：『唯願大王顧臨國事，我欲於夏四月修四無量。』七王告曰：『宜知是時。』大典尊相又告七居士：『汝等各勤己務，吾欲夏四月修四無量。』居士曰：『諾！宜知是時。』又告七百梵志：『卿等當勤諷誦，轉相教授，我欲於夏四月修四無量。』梵志曰：『諾！今者大師宜知是時。』

「時，大典尊於彼城東造閑靜室，於夏四月，即於彼止，修四無量，然彼梵天猶不來下，典尊自念：『我聞先宿舊言，於夏四月，修四無量，梵天下現。今者寂然，聊無髣髴。』時，大典尊以十五日月滿時，出其靜室，於露地坐，坐未久頃，有大光現，典尊默念：『今此異光，將無是梵欲下瑞耶？』

「時，梵天王即化為童子，頭五角髻，在典尊上虛空中坐，典尊見已，即說頌曰：

「『此是何天像？ 在於虛空中，
光照於四方， 如大火[卅/積]燃』。

「時，梵童子以偈報曰：

「『唯梵世諸天， 知我梵童子，
其餘人謂我， 祀祠於大神。』

「時，大典尊以偈報曰：

「『今我當諮承， 奉誨致恭敬，
 設種種上味， 願天知我心。』

「時，梵童子以偈報曰：

「『典尊汝所修， 為欲何志求？
 今設此供養， 當為汝受之。』

「又告大典尊：『汝若有所問，自恣問之，當為汝說。』時，大典尊即自念言：『我今當問現在事耶？問未然事耶？』復自念言：『今世現事，用復問為？當問未然幽冥之事。』即向梵童子以偈問曰：

「『今我問梵童， 能決疑無疑，
 學何住何法， 得生於梵天？』

「時，梵童子以偈報曰：

「『當捨我人想， 獨處修慈心，
 除欲無臭穢， 乃得生梵天。』

「時，大典尊聞是偈已，即自念言：『梵童子說偈，宜除臭穢，我不解此，今宜更問。』時，大典尊即以偈問曰：

「『梵偈言臭穢， 願今為我說，
 誰開世間門， 墮惡不生天？』

「時，梵童子以偈報曰：

「『欺妄懷嫉妬， 習慢增上慢，
 貪欲瞋恚癡， 自恣藏於心。
 此世間臭穢， 今說令汝知，
 此開世間門， 墮惡不生天。』

「時，大典尊聞此偈已，復自念言：『梵童子所說臭穢之義我今已解，但在家者無由得除，今我寧可捨世出家，剃除鬚髮，法服修道耶！』

「時，梵童子知其志念，以偈告曰：

「『汝能有勇猛， 此志為勝妙；
 智者之所為， 死必生梵天。』

「於是，梵童子忽然不現。

「時，大典尊還詣七王白言：『大王！唯願垂神善理國事，今我意欲出家離世，法服修道。所以者何？我親於梵童子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家者，無由得除。』彼時，七王即自念言：『凡婆羅門多貪財寶，我今寧可大開庫藏，恣其所須，使不出家。』時，七國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設有所須，吾盡相與，不足出家。』時，大典尊尋白王曰：『我今以為蒙王賜已，我亦大有財寶，今者盡留以上大王，願聽出家，遂我志願。』

「時，七國王復作是念：『凡婆羅門多貪美色，今我寧可出宮嫖女，以滿其意，使不出家。』王即命典尊而告之曰：『若須嫖女，吾盡與汝，不足出家。』典尊報曰：『我今已為蒙王賜已，家內自有嫖女眾多，今盡放遣，求離恩愛，出家修道。所以然者？我親從梵童子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家者，無由得除。』

「時，大典尊向慈悲王，以偈頌曰：

「『王當聽我言， 王為人中尊，
 賜財寶嫖女， 此寶非所樂。』

「時，慈悲王以偈報曰：

「『檀特伽陵城， 阿婆布和城，
 阿槃大天城， 鴛伽瞻婆城，
 數彌薩羅城， 西陀路樓城，
 婆羅伽尸城， 盡汝典尊造，
 五欲有所少， 吾盡當相與；
 宜共理國事， 不足出家去。』

「時，大典尊以偈報曰：

「『我五欲不少， 自不樂世間；
 已聞天所語， 無心復在家。』

「時，慈悲王以偈報曰：

「『大典尊所言， 為從何天聞，
 捨離於五欲， 今問當答我。』

「時，大典尊以偈答曰：

「『昔我於靜處， 獨坐自思惟；
 時梵天王來， 普放大光明；
 我從彼聞已， 不樂於世間。』

「時，慈悲王以偈告曰：

「『小住大典尊， 共弘善法化；
 然後俱出家， 汝即為我師。
 譬如虛空中， 清淨琉璃滿；
 今我清淨信， 充徧佛法中。』

「時，大典尊復作頌曰：

「『諸天及世人， 皆應捨五欲，
 蠲除諸穢污， 淨修於梵行。』

「爾時，七國王語大典尊曰：『汝可留住七歲之中，極世五欲，共相娛樂，然後捨國，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如汝所獲，我亦當同。』時，大典尊報七王曰：『世間無常，人命逝速，喘息之間，猶亦難保，乃至七歲，不亦遠耶？』七王又言：『七歲遠者，六歲、五歲，乃至一歲，留住靜宮，極世五欲，共相娛樂，然後捨國，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如汝所得，我亦宜同。』時，大典尊復報王曰：『此世間無常，人命逝速，喘息之間，猶亦難保，乃至一歲尚亦久爾，如是七月，至于一月，猶復不可。』王又語言：『可至七日，留住深宮，

極世五欲，共相娛樂，然後捨國，各付子弟，俱共出家，不亦善耶？』大典尊答曰：『七日不遠，自可留爾，唯願大王勿違信誓，過七日已，王若不去，我自出家。』

「時，大典尊又至七居士所語言：『汝等各理己務，吾欲出家，修無為道。所以然者？我親從梵天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家者，無由得除。』時，七居士報典尊曰：『善哉！斯志！宜知是時，我等亦欲俱共出家，如汝所得，我亦宜同。』

「時，大典尊復詣七百梵志所，而告之曰：『卿等當勤諷誦，廣探道義，轉相教授，吾欲出家修無為道。所以然者？我親從梵天聞說臭穢，心甚惡之，若在家者，無由得除。』時，七百梵志白典尊曰：『大師！勿出家也。夫在家安樂，五欲自娛，多人侍從，心無憂苦。出家之人獨在空野，所欲悉無，無可貪取。』典尊報曰：『吾若以在家為樂，出家為苦，終不出家；吾以在家為苦，出家為樂，故出家爾。』梵志答曰：『大師出家，我亦出家；大師所行，我亦盡當行。』

「時，大典尊至諸妻所，而告之曰：『卿等隨宜欲住者住，欲歸者歸，吾欲出家，求無為道，具論上事，明出家意。』時，諸婦答曰：『大典尊在，一如我夫，一如我父，設今出家，亦當隨從，典尊所行，我亦宜行。』

「過七日已，時，大典尊即剃除鬚髮，服三法衣，捨家而去。時，七國王、七大居士、七百梵志及四十夫人，如是展轉，有八萬四千人同時出家，從大典尊。時，大典尊與諸大眾遊行諸國，廣弘道化，多所饒益。

「爾時，梵王告諸天眾曰：『時，典尊大臣豈異人乎？莫造斯觀，今釋迦文佛即其身也。世尊爾時過七日已，出家修道，將諸大眾，遊行諸國，廣弘道化，多所饒益。汝等若於我言有餘疑者，世尊今在耆闍崛山，可往問也，如佛所言，當受持之。』

般遮翼言：「我以是緣，故來詣此。唯然，世尊！彼大典尊即世尊是耶？世尊爾時過七日已，出家修道，與七國王乃至八萬四千人同時出家，遊行諸國，廣弘道化，多所饒益耶？」

佛告般遮翼曰：「爾時大典尊豈異人乎？莫造斯觀，即我身是也。爾時，舉國男女行來舉動，有所破損，皆尋舉聲曰：『南無大典尊七王大相！南無大典尊七王大相！』如是至三。般遮翼！時，大典尊有大德力，然不能為弟子說究竟道，不能使得究竟梵行，不能使至安隱之處。其所說法，弟子受行，身壞命終，得生梵天；其次，行淺者生他化自在天；次生化自在天、兜率陀天、焰天、忉利天、四天王、剎利、婆羅門、居士大家，所欲自在。

「般遮翼！彼大典尊弟子，皆無疑出家，有果報，有教誡，然非究竟道，不能使得究竟梵行，不能使至安隱之處。其道勝者，極至梵天爾。今我為弟子說法，則能使其得究竟道、究竟梵行、究竟安隱，終歸涅槃。我所說法弟子受行者，捨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其次，行淺者斷五下結，即於天上而般涅槃，不復還此。其次，三結盡，薄婬、怒、癡，一來世間而般涅槃；其次，斷三結，得須陀洹，不墮惡道，極七往返，必得涅槃。般遮翼！我諸弟子不疑出家，有果報，有教誡，究竟道法，究竟梵行，究竟安隱，終歸滅度。」

爾時，般遮翼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非常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以思惟、廣布無常想，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無明、憍慢皆悉除盡。猶如以火焚燒草木，永盡無餘。比丘當知，若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盡斷三界愛著。

「昔有國王名曰清淨音響，統領閻浮地，有八萬四千城郭，有八萬四千大臣，有八萬四千宮人嫔女，一一嫔女各有四侍人。爾時，音響聖王無有子息。時，彼大王便作是念：『吾今領此國界，以法治化，無有枉理，然我今日亦無繼嗣，設我終後，門族斷滅。』時，彼國王以息因緣故，自歸諸天、龍、神、日、月、星辰，自歸釋、梵、四天王、山神、樹神，下及藥草果神，願求福，使我生息。

「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名曰須菩提，命將欲終，有五應瑞自然逼己。云何為五？又此諸天華終不萎，此天子華冠自萎；是時，諸天衣無垢圯，爾時此天子衣生垢圯；且三十三天身體香潔，光明徹照，爾時彼天子身體臭處，不可親近；又且三十三天恒有玉女，前後圍繞作倡伎樂，五欲自恣，爾時彼天子命將欲終，玉女離散；又且三十三天有自然之座，四尺入地，設天子起座，離地四尺，然此天子命將欲終，不樂本座。是謂五瑞應自然逼己。

「時，須菩提天子以有此瑞應，爾時釋提桓因告一天子曰：『汝今往至閻浮地，語音響王曰：「釋提桓因致敬無量，興居輕利，遊步康強。閻浮地無有德之人與王作息，但今三十三天有天子，名曰須菩提，今有五瑞應自然逼己，必當降神與王作息。雖爾，年壯盛時必當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諸天對曰：『如是，天王，受天王教。』猶如力士屈伸臂頃，從三十三天沒，來至閻浮地。

「爾時，音響大王在高樓上，及持蓋一人。是時，彼天在

樓上虛空中，告王曰：『釋提桓因致敬無量，遊步康強，興居輕利。閻浮地無有德之人與王作息，今三十三天有天子名須菩提，今有五瑞應以逼於己，當降神下應與王作息。但年壯盛時必當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時，音響王聞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報天曰：『今來所告，甚過大幸，但降神與我作息，欲求出家，終不違逆。』是時，彼天還至釋提桓因所，即白天王：『音響王者甚愛所白，音響王言：「但使降神，欲出家者終不違逆。」』

「時，釋提桓因便往至須菩提天子所，語須菩提天子言：『汝今發誓願生音響人王宮中。所以然者，音響人王無有子息，恒以正法治化，汝昔有福，造眾功德，今應降神生彼宮中。』須菩提天子曰：『止！止！天王！我不樂願生人王宮中，意欲出家學道，在王宮者學道甚難。』釋提桓因告曰：『汝但發願生彼王宮中。我當將護，令汝出家學道。』比丘當知，爾時，須菩提天子即發誓願生王宮中。」

「是時，音響人王與第一夫人，共相交接，覺身懷妊。是時，夫人白音響王曰：『大王當知，我今覺身懷妊。』時王聞已，踊躍歡喜，不能自勝，更以殊特布好坐具，食以甘美如王無異。是時，夫人經八、九月生一男兒，極為端正，顏貌奇特，世之希有。時，音響王召諸外道梵志群臣使令占相，以此因緣本末，具向諸相師說。諸婆羅門報曰：『唯願大王當察此理！今生太子世之殊特，昔為天子名須菩提，今尋前號名須菩提。』時諸相師立姓號已，各從座起而去。」

「時，王子須菩提為王所敬重，未曾離目前。是時，音響王便作是念：『我昔日已來無有子息，緣子息故，禱謝諸天，使有一子，經歷爾許時，今方生子；然天帝所記，當出家學道。我今要設巧便，使不出家學道。』是時，音響王為太子故，設

三時宮殿；寒時設溫殿，熱時設涼殿，不寒不熱時設適時宮殿。與設四種宮女居處，第一宮有六萬婬女，第二有六萬婬女，第三有六萬婬女，第四有六萬婬女，各有侍從四人，作轉關坐具，令彼太子於上而臥。若須菩提王子意欲在前遊戲，是時諸婬女輒在前立，是時彼座具隨身迴轉，前有六萬婬女及侍者有四；若彼意欲在後遊戲，是時座床輒隨身迴轉；若復欲與諸婬女共相娛樂，是時座具隨身迴轉，使王子須菩提意在五欲，不樂出家。

「是時，釋提桓因夜半非人之時，便往至王子須菩提所，在虛空中告須菩提王子曰：『王子！昔日豈不作是念乎：「若我在家年壯盛時，當出家學道。」今日何故在五欲中而自娛樂？意不復願出家學道乎？然我亦有斯言：「勸樂王子使出家學道。」今正是時，設不出家學道者，後悔無益！』釋提桓因說斯語已，便退而去。

「時，王子須菩提在宮人中便生此念：『音響王者，已與我作愛欲羅網，因緣此愛欲羅網故，不得出家學道。我今可斷此羅網，不與穢濁所拘牽，以信堅固，出家學道，在空靜之處，勤學經業，使令日新。』

「是時，王子須菩提重作是念：『音響父王有此六萬婬女前後圍繞，我今當觀察頗有斯理在世永存乎？』爾時，王子須菩提遍觀宮裏，無有女人久存世者。

「時須菩提復作是念：『我今何故觀於外物？當觀身內因緣所起。今此身中頗有髮、毛、爪、齒、骨、髓之屬，久存於世乎？』從頭至足觀三十六物污露不淨。然自觀察無一可貪，亦無真實，幻偽非真，皆歸於空，不久存於世。

「是時，王子須菩提復作是念：『我今當斷此羅網，出家學道。』是時，須菩提觀此五受陰身，所謂此色苦，此色習，

此色滅，此色出要；痛、想、行、識苦，識習，識滅，識出要。
爾時，觀此五陰身已，所謂習法皆是盡法，即於座上得辟支佛。

「時，須菩提辟支佛以覺成佛，便說斯偈：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是時，辟支佛說此偈已，飛在虛空而去。在一山中，獨在樹下，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

「爾時，音響王告傍臣曰：『汝往觀須菩提宮內，王子為寤寐安隱乎？』爾時，大臣受王教令，即往至王宮內，然所寢內室門戶牢固。時彼大臣還至王所，前白王言：『王子寤寐安隱，門戶牢固。』時王再三問：『汝往看王子為善眠乎？』爾時，彼臣復至宮門，然門戶牢固。復往白王：『王子在宮眠寐不覺，門戶牢固，至今不開。』時音響王復作是念：『我息王子少時猶不眠寐，何況今日年壯盛時有眠寐乎？宜自往看知子吉凶，我子將不得疾病也？』

「是時，音響王即往至須菩提宮內，至門外立告一人曰：『汝今施梯踰牆入內與吾開門。』彼人受王教勅，即施梯踰牆入內與王開門。時王入內觀內宮中，所臥床空，不見王子；不見已，告嫫女曰：『王子須菩提今為所在？』諸嫫女曰：『我等亦不知王子所在。』時音響王聞斯語已，自投乎地，良久乃穌。是時，音響王告群臣曰：『我息小時猶生斯念：「設我長大，當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然今王子必當捨我出家學道，汝等各各四面求索王子竟為所在？』即時，群臣乘駕流馳，處處求索。

「爾時，有臣逕往至彼山中，中道復作是念：『若王子須菩提出家學道者，必當在此學道。』爾時，大臣遙見王子須菩提在一樹下，結加趺坐。時臣便生斯念：『此是王子須菩提。』

熟視察之，還詣王所，前白王言：『王子須菩提近在山中樹下，結加趺坐。』時音響王聞斯語已，即往至彼山中，遙見須菩提在山樹下，結加趺坐，復自投于地：『我息昔日自誓願曰：「設我向二十，當出家學道。」今將不誤。又且天告我言：「汝子必當學道。」』時音響王直前語須菩提曰：『汝今何故捨我出家學道。』時辟支佛默然不對。王復告曰：『汝母極懷愁憂，須見汝乃食。時起詣宮。』時辟支佛不言不語默然而住。

「時音響王即前捉手，亦不動搖。王復告群臣曰：『王子今日已取命終，釋提桓因先來告我：「汝應得息，但當出家學道。」然今王子已出家學道，今與此舍利，詣王國界，當蛇旬之時。』

「彼山中諸神祇，現半身白王曰：『此是辟支佛，非是王子；蛇旬舍利法，不如王子法。所以然者，我是過去諸佛弟子，諸佛亦有此教。世有四人應與起偷婆。云何為四？如來、至真、等正覺應起偷婆；辟支佛應起偷婆；如來弟子漏盡阿羅漢應起偷婆，當蛇旬轉輪聖王身時，蛇旬如來、辟支佛身，亦復如是。』

「爾時，音響王復語天曰：『當云何供養蛇旬轉輪王身？』樹神報曰：『轉輪聖王與作鐵櫛，盛滿香油，沐浴轉輪聖王身，以白淨劫波育衣，纏裹其身，復以綵畫之衣而覆其上，而著櫛中，復以鐵蓋而蓋其上，處處施釘，復以百張白疊而裹其櫛，以種種雜香積在乎地，以鐵櫛安著其中，七日七夜之中，華香供養，懸繒、幡蓋，作倡伎樂。過七日後，復取王身而蛇旬之，以取舍利，蛇旬復經七日七夜不絕，於四徼道中而起偷婆，復以香華、幡蓋種種供養。大王當知，供養轉輪聖王舍利，其事如是；諸佛如來、辟支佛、阿羅漢亦復如是。』

「時音響王語彼天曰：『以何因緣供養轉輪聖王身？以何因緣供養佛、辟支佛、阿羅漢身？』天報王曰：『轉輪聖王以

法王治，自不殺生，復教他人使不行殺；自不與不取，復教他人使不竊盜；己不婬妬，復教他人不犯他妻；己不妄言、綺語、惡口、兩舌鬪亂彼此、嫉妬、恚、癡，己意專正，恒行正見，亦使他人習其正見。是謂，大王！由此因緣，轉輪聖王應起偷婆。』

「王問天曰：『復以何因緣漏盡阿羅漢應起偷婆？』天報王曰：『漏盡阿羅漢比丘欲愛已盡，瞋恚、愚癡已除，已度有至無為，是世間良祐福田，由此因緣，漏盡阿羅漢應起偷婆。』

「王復問曰：『以何因緣辟支佛應起偷婆？』天報王曰：『辟支佛者無師自覺，出世甚難，得現法報，脫於惡趣，令人生天上，由此因緣，辟支佛應起偷婆。』

「王復問曰：『以何因緣如來應起偷婆？』天報王曰：『如來十力具足，此十力者非聲聞、辟支佛所能及逮，轉輪聖王所不能及，世間群萌所不能及也。如來四無所畏在大眾中，能師子吼轉於梵輪。如來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與作覆蔭，盲者作眼目，與諸疾病作大醫王，天及世人、魔、若魔天，靡不宗奉，可敬可貴，迴於惡趣令至善處。是謂，大王！由此因緣，如來應起偷婆。是謂，大王！由此因緣本末，四種之人應起偷婆。』爾時，音響王語彼天曰：『善哉！善哉！神天！我今受汝教，令供養此舍利，當如供養辟支佛。』

「爾時，音響王告諸人曰：『汝等各輿須菩提辟支佛舍利往王國界。』群臣聞王教已，臥著金床，輿詣國界。是時，音響王即勅使作鐵槲，盛滿香油，沐浴辟支佛身，以劫波育衣纏裹其身，復以雜綵好衣，而覆其上，安處鐵槲中，復以鐵蓋而蓋其上，處處安釘，極令牢固，以百張白疊而覆其上，取種種好香以辟支佛身而著其中，七日七夜香華供養；過七日後，蛇

旬辟支佛舍利，復供養七日作倡伎樂，於四衢道頭起一偷婆，後以香華、繒綵、幡蓋，作倡伎樂而供養之。

「比丘當知，其有眾生恭敬供養辟支佛舍利者，命終之後即生三十三天上，其有眾生思惟無常之想，迴三惡趣，生天人中。諸比丘！汝等莫作斯觀。爾時音響王者，豈異人乎？則我身是。其思惟無常想者，多所饒益。我今觀此義已，告諸比丘，當思惟無常想，廣布無常想。以思惟無常之想，便欲愛、色愛、無色愛盡斷，無明、憍慢永無遺餘，猶如以火焚燒草木、高好講堂窓牖門間。比丘！思惟無常想亦復如是，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永無遺餘。是故，比丘！當盡心意，無令違失。」當說斯法時，於彼座上六十餘比丘漏盡意解。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三寶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受胎。云何為三？於是，比丘！母有欲意，父母共集一處，與共止宿，然復外識未應來趣，便不成胎。若復欲識來趣，父母不集，則非成胎。若復母人無欲，父母共集一處，爾時父欲意盛，母不大慍懃，則非成胎。若復父母集在一處，母欲熾盛，父不大慍懃，則非成胎。

「若復父母集在一處，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不成胎。若復父母集在一處，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若復有時父母集在一處，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

「若復有時父母集在一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若有時父母集在一處，母相有子，父相無子，則不成胎。若復有時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胎。

「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若復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遠行不在，則不成胎。若復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父身遇重患，時識神來趣，則非成胎。若復有時父母應集一處，識神來趣，然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若復有時父母應集一處，識神來趣，然復父母身俱得疾病，則非成胎。

「若復，比丘！父母集在一處，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復父母俱相有兒，此則成胎。是謂有此三因緣而來受胎。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三因緣。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放牛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因緣之法，善思念之，修習其行。」

諸比丘白佛言：「唯然，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因緣之法？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憂、悲、苦、惱、不可稱計。如是成此五陰之身。

「彼云何名為無明？所謂不知苦，不知習，不知盡，不知道，此名為無明。

「彼云何名為行？所謂行者有三種。云何為三？所謂身行、口行、意行，是謂為行。

「彼云何名為識？所謂六識身是也。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舌、身、意識，是謂為識。

「云何名為名？所謂名者，痛、想、念、更樂、思惟，是為名。彼云何為色？所謂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是謂名為色。色異、名異、故曰名色。

「彼云何六入？內六入。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舌、身、意入，是謂六入。

「彼云何名為更樂？所謂六更樂身。云何為六？所謂眼、耳、鼻、舌、身、意更樂，是謂名為更樂。

「彼云何為痛？所謂三痛。云何為三？所謂樂痛、苦痛、不苦不樂痛，是謂名為痛。

「彼云何名為愛？所謂三愛身是也。欲愛、有愛、無有愛。

「云何為受？所謂四受是。云何為四？所謂欲受、見受、戒受、我受，是謂四受。

「彼云何為有？所謂三有。云何為三？欲有、色有、無色有，是名為有。

「彼云何為生？所謂生者，等具出家，受諸有，得五陰，受諸入，是謂為生。

「彼云何為老？所謂彼彼眾生，於此身分，齒落髮白，氣力劣竭，諸根純熟，壽命日衰，無復本識，是謂為老。

「云何為死？所謂彼彼眾生，展轉受形，身體無燼，無常變易，五親分張，捨五陰身，命根斷壞，是謂為死。比丘當知，故名為老、病、死。此名為因緣之法，廣分別其義。諸佛如來所應施行起大慈哀，吾今已辦。當念在樹下露坐，若在塚間，當念坐禪，勿懷恐難。今不精勤，後悔無益。」

爾時，阿難白世尊言：「如來與諸比丘說甚深緣本，然我觀察無甚深之義。」

世尊告曰：「止！止！阿難！勿興此意。所以然者，十二因緣者極為甚深，非是常人所能明曉。我昔未覺此因緣法時，流浪生死，無有出期。又復，阿難！不但今日汝言因緣不甚深，昔日已來言不甚深也。所以然者，乃昔過去世時，有須焰阿須倫王竊生此念，欲捉日月，出大海水，化身極大，海水齊腰。

「爾時，彼阿須倫王有兒名拘那羅，自白其父：『我今欲於海水沐浴。』須焰阿須倫報曰：『莫樂海水中浴。所以然者，海水極深且廣，終不堪任海水中浴。』時，拘那羅白言：『我今觀水齊大王腰，何以故復言甚深？』是時，阿須倫王即取兒著大海水中。爾時，阿須倫兒足不至水底，極懷恐怖。爾時，須焰告其子曰：『我先勅汝，海水甚深，汝言無苦。唯我能在大海水洗浴，非汝所能欲洗。』

「爾時須焰阿須倫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須焰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阿須倫兒，即汝身是也。爾時海水甚深，汝言無苦；今復言十二因緣甚深之法，汝復言無是甚深。其有眾生不解十二緣法，流轉生死，無有出期，皆悉迷惑，不識行本，於今世至後世，從後世至今世，永在五惱之中，求出甚難。我初成佛道，思惟十二因緣，降伏魔官屬，以除無明而得慧明，諸闇永除，無塵垢，又我，阿難！三轉十二說此緣本時，即成覺道。以此方便，知十二緣法極為甚深，非常人所能宣暢。如是，阿難！當念甚深，奉持此十二因緣之法，當念作是學。」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苦樂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眾生。何等為四？所謂搏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食、識食，是謂四食。

「彼云何名為搏食？彼搏食者，如今人中所食，諸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名為搏食。

「云何名更樂食？所謂更樂食者，衣裳、繖蓋、雜香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體所更樂者，是謂名為更樂之食。

「彼云何名為念食？諸意中所念想、所思惟者，或以口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名為念食。

「彼云何為識食？所念識者，意之所知，梵天為首，乃至

有想、無想天，以識為食，是謂名為識食。

「是謂，比丘！有此四食，眾生之類以此四食，流轉生死，從今世至後世。是故，諸比丘！當共捨離此四食。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象跡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若有無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所攝，來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攝受一切眾善法故。諸賢！猶如諸畜之跡，象跡為第一。所以者何？彼象跡者最廣大故。如是，諸賢！無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所攝，來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云何為四？謂苦聖諦，苦習、苦滅、苦滅道聖諦。諸賢！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

「諸賢！云何五盛陰？謂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諸賢！云何色盛陰？謂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諸賢！云何四大？謂地界，水、火、風界。諸賢！云何地界？諸賢！謂地界有二，有內地界，有外地界。諸賢！云何內地界？謂內身中在，內所攝堅，堅性住，內之所受。此為云何？謂髮、毛、爪、齒、羸細皮膚、肌肉、筋、骨、心、腎、肝、肺、脾、腸、胃、糞，如是比此身中餘在，內所攝，堅性住，內之所受，諸賢！是謂內地界。諸賢！外地界者，謂大是，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時水災，是時滅外地界。

「諸賢！此外地界極大，極淨，極不憎惡，是無常法、盡法、衰法、變易之法，況復此身暫住，為愛所受？謂不多聞愚癡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聞聖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罵詈、捶打、瞋恚責數者，彼作是念：『我生此苦，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苦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他人來語柔辭軟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樂，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樂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若幼少、中年、長老來行不可事，或以拳擯，或以石擲，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麤質，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長養，常衣被覆，坐臥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法，是滅盡法，離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擯、石擲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我受此身，應致拳擯、石擲及刀杖加，但當精勤學世尊法。』

「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身。若汝為賊以利刀鋸節節解身時，或心變易，或惡語言者，汝則衰退。汝當作是念：「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變易，不惡語言，當為彼節節解我身者起哀愍心，為彼人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諸賢！彼比丘若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者，諸賢！彼比丘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

眾，不住善相應捨。諸賢！猶如初迎新婦，見其姑嫜，若見夫主，則慙愧羞厭。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彼因慙愧羞厭故，便住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無餘。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

「諸賢！云何水界？諸賢！謂水界有二，有內水界，有外水界。諸賢！云何內水界？謂內身中在，內所攝水，水性潤，內之所受。此為云何？謂腦、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如是比此身中餘在，內所攝水，水性潤，內之所受，諸賢！是謂內水界。諸賢！外水界者，謂大是，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時火災，是時滅外水界。

「諸賢！此外水界極大，極淨，極不憎惡，是無常法、盡法、衰法、變易之法，況復此身暫住，為愛所受？謂不多聞愚癡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聞聖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罵詈、捶打、瞋恚責數者，便作是念：『我生此苦，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苦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他人來語柔辭軟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樂，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樂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若幼少、中年、長老來行不可事，或以拳擯，或以石擲，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羸質，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長養，常衣被覆，坐臥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法，是滅盡法，離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擯、石擲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

不癡，安定一心，我受此身應致拳擲、石擲及刀杖加，但當精勤學世尊法。』

「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身。若汝為賊以利刀鋸節節解身時，或心變易，或惡語言者，汝則衰退。汝當作是念：「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變易，不惡語言，當為彼節節解我身者起哀愍心，為彼人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諸賢！彼比丘若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者，諸賢！彼比丘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諸賢！猶如初迎新婦，見其姑嫜，若見夫主，則慙愧羞厭。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彼因慙愧羞厭故，便住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無餘。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

「諸賢！云何火界？諸賢！謂火界有二，有內火界，有外火界。諸賢！云何內火界？謂內身中在，內所攝火，火性熱，內之所受。此為云何？謂暖身、熱身、煩悶、溫壯、消化飲食，如是比此身中餘在，內所攝火，火性熱，內之所受，諸賢！是謂內火界。諸賢！外火界者，謂大是，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時外火界起，起已燒村邑、城郭、山林、曠野，燒彼已，或至道、至水，無受而滅。諸賢！外火界滅後，人民求火，或鑽木截竹，或以珠燧。

「諸賢！此外火界極大，極淨，極不憎惡，是無常法、盡法、衰法、變易之法，況復此身暫住，為愛所受？謂不多聞愚癡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聞聖弟子不

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罵詈、捶打、瞋恚責數者，便作是念：『我生此苦，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苦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他人來語柔辭軟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樂，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樂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若幼少、中年、長老來行不可事，或以拳擣，或以石擲，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羸質，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長養，常衣被覆，坐臥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法，是滅盡法，離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擣、石擲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我受此身應致拳擣、石擲及刀杖加，但當精勤學世尊法。』

「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身。若汝為賊以利刀鋸節節解身時，或心變易，或惡語言者，汝則衰退。汝當作是念：「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變易，不惡語言，當為彼節節解我身者起哀愍心，為彼人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諸賢！彼比丘若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者，諸賢！彼比丘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諸賢！猶如初迎新婦，見其姑嫜，若見夫主，則慙愧羞厭。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彼

因慙愧羞厭故，便住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無餘。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

「諸賢！云何風界？諸賢！謂風界有二，有內風界，有外風界。諸賢！云何內風界？謂內身中在，內所攝風，風性動，內之所受。此為云何？謂上風、下風、腹風、行風、掣縮風、刀風、躋風、非道風、節節行風、息出風、息入風，如是比此身中餘在，內所攝風，風性動，內之所受，諸賢！是謂內風界。諸賢！外風界者，謂大是，淨是，不憎惡是。諸賢！有時外風界起，風界起時撥，屋拔樹，崩山，山巖撥已便止，纖毫不動。諸賢！外風界止後，人民求風，或以其扇，或以哆邏葉，或以衣求風。

「諸賢！此風界極大，極淨，極不憎惡，是無常法、盡法、衰法、變易之法，況復此身暫住，為愛所受？謂不多聞愚癡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多聞聖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彼云何作是念？若有他人罵詈、捶打、瞋恚責數者，便作是念：『我生此苦，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苦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他人來語柔辭軟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樂，從因緣生，非無因緣。云何為緣？緣樂更樂。』彼觀此更樂無常，觀覺、想、行、識無常，彼心緣界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動；彼於後時，若幼少、中年、長老來行不可事，或以拳擣，或以石擲，或刀杖加，彼作是念：『我受此身，色法羸質，四大之種，從父母生，飲食長養，常衣被覆，坐臥按摩，澡浴強忍，是破壞法，是滅盡法，離散之法，我因此身致拳擣、石擲及刀杖加。』由是之故，彼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安定一心，彼作是念：『我極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癡，

安定一心，我受此身應致拳擲、石擲及刀杖加，但當精勤學世尊法。』

「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身。若汝為賊以利刀鋸節節解身時，或心變易，或惡語言者，汝則衰退。汝當作是念：「若有賊來，以利刀鋸節節解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變易，不惡語言，當為彼節節解我身者起哀愍心，為彼人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

「諸賢！彼比丘若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者，諸賢！彼比丘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諸賢！猶如初迎新婦，見其姑嫜，若見夫主，則慙愧羞厭。諸賢！當知比丘亦復如是，應慙愧羞厭，我於利無利，於德無德，謂我因佛、法、眾，不住善相應捨，彼因慙愧羞厭故，便住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無餘。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

「諸賢！猶如因材木，因泥土，因水草，覆裹於空，便生屋名。諸賢！當知此身亦復如是，因筋骨，因皮膚，因肉血，纏裹於空，便生身名。諸賢！若內眼處壞者，外色便不為光明所照，則無有念，眼識不得生。諸賢！若內眼處不壞者，外色便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識得生。諸賢！內眼處及色，眼識知外色，是屬色陰。若有覺是覺陰，若有想是想陰，若有思是思陰，若有識是識陰，如是觀陰合會。

「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所以者何？諸賢！世尊說五盛陰從因緣生，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諸賢！若內耳、鼻、舌、身、意處壞者，外法便不為光明所照，則無有念，意識不得生。諸賢！若內意

處不壞者，外法便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意識得生。諸賢！內意處及法，意識知外色法，是屬色陰。若有覺是覺陰，若有想是想陰，若有思是思陰，若有識是識陰，如是觀陰合會。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所以者何？諸賢！世尊說五盛陰從因緣生，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彼厭此過去、未來、現在五盛陰，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

尊者舍梨子所說如是。彼諸比丘聞尊者舍梨子所說，歡喜奉行。

象跡喻經竟(三千八百六十七字)

中阿含經因品大因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劍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尊者阿難閑居獨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緣起甚奇，極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觀見至淺至淺。」於是，尊者阿難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閑居獨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緣起甚奇，極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觀見至淺至淺。』」

世尊告曰：「阿難！汝莫作是念，此緣起至淺至淺。所以者何？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阿難！於此緣起不知如真，不見如實，不覺不達故。念彼眾生如織機相鎖，如蘊蔓草，多有調亂，忽忽喧鬧，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往來不能出過生死。阿難！是故知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

「阿難！若有問者：『老死有緣耶？』當如是答：『老死有

緣。』若有問者：『老死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生也。』阿難！若有問者：『生有緣耶？』當如是答：『生亦有緣。』若有問者：『生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有也。』阿難！若有問者：『有有緣耶？』當如是答：『有亦有緣。』若有問者：『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受也。』阿難！若有問者：『受有緣耶？』當如是答：『受亦有緣。』若有問者：『受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於愛也。』阿難！是為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緣老死有愁感，啼哭、憂苦、懊惱皆緣老死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

「阿難！緣生有老死者，此說緣生有老死，當知所謂緣生有老死。阿難！若無生，魚、魚種，鳥、鳥種，蚊、蚊種，龍、龍種，神、神種，鬼、鬼種，天、天種，人、人種，阿難！彼彼眾生隨彼彼處，若無生，各各無生者，設使離生，當有老死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老死因、老死習、老死本、老死緣者，謂此生也。所以者何？緣生故則有老死。

「阿難！緣有有生者，此說緣有有生，當知所謂緣有有生。阿難！若無有，魚、魚種，鳥，鳥種，蚊、蚊種，龍、龍種，神、神種，鬼、鬼種，天、天種，人、人種。阿難！彼彼眾生隨彼彼處無有，各各無有者，設使離有，當有生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生因、生習、生本、生緣者，謂此有也。所以者何？緣有故則有生。

「阿難！緣受有有者，此說緣受有有，當知所謂緣受有有。阿難！若無受，各各無受者，設使離受，當復有有，施設有有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有因、有習、有本、有緣者，謂此受也。所以者何？緣受故則有有。」

「阿難！緣愛有受者，此說緣愛有受，當知所謂緣愛有受。阿難！若無愛，各各無愛者，設使離愛，當復有受立於受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受因、受習、受本、受緣者，謂此愛也。所以者何？緣愛故則有受。」

「阿難！是為緣愛有求，緣求有利，緣利有分，緣分有染欲，緣染欲有著，緣著有慳，緣慳有家，緣家有守。阿難！緣守故便有刀杖，鬪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阿難！若無守，各各無守者，設使離守，當有刀杖、鬪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刀杖、鬪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因是習、是本、是緣者，謂此守也。所以者何？緣守故則有刀杖、鬪諍、諛諂、欺誑、妄言、兩舌，起無量惡不善之法，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

「阿難！緣家有守者，此說緣家有守，當知所謂緣家有守。阿難！若無家，各各無家者，設使離家，當有守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守因、守習、守本、守緣者，謂此家也。所以者何？緣家故則有守。」

「阿難！緣慳有家者，此說緣慳有家，當知所謂緣慳有家。阿難！若無慳，各各無慳者，設使離慳，當有家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家因、家習、家本、家緣者，謂此慳也。所以者何？緣慳故則有家。」

「阿難！緣著有慳者，此說緣著有慳，當知所謂緣著有慳。阿難！若無著，各各無著者，設使離著，當有慳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慳因、慳習、慳本、慳緣者，謂此著有。所以者何？緣著有故則有慳。」

「阿難！緣欲有著者，此說緣欲有著，當知所謂緣欲有著。阿難！若無欲，各各無欲者，設使離欲，當有著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著因、著習、著本、著緣者，謂此欲有。所以者何？緣欲有故則有著。」

「阿難！緣分有染欲者，此說緣分有染欲，當知所謂緣分有染欲。阿難！若無分，各各無分者，設使離分，當有染欲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染欲因、染欲習、染欲本、染欲緣者，謂此分有。所以者何？緣分有故則有染欲。」

「阿難！緣利有分者，此說緣利有分，當知所謂緣利有分。阿難！若無利，各各無利者，設使離利，當有分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分因、分習、分本、分緣者，謂此利有。所以者何？緣利有故則有分。」

「阿難！緣求有利者，此說緣求有利，當知所謂緣求有利。阿難！若無求，各各無求者，設使離求，當有利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利因、利習、利本、利緣者，謂此求有。所以者何？緣求有故則有利。」

「阿難！緣愛有求者，此說緣愛有求，當知所謂緣愛有求。阿難！若無愛，各各無愛者，設使離愛，當有求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求因、求習、求本、求緣者，謂此愛也。所以者何？緣愛故則有求。」

「阿難！欲愛及有愛，此二法因覺、緣覺致來。阿難！若有問者：『覺有緣耶？』當如是答：『覺亦有緣。』若有問者：『覺有何緣？』當如是答：『緣更樂也。』當知所謂緣更樂有覺。阿難！若無有眼更樂，各各無眼更樂者，設使離眼更樂，當有緣眼更樂生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耶？」

答曰：「無也。」

「阿難！若無耳、鼻、舌、身、意更樂，各各無意更樂者。設使離意更樂，當有緣意更樂生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覺因、覺習、覺本、覺緣者，謂此更樂也。所以者何？緣更樂故則有覺。」

「阿難！若有問者：『更樂有緣耶？』當如是答：『更樂有緣。』若有問者：『更樂有何緣？』當如是答：『緣名色也。』當知所謂緣名色有更樂。阿難！所行、所緣有名身，離此行、離此緣有有對更樂耶？」

答曰：「無也。」

「阿難！所行、所緣有色身，離此行、離此緣有增語更樂耶？」

答曰：「無也。」

「設使離名身及色身，當有更樂施設更樂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更樂因、更樂習、更樂本、更樂緣者，

謂此名色也。所以者何？緣名色故則有更樂。

「阿難！若有問者：『名色有緣耶？』當如是答：『名色有緣。』若有問者：『名色有何緣？』當如是答：『緣識也。』當知所謂緣識有名色。阿難！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成此身耶？」

答曰：「無也。」

「阿難！若識入胎即出者，名色會精耶？」

答曰：「不會。」

「阿難！若幼童男童女、識初斷壞不有者，名色轉增長耶？」

答曰：「不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名色緣者，謂此識也。所以者何？緣識故則有名色。」

「阿難！若有問者：『識有緣耶？』當如是答：『識亦有緣。』若有問者：『識有何緣？』當如是答：『緣名色也。』當知所謂緣名色有識。阿難！若識不得名色，若識不立、不倚名色者，識寧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苦耶？」

答曰：「無也。」

「阿難！是故當知是識因、識習、識本、識緣者，謂此名色也。所以者何？緣名色故則有識。阿難！是為緣名色有識，緣識亦有名色，由是增語，增語說傳，傳說可施設有，謂識、名色共俱也。阿難！云何有一見有神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見覺是神，或復有一不見覺是神，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或復有一不見覺是神，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阿難！若有一見覺是神者，應當

問彼：『汝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汝此三覺為見何覺？是神耶？』阿難！當復語彼：『若有覺樂覺者，彼於爾時二覺滅：苦覺、不苦不樂覺，彼於爾時唯覺樂覺。樂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若樂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神滅耶？』阿難！若復有一覺苦覺者，彼於爾時二覺滅：樂覺、不苦不樂覺，彼於爾時唯覺苦覺。苦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若苦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神滅耶？阿難！若復有一覺不苦不樂覺者，彼於爾時二覺滅：樂覺、苦覺，彼於爾時唯覺不苦不樂覺。不苦不樂覺者，是無常法、苦法、滅法。若不苦不樂覺已滅，彼不作是念，非為神滅耶？阿難！彼如是無常法但離苦樂，當復見覺是神耶？」

答曰：「不也。」

「阿難！是故彼如是無常法但離苦樂，不應復見覺是神也。阿難！若復有一不見覺是神，然神能覺，見神法能覺者，應當語彼：『汝若無覺者，覺不可得，不應說是我所有。』阿難！彼當復如是見覺不是神，然神能覺，見神法能覺耶？」

答曰：「不也。」

「阿難！是故彼不應如是見覺非神，神能覺，見神法能覺。阿難！若復有一不見覺是神，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者，應當語彼：『汝若無覺都不可得，神離覺者，不應神清淨。』阿難！彼當復見覺非神，亦不見神能覺、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耶？」

答曰：「不也。」

「阿難！是故彼不應如是見覺非神，亦不見神能覺、神法能覺，但見神無所覺，是謂有一見有神也。阿難！云何有一不見有神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

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不見覺是神，亦不見神能覺，然神法能覺，亦不見神無所覺。彼如是不見已，則不受此世間，彼不受已，則不疲勞，不疲勞已，便般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謂增語，增語說傳，傳說可施設有，知是者，則無所受。阿難！若比丘如是正解脫者，此不復有見如來終，見如來不終，見如來終、不終，見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是謂有一不見有神也。阿難！云何有一有神施設而施設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或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

「阿難！若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少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少色是神見著而著。

「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

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無量色是神見著而著。

「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少無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少無色是神見著而著。

「阿難！若復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今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如是說、亦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無色時，亦如是如是思，彼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無量無色是神見著而著，是謂有一有神施設而施設也。

「阿難！云何有一無神施設而施設耶？」

尊者阿難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今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難！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尊者阿難受教而聽。

佛言：「阿難！或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亦非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阿難！若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少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少色是神不見著而著。

「阿難！若復有一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無

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無量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無量色是神不見著而著。

「阿難！若復有一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少無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少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少無色是神不見著而著。

「阿難！若復有一非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者，彼非今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身壞命終，亦不如是說、亦不如是見，有神若離無量無色時，亦不如是如是思，亦不作如是念。阿難！如是有一非無量無色是神施設而施設，如是有一非無量無色是神不見著而著。阿難！是謂有一無神施設而施設也。

「復次，阿難！有七識住及二處。云何七識住？有色眾生若干身、若干想，謂人及欲天，是謂第一識住。復次，阿難！有色眾生若干身、一想，謂梵天初生不夭壽，是謂第二識住。復次，阿難！有色眾生一身、若干想，謂晃昱天，是謂第三識住。復次，阿難！有色眾生一身、一想，謂遍淨天，是謂第四識住。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空處成就遊，謂無量空處天，是謂第五識住。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無量識處天，是謂第六識住。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謂無所有處天，是謂第七識住。

「阿難！云何有二處，有色眾生無想無覺，謂無想天，是謂第一處。復次，阿難！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

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謂非有想非無想處天，是謂第二處。

「阿難！第一識住者，有色眾生若干身、若干想，謂人及欲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二識住者，有色眾生若干身、一想，謂梵天初生不夭壽。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三識住者，有色眾生一身、若干想，謂晃昱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四識住者，有色眾生一身、一想，謂遍淨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五識住者，無色眾生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空處成就遊，謂無量空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六識住者，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無量識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七識住者，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謂無所有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識住、知識住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識住，計著住彼識住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一處者，有色眾生無想無覺，謂無想天。若有比丘知彼處、知彼處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處，計著住彼處耶？」

答曰：「不也。」

「阿難！第二處者，無色眾生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謂非有想非無想處天。若有比丘知彼處、知彼處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樂彼處，計著住彼處耶？」

答曰：「不也。」

「阿難！若有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染著，得解脫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慧解脫。」

「復次，阿難！有八解脫。云何為八？色觀色，是謂第一解脫。復次，內無色想外觀色，是謂第二解脫。復次，淨解脫身作證成就遊，是謂第三解脫。復次，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無量空處成就遊，是謂第四解脫。復次，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無量識處成就遊，是謂第五解脫。復次，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是謂第六解脫。復次，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是謂第七解脫。復次，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知滅解脫身作證成就遊，及慧觀諸漏盡知，是謂第八解脫。阿難！若有比丘彼七識住及二處知如真，心不

染著，得解脫，及此八解脫，順逆身作證成就遊，亦慧觀諸漏盡者，是謂比丘阿羅訶，名俱解脫。」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因經竟(五千四百七十二字)

中阿含經林品諸法本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異學來問汝等：『一切諸法以何為本？』汝等應當如是答彼：『一切諸法以欲為本。』彼若復問：『以何為和？』當如是答：『以更樂為和。』彼若復問：『以何為來？』當如是答：『以覺為來。』彼若復問：『以何為有？』當如是答：『以思想為有。』彼若復問：『以何為上主？』當如是答：『以念為上主。』彼若復問：『以何為前？』當如是答：『以定為前。』彼若復問：『以何為上？』當如是答：『以慧為上。』彼若復問：『以何為真？』當如是答：『以解脫為真。』彼若復問：『以何為訖？』當如是答：『以涅槃為訖。』是為，比丘！欲為諸法本，更樂為諸法和，覺為諸法來，思想為諸法有，念為諸法上主，定為諸法前，慧為諸法上，解脫為諸法真，涅槃為諸法訖。是故比丘當如是學。

「習出家學道心，習無常想，習無常苦想，習苦無我想，習不淨想，習惡食想，習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習死想。知世間好惡，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有，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滅、味、患、出要如真，習如是想心。若比丘得習出家學道心者，得習無常想，得習無常苦想，得習苦無我想，得習不淨想，得習惡食想，得習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得習死想。知世間好惡，

得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有，得習如是想心。知世間習、滅、味、患、出要如真，得習如是想心者，是謂比丘斷愛除結，正知正觀諸法已，便得苦邊。」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諸法本經竟(四百五十七字)

中阿含經林品優陀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優陀羅羅摩子，彼在眾中，數如是說：『於此生中，觀此覺此，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優陀羅羅摩子無一切知自稱一切知，實無所覺自稱有覺。優陀羅羅摩子如是見、如是說，有者，是病、是癰、是刺；設無想者，是愚癡也；若有所覺，是止息、是最妙，謂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彼自樂身，自受於身，自著身已，修習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身壞命終，生非有想非無想天中，彼壽盡已，復來此間，生於狸中。此比丘正說者，於此生中，觀此覺此，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

「云何比丘正觀耶？比丘者，知六更觸，知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以慧知如真，是謂比丘正觀也。云何比丘覺，比丘者，知三覺，知習、知滅、知味、知患、知出要，以慧知如真，是謂比丘覺。云何比丘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比丘者，知有愛滅，拔其根本，至竟不復生，是謂比丘不知癰本，然後具知癰本。癰者，謂此身也。色羶四大，從父母生，飲食長養，衣被按摩，澡浴強忍，是無常法、壞法、散法，是謂癰也。癰本者，謂三愛也。欲愛、色愛、無色愛，是謂癰本。」

癰一切漏者，謂六更觸處也。眼漏視色，耳漏聞聲，鼻漏嗅香，舌漏嘗味，身漏覺觸，意漏知諸法，是謂癰一切漏。

「比丘！我已為汝說癰、說癰本，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等亦當復自作，至無事處、山林樹下、空安靜處，燕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優陀羅經竟(五百一十四字)

中阿含經林品蜜丸喻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鞞瘦，在迦維羅衛。

爾時，世尊過夜平旦，著衣持鉢，為乞食故，入迦維羅衛。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往詣竹林釋迦寺中，入彼大林，至一樹下敷尼師壇，結加趺坐。

於是，執杖釋拄杖而行，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拄杖立佛前，問世尊曰：「沙門瞿曇！以何為宗本？說何等法？」

世尊答曰：「釋！若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使不鬪諍，修習離欲清淨梵志，捨離諂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無想，是我宗本；說亦如是。」

於是，執杖釋聞佛所說，不是不非，執杖釋奮頭而去。

於是，世尊執杖釋去後不久，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平旦著衣持鉢，為乞食故，入迦維羅衛。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壇著於肩上，往詣竹林釋迦寺中，入彼大林，至一樹下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於是，執杖釋拄杖而行，中後彷徨，來詣

我所，共相問訊，拄杖立我前，問我曰：『沙門瞿曇！以何為宗本？說何等法？』我答曰：『釋！若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使不鬪諍，修習離欲清淨梵志，捨離諂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無想，是我宗本；說亦如是。』彼執杖釋聞我所說，不是不非，執杖釋奮頭而去。」

於是，有一比丘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云何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使不鬪諍？云何修習離欲，得清淨梵志？云何捨離諂曲，除悔，不著有、非有，亦無想耶？」

世尊告曰：「比丘！若人所因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及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

佛說如是，即從坐起，入室燕坐。

於是，諸比丘便作是念：「諸賢！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若人所因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及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彼復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彼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諸賢！共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請說此義；若尊者大迦旃延為分別者，我等當善受持。」

於是，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尊者大迦旃延！當知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比丘！若人所因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

及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我等便作是念：『諸賢！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我等復作是念：『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爾時，尊者大迦旃延告曰：「諸賢！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諸賢！猶如有人欲得求實，為求實故，持斧入林，彼見大樹成根、莖、節、枝、葉、華、實，彼人不觸根、莖、節、實，但觸枝、葉。諸賢所說亦復如是，世尊現在，捨來就我而問此義。所以者何？諸賢！當知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諸賢等當善受持。」

時，諸比丘白曰：「唯然。尊者大迦旃延！世尊是眼、是智、是義、是法、法主、法將，說真諦義，現一切義由彼世尊，我等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世尊！此云何？此何義？』如世尊說者，我等當善受持。然，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及諸智梵行人，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

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諸賢等共聽我所說。諸賢！緣眼及色，生眼識，三事共會，便有更觸，緣更觸便有所覺，若所覺便想，若所想便思，若所思便念，若所念便分別。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此中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

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如是耳、鼻、舌、身緣意及法，生意識，三事共會，便有更觸，緣更觸便有所覺，若所覺便想，若所想便思，若所思便念，若所念便分別。比丘者因是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此中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

「諸賢！比丘者，除眼、除色、除眼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是處不然。若不施設更觸，有覺施設覺者，是處不然。若不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者，是處不然。如是耳、鼻、舌、身，除意、除法、除意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是處不然。若不施設更觸，有覺施設覺者，是處不然。若不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者，是處不然。

「諸賢！比丘者，因眼、因色、因眼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必有此處。因施設更觸，有覺施設覺者，必有此處。因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者，必有此處。如是耳、鼻、舌、身，因意、因法、因意識，有更觸施設更觸者，必有此處。因施設更觸，有覺施設覺者，必有此處。因施設覺，有施設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者，必有此處。諸賢！謂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燕坐。『比丘！若人所因念，出家學道，思想修習，及過去、未來、今現在法，不愛、不樂、不著、不住，是說苦邊。欲使、恚使、有使、慢使、無明使、見使、疑使、鬪諍、憎嫉、諛諂、欺誑、妄言、兩舌及無量惡不善之法，是說苦邊。』此世尊略說不廣分別義，我以此句、以此文廣說如是。諸賢！可往向佛具陳，若如世尊所說義者，諸賢等便可受持。」

於是，諸比丘聞尊者大迦旃延所說，善受持誦，即從坐起，

遶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向世尊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即從坐起，入室宴坐；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

世尊聞已，歎曰：「善哉！善哉！我弟子中有眼、有智、有法、有義。所以者何？謂師為弟子略說此義，不廣分別，彼弟子以此句、以此文而廣說之。如迦旃延比丘所說，汝等應當如是受持。所以者何？以說觀義，應如是也。比丘！猶如有人因行無事處、山林樹間，忽得蜜丸，隨彼所食而得其味，如是族姓子於我此正法、律，隨彼所觀而得其味，觀眼得味，觀耳、鼻、舌、身，觀意得味。」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此法名何等？我當云何奉持？」

世尊告曰：「阿難！此法名為蜜丸喻，汝當受持。」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受此蜜丸喻法，當諷誦讀。所以者何？比丘！此蜜丸喻有法有義，梵行之本，趣通趣覺，趣於涅槃。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當善受持此蜜丸喻。」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蜜丸喻經竟(二千二百七十二字)

中阿含經梵志品阿伽羅訶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阿伽羅訶那梵志中後彷徨，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乃敢陳？」

世尊告曰：「恣汝所問。」

梵志即便問曰：「瞿曇！梵志經典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志經典依於人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人依稻麥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稻麥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稻麥依地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地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地依水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水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水依風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風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風依空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空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空無所依，但因日月，故有虛空。」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日月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日月依於四王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四王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四王天依三十三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三十三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三十三天依[火*僉]摩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火*僉]摩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火*僉]摩天依兜瑟哆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兜瑟哆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兜瑟哆天依化樂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化樂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化樂天依他化樂天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他化樂天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他化樂天依梵世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梵世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梵世依於大梵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大梵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大梵依於忍辱溫良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忍辱溫良何所依住？」

世尊答曰：「忍辱溫良依涅槃住。」

梵志即復問曰：「瞿曇！涅槃何所依住？」

世尊告曰：「梵志意欲依無窮事，汝今從我受問無邊，然涅槃者無所依住，但涅槃滅訖，涅槃為最。梵志！以此義故，從我行梵行。」

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阿伽羅訶那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阿伽羅訶那經第八竟(六百三十四字)

中阿含經大品[口*荼]帝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口*荼]帝比丘雞和哆子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諸比丘聞已，往至[口*荼]帝比丘所，問曰：「[口*荼]帝！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耶？』』」

[口*荼]帝比丘答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

時，諸比丘訶[口*茶]帝比丘曰：「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口*茶]帝比丘！今此識，因緣故起，世尊無量方便說識因緣故起，有緣則生，無緣則滅。[口*茶]帝比丘！汝可速捨此惡見也。」

[口*茶]帝比丘為諸比丘所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

眾多比丘不能令[口*茶]帝比丘捨此惡見，從坐起去，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口*茶]帝比丘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世尊！我等聞已，往詣[口*茶]帝比丘所，問曰：『[口*茶]帝！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也。』』』[口*茶]帝比丘答我等曰：『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世尊！我等訶曰：『[口*茶]帝比丘！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口*茶]帝比丘！今此識，因緣故起，世尊無量方便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口*茶]帝比丘！汝可速捨此惡見也。』我等訶已，如此惡見其強力執，而一向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令[口*茶]帝比丘捨此惡見，從坐起去。」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口*茶]帝比丘所，作如是語：『世尊呼汝！』」

於是，一比丘受世尊教，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至[口*茶]帝比丘所，即語彼曰：「世尊呼汝！」[口*茶]帝比丘即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汝實如是說：『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也。』』」

[口*茶]帝比丘答曰：「世尊！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

識，往生不更異也。』」

世尊問曰：「何者識耶？」

[口*荼]帝比丘答曰：「世尊！謂此識說、覺、作、教作、起、等起，謂彼作善惡業而受報也。」

世尊呵曰：「[口*荼]帝！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汝愚癡人！聞諸比丘共訶汝時，應如法答：『我今當問諸比丘也。』」

於是，世尊問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耶？』」

時，諸比丘答曰：「不也。」

世尊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

諸比丘答曰：「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識因緣故起，世尊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我等知世尊如是說法。」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諸比丘！汝等知我如是說法。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識因緣故起，我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猶若如火，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木生火，說木火也。緣草糞聚火，說草糞聚火。如是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緣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汝等知我如是說法。然此[口*荼]帝比丘愚癡之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誣謗於我，為自傷害，有犯有罪，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而得大罪。汝愚癡人！知有此惡不善處耶？」

於是，[口*荼]帝比丘為世尊面呵責已，內懷憂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伺。

於是，世尊面呵[口*茶]帝比丘已，告諸比丘：「我當為汝說法究竟，無煩無熱，恒有不變，諸智慧觀如是，諦聽，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真說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彼亦滅法，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已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已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彼亦滅法，已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無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無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彼亦滅法，無有疑惑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如是，慧見如真，所有疑惑彼滅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如是，慧見如真，所有疑惑彼滅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滅已，所有真彼亦滅法，如是慧見如真，所有疑惑彼滅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真說已無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真說已無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如來已滅，所有真彼亦滅法，已無疑惑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謂我此見如是清淨，著彼、惜彼、守彼，不欲令捨者，汝等知我長夜說棧喻法，知己所塞流開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謂我此見如是清淨，不著彼、不惜彼、不守彼，欲令捨者，汝等知我長夜說棧喻法，知己所塞流開耶？」

比丘答曰：「唯然。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有異學來問汝等：『賢者！汝等若有如是清淨見，彼何義、何為、何功德？』汝等云何答耶？」

比丘答曰：「世尊！若有異學來問我：『賢者！汝等若有如是清淨見，彼何義、何為、何功德？』者，我等當如是答：『諸賢！為厭義，為無欲義，為見知如真義故。』世尊！若異學來問我者，我等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異學來問汝，汝等應如是答。所以者何？此所說觀，一曰搏食麤細，二曰更樂，三曰意念，四曰識也。此四食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彼四食者，因愛、習愛，從愛而生，由愛有也。愛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愛者，因覺、習覺，從覺而生，由覺有也。覺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覺者，因更樂、習更樂，

從更樂生，由更樂有也。更樂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更樂者，因六處、習六處，從六處生，由六處有也。六處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六處者，因名色、習名色，從名色生，由名色有也。名色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名色者，因識習識，從識而生，由識有也。識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識者，因行、習行，從行而生，由行有也。行何因、何習？從何而生？由何有耶？行者，因無明、習無明，從無明生，由無明有也。

「是為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更樂，緣更樂有覺，緣覺有愛，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如是此等大苦陰生。緣生有老死，此說緣生有老死，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生有老死，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生有老死也。」

「緣有有生，此說緣有有生，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有有生，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有有生耶。」

「緣受有有，此說緣受有有，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受有有，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受有有也。」

「緣愛有受，此說緣愛有受，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愛有受，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愛有受也。」

「緣覺有愛，此說緣覺有愛，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覺有愛，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覺有愛也。」

「緣更樂有覺，此說緣更樂有覺，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更樂有覺，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更樂有覺也。」

「緣六處有更樂，此說緣六處有更樂，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六處有更樂，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六處有更樂也。」

「緣名色有六處，此說緣名色有六處，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名色有六處，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名色有六處也。」

「緣識有名色，此說緣識有名色，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識有名色，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識有名色也。」

「緣行有識，此說緣行有識，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行有識，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行有識也。」

「緣無明有行，此說緣無明有行，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緣無明有行，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緣無明有行也。是為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更樂，緣更樂有覺，緣覺有愛，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可得生，如是此淳大苦陰生。」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汝等如是說。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處，緣六處有更樂，緣更樂有覺，緣覺有愛，緣愛有受，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可得生，如是此淳大苦陰生。生滅則老死滅，此說生滅則老死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生滅則老死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生滅則老死滅也。」

「有滅則生滅，此說有滅則生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有滅則生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有滅則生滅也。」

「受滅則有滅也，此說受滅則有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受滅則有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受滅則有滅也。」

「愛滅則受滅，此說愛滅則受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愛滅則受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愛滅則受滅也。」

「覺滅則愛滅，此說覺滅則愛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覺滅則愛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覺滅則愛滅也。」

「更樂滅則覺滅，此說更樂滅則覺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更樂滅則覺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更樂滅則覺滅也。」

「六處滅則更樂滅，此說六處滅則更樂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六處滅則更樂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六處滅則更樂滅也。」

「名色滅則六處滅，此說名色滅則六處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名色滅則六處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名色滅則六處滅也。」

「識滅則名色滅，此說識滅則名色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識滅則名色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

何？識滅則名色滅也。」

「行滅則識滅，此說行滅則識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行滅則識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行滅則識滅也。」

「無明滅則行滅，此說無明滅則行滅，於汝等意云何？」

比丘答曰：「世尊！無明滅則行滅，我等意如是。所以者何？無明滅則行滅也。是為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覺滅，覺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可得滅，如是此淳大苦陰滅。」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比丘！汝等如是說。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覺滅，覺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可得滅，如是此淳大苦陰滅。」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於過去作是念：『我過去時有，我過去時無。云何過去時有？何由過去時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於未來作是念：『我未來當有，我未來當無。云何未來有？何由未來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於內有疑惑，此云何？此何等？此眾生從何所來？趣至何處？何因已有？何因當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故殺父母，害弟子阿羅訶，破壞聖眾，惡意向佛出如來血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故犯戒捨戒罷道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捨此更求外尊求福田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作沙門、梵志如是說：『諸尊！可知則知，可見則見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吉祥為清淨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為諸沙門、梵志，吉祥相應諸見雜苦雜之，雜煩熱雜懊惱，彼是真實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身生疹患，生甚重苦，乃至命欲斷，捨此更求外：『頗有彼沙門、梵志，持一句呪，二句、三句、四句、多句、百句，持此呪令脫我苦。』是謂求苦、習苦、得苦盡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受八有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如是知、如是見，汝等頗如是說：『我等恭敬沙門，敬重沙門，沙門瞿曇是我尊師耶？』」

比丘答曰：「不也。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若汝等自知、自見、自覺得最正覺，汝等隨所問答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我正御汝等，於畢竟無煩無熱，恒不變易法，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因此故我向者說，我為汝說法，畢竟不煩熱，恒不變易法，正智所知、正智所見、正智所覺。復次三事合會入於母胎，父母聚集一處、母滿精堪耐、香陰已至。此三事合會入於母胎，母胎或持九月十月便生，生已以血長養，血者於聖法中，謂是母乳也。彼於後時諸根轉大、根轉成就，食麤飯[麤-夫+少]蘇油塗身，彼眼見色，樂著好色、憎惡惡色，不立身念少心心解脫、慧解脫，不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不滅盡無餘，不敗壞無餘。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樂著好法、憎惡惡法，不立身念少心心解脫、慧解脫，不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不滅盡無餘，不敗壞無餘。彼如是隨憎不憎所受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樂彼覺求著受彼覺，彼樂彼覺求著受彼覺已，若樂覺者是為受，彼緣受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可得生，如是此淳大苦陰生。比丘！非為具足愛所繫相續，如[口*茶]帝比丘雞和哆子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具足愛所繫相續，如[口*茶]帝比丘雞和哆子也。若時如來出世，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眼見色，於好色而不樂著，於惡色而不憎惡，立身念無量心，心解脫、慧解脫，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滅盡無餘，敗壞無餘。

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著好法、不惡惡法，立身念無量心，心解脫、慧解脫，知如真，所生惡不善法，滅盡無餘，敗壞無餘。彼如是滅憎不憎所受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不樂彼覺，不求不著不受覺，彼不樂彼覺，不求不著不受覺已，若樂覺者彼便滅，樂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愁感啼哭憂苦懊惱可得滅，如是此淳大苦陰滅。」

「比丘！非為具足愛盡解脫耶？」

比丘答曰：「如是，世尊！具足愛盡解脫也。」

說是法時，此三千大千世界三反震動，動、盡動，戰、盡戰，震、盡震。是故此經稱愛盡解脫。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口*茶]帝經竟(四千六百九十一字)

雜阿含經（二八三至三〇三）

（二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結所繫法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則愛生；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如人種樹，初小軟弱，愛護令安，壅以糞土，隨時溉灌，冷暖調適，以是因緣，然後彼樹得增長大。如是，比丘！結所繫法味著將養，則生恩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生顧念，心不縛著，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

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猶如種樹，初小軟弱，不愛護，不令安隱，不壅糞土，不隨時溉灌，冷暖不適，不得增長；若復斷根、截枝，段段斬截，分分解析，風飄日炙，以火焚燒，燒以成糞，或颺以疾風，或投之流水。比丘！於意云何？非為彼樹斷截其根，乃至焚燒，令其磨滅，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於結所繫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生顧念，心不縛著，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所取法隨生味著、顧念、縛心，其心驅馳，追逐名色，名色緣六入處，六入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譬大樹根幹、枝條、柯葉、華果，下根深固，壅以糞土，溉灌以水，彼樹堅固，永世不朽。如是，比丘！於所取法隨生味著、顧念、心縛，其心驅馳，追逐名色，名色緣六入處，六入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厭觀，心不顧念，無所縛著，識則不驅馳、追逐名色，則名色滅，

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則純大苦聚滅，猶如種樹，不隨時愛護令其安隱，不壅糞土，不隨時溉灌，冷暖不適，不得增長；若復斷根、截枝，段段斬截，分分解析，風飄日炙，以火焚燒，燒以成糞，或颺以疾風，或投之流水。比丘！於意云何？非為彼樹斷截其根，乃至焚燒，令其磨滅，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耶？」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比丘！於所取法隨順無常觀，住生滅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生顧念，心不縛著，識不驅馳、追逐名色，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處滅，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生如是念：『世間難入，所謂若生、若老、若病、若死、若遷、若受生，然諸眾生，生、老、死上及所依不如實知。』」

「我作是念：『何法有故生有？何法緣故生有？』即正思惟，起無間等知，有有故生有，有緣故生有。

「復思惟：『何法有故有有？何法緣故有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知，取有故有有，取緣故有有。

「又作是念：『取復何緣、何法有故取有？何法緣故取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知，取法味著、顧念、心縛，愛欲增長；彼愛有故取有，愛故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諸比丘！於意云何？譬如緣膏油及炷，燈明得燒，數增油、炷，彼燈明得久住不？」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色取味著、顧念、愛縛，增長愛緣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我時復作是念：『何法無故無此老、病、死？何法滅故老、病、死滅？』即正思惟，起如實無間等，無生則無老、病、死，生滅故，則老、病、死滅。

「復作是念：『何法無故無生？何法滅故生滅？』即正思惟，起如實無間等，有無故生無，有滅故生滅。

「又復思惟：『何法無故有無？何法滅故有滅？』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觀，取無故有無，取滅故有滅。

「又作是念：『何法無故取無？何法滅故取滅？』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觀，所取法無常、生滅、離欲、滅盡、捨離，心不顧念，心不縛著，愛則滅，彼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諸比丘！於意云何？譬如油、炷然燈，若不增油治炷，非彼燈明未來不生、盡、磨滅耶？」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觀察無常、生滅、離欲、滅盡、捨離，心不顧念，心不縛著，愛則滅，愛滅則取滅，乃至純大

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八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如上廣說。差別者：「譬如載樵十束、二十束、三十束、四十束、五十束、百束、千束、百千束，積聚燒然，作大火聚，若復有人增其乾草樵薪，諸比丘！於意云何？此火相續長夜熾然不？」

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味著、顧念、心縛著，增其愛緣取，取緣有，乃至純大苦聚集。諸比丘！若彼火聚熾然，不增樵草。諸比丘！於意云何？彼火當滅不？」

答言：「如是，世尊！」

「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觀察無常、生滅、離欲、滅盡、捨離，心不顧念、縛著，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八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有。如

是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何法有故名色有？何法緣故名色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生，識有故名色有，識緣故有名色有。我作是思惟時，齊識而還不能過彼，謂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我時作是念：『何法無故則老死無？何法滅故老死滅？』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廣說。

「我復作是思惟：『何法無故行無？何法滅故行滅？』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無明無故行無，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處滅，六入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我時作是念：『我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道跡，古仙人從此跡去，我今隨去。』譬如有人遊於曠野，披荒覓路，忽遇故道古人行處，彼則隨行，漸漸前進，見故城邑、故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木清淨。彼作是念：『我今當往白王令知。』即往白王：『大王當知，我遊曠野，披荒求路，忽見故道古人行處，我即隨行；我隨行已，見故城邑、故王宮殿、園觀浴池、林流清淨，大王可往居止其中。』王即往彼，止住其中，豐樂安隱，人民熾盛。

「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跡，古仙人去處，我得隨去，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從彼道見老病死、老病死集、老病死

滅、老病死滅道跡，見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行集、行滅、行滅道跡。我於此法自知自覺，成等正覺，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餘外道沙門、婆羅門、在家、出家，彼諸四眾聞法正向、信樂，知法善，梵行增廣，多所饒益，開示顯發。」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摩訶拘絺羅在耆闍崛山。

爾時，尊者舍利弗晡時從禪覺，詣尊者摩訶拘絺羅，共相問訊慶慰已，於一面坐。語尊者摩訶拘絺羅：「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仁者且問，知者當答。」

尊者舍利弗問尊者摩訶拘絺羅：「云何？尊者摩訶拘絺羅，有老不？」

答言：「有。」

尊者舍利弗復問：「有死不？」

答言：「有。」

復問：「云何？老死自作耶？為他作耶？為自他作耶？為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答言：「尊者舍利弗！老死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亦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生緣故有老死。」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為自作、為他作、為自他作、為非自他無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

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名色緣識生。」

復問：「彼識為自作、為他作、為自他作、為非自非他無因作？」

答言：「尊者舍利弗！彼識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識緣名色生。」

尊者舍利弗復問：「尊者摩訶拘絺羅！先言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作、非非自他作無因作，然彼名色緣識生，而今復言名色緣識，此義云何？」

尊者摩訶拘絺羅答言：「今當說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尊者摩訶拘絺羅！世尊聲聞中，智慧明達，善調無畏，見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身作證者，謂尊者摩訶拘絺羅，乃有如是甚深義辯，種種難問，皆悉能答，如無價寶珠，世所頂戴，我今頂戴尊者摩訶拘絺羅亦復如是。我今於汝所，快得善利，諸餘梵行數詣其所，亦得善利，以彼尊者善說法故。我今以此尊者摩訶拘絺羅所說法故，當以三十種讚歎稱揚隨喜。」

尊者摩訶拘絺羅說：「老死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厭患、離欲、滅盡，是名法師；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向，是名法師；若比丘於老死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乃至識厭患、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法師。」

尊者摩訶拘絺羅語尊者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於世尊聲聞中，智慧明達，善調無畏，見甘露法，以甘露法具足身作

證者，謂尊者舍利弗，能作如是種種甚深正智之問，猶如世間無價寶珠，人皆頂戴，汝今如是，普為一切諸梵行者之所頂戴、恭敬、奉事。我於今日快得善利，得與尊者共論妙義。」

時，二正士更相隨喜，各還所住。

（二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四大身厭患、離欲、背捨而非識。所以者何？見四大身有增、有減、有取、有捨，而於心、意、識，愚癡無聞凡夫不能生厭、離欲、解脫。所以者何？彼長夜於此保惜繫我，若得、若取，言：『是我、我所、相在。』是故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彼生厭、離欲、背捨。愚癡無聞凡夫寧於四大身繫我、我所，不可於識繫我、我所。所以者何？四大色身或見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息或復小過。彼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變，異生、異滅。猶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異生、異滅。」

「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善思惟觀察，所謂樂觸緣生樂受，樂受覺時，如實知樂受覺；彼樂觸滅，樂觸因緣生受亦滅、止、清涼、息、沒。如樂受，苦觸、喜觸、憂觸、捨觸因緣生捨受，捨受覺時，如實知捨受覺；彼捨觸滅，彼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止、清涼、息、沒。彼如是思惟：『此受觸生、觸樂、觸縛，彼彼觸樂故，彼彼受樂，彼彼觸樂滅，彼彼受樂亦滅、止、清涼、息、沒。』如是，多聞聖弟子於色生厭，於受、想、行、識生厭，厭故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四大色身生厭、離欲、背捨，但非識。所以者何？四大色身現有增減、有取、有捨，若心、若意、若識，彼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識生厭、離欲、習捨，長夜保惜繫我，若得、若取，言：是我、我所、相在。是故愚癡無聞凡夫不能於彼生厭、離欲、習捨。

「愚癡無聞凡夫寧於四大色身繫我、我所，不可於識繫我、我所。所以者何？四大色身或見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息或復少過。彼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不停，種種轉變，異生、異滅。譬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種種變易，異生、異滅。

「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思惟觀察，所謂樂觸緣生樂受，樂受覺時，如實知樂受覺；彼樂觸滅，樂因緣生樂受亦滅、止、清涼、息、沒。如樂受，苦觸、喜觸、憂觸、捨觸因緣生捨受，捨受覺時，如實知捨受覺；彼捨觸滅，捨觸因緣生捨受亦滅、止、清涼、息、沒。譬如兩木相磨，和合生火；若兩木離散，火亦隨滅。如是諸受緣觸集，觸生觸集，若彼彼觸集故，彼彼受亦集；彼彼觸集滅故，彼彼受集亦滅、止、清涼、息、沒。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識解脫，於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解脫，我說彼於苦得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說內觸法，汝等為取不？」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稽首禮足，合掌白佛言：「世尊！所說內觸法，我已取也。」時，彼比丘於佛前如是如是自記說。如是如是世尊不悅。

爾時，尊者阿難在佛後執扇扇佛，佛告阿難：「如聖法、律內觸法，異於此比丘所說。」

阿難白佛：「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賢聖法、律內觸法，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阿難：「善哉！諦聽，當為汝說。此諸比丘取內觸法，應如是思惟：『若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生，此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觸？』作如是取時，當知此苦億波提因、億波提集、億波提生、億波提轉。

「復次，比丘內觸法，又億波提何因、何集、何生、何觸？彼取時當復知億波提愛因、愛集、愛生、愛觸。

「復次，比丘取內觸法，當復知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觸。如是取時當知世間所念諦正之色，於彼愛生而生、繫而繫、住而住。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世間所念諦正之色，作常想、恒想、安隱想、無病想、我想、我所想而見，則於此色愛增長；愛增長已，億波提增長，億波提增長已，苦增長；苦增長已，則不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我說彼不解脫苦。譬如路側清涼池水，香味具足，有人以毒著中，陽春之月，諸行路者風熱渴逼，競來欲飲。有人語言：『士夫！此是清涼，色香味具足，然中有毒，汝等勿飲。若當飲者，或令汝死，或近

死苦。而彼渴者不信而飲，雖得美味，須臾或死，或近死苦。』如是，沙門婆羅門見世間可念端政之色，作常見、恒見、安隱見、無病見、我、我所見，乃至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世間可念端政之色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彼愛則離，愛離故億波提離，億波提離故則苦離，苦離故則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離。譬如路側清涼池水，香味具足，有人以毒著中，陽春之月，諸行路者風熱渴逼，競來欲飲，有人語言：『此水有毒！汝等勿飲，若當飲者，或令汝死，或近死苦。』彼則念言：『此水有毒，若當飲者，或令我死，或近死苦，我且忍渴，食乾[𩚑-夫+少]飯，不取水飲。』如是，沙門、婆羅門於世間可念之色觀察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乃至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故，阿難！於此法如是見、如是聞、如是覺、如是知，於過去、未來亦如此道。如是觀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眾生所有眾苦，種種差別，此諸苦何因、何集、何生、何觸？思量取因、取集、取生、取觸。若彼取滅無餘，眾苦則滅，彼所乘苦滅道跡如實知，修行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取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取

何因、何集、何生、何觸？思量彼取愛因、愛集、愛生、愛觸。彼愛永滅無餘，取亦隨滅，彼所乘取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愛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則思量彼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愛受因、受集、受生、受觸。彼受永滅無餘，則愛滅，彼所乘愛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受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受觸因、觸集、觸生、觸緣。彼觸永滅無餘，則受滅，彼所乘觸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觸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當知彼觸六入處因、六入處集、六入處生、六入處觸。彼六入處欲滅無餘，則觸滅，彼所乘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六入處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六入處名色因、名色集、名色生、名色觸。名色永滅無餘，則六入處滅，彼所乘名色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名色滅。

「復次，比丘思量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名色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名色識因、識集、識生、識觸。彼識欲滅無餘，則名色滅，彼所乘識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識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識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識行因、行集、行生、行觸，

作諸福行，善識生，作諸不福不善行，不善識生；作無所有行，無所有識生，是為彼識行因、行集、行生、行觸。彼行欲滅無餘，則識滅，彼所乘行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行滅。

「復次，比丘思量觀察正盡苦，究竟苦邊。時，思量彼行何因、何集、何生、何觸？知彼行無明因、無明集、無明生、無明觸。彼福行無明緣，非福行亦無明緣，非福不福行亦無明緣。

「是故當知，彼行無明因、無明集、無明生、無明觸。彼無明永滅無餘，則行滅，彼所乘無明滅道跡如實知，修習彼向次法，是名比丘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所謂無明滅。」

佛告比丘：「於意云何？若不樂無明而生明，復緣彼無明作福行、非福行、無所有行不？」

比丘白佛：「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多聞聖弟子不樂無明而生明，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如是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言：「善哉！善哉！比丘！我亦如是說，汝亦知此。於彼彼法起彼彼法，生彼彼法，滅彼彼法，滅、止、清涼、息、沒。若多聞聖弟子無明離欲而生明，身分齊受所覺，身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若壽分齊受所覺，壽分齊受所覺時如實知；身壞時壽命欲盡，於此諸受一切所覺滅盡無餘。譬如力士取新熟瓦器，乘熱置地，須臾散壞，熱勢悉滅。如是，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身分齊受所覺如實知，壽分齊受所覺如實知，身壞命終，一切受所覺悉滅無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異比丘：「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矇沒、障礙。所以者何？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因集故苦集，因滅故苦滅，斷諸逕路，滅於相續，相續滅滅，是名苦邊。比丘！彼何所滅？謂有餘苦，彼若滅、止、清涼、息、沒，所謂一切取滅、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內有此識身，外有名色，此二因緣生觸。此六觸入所觸，愚癡無聞凡夫苦樂受覺，因起種種。云何為六？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若黠慧者無明覆，愛緣繫得

此識身。如是內有識身，外有名色，此二緣生六觸入處，六觸所觸故，智者生苦樂受覺，因起種種。何等為六？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愚夫、黠慧，彼於我所修諸梵者，有何差別？」

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願演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彼愚癡無聞凡夫無明所覆，愛緣所繫，得此識身，彼無明不斷，愛緣不盡，身壞命終，還復受身；還受身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以者何？此愚癡凡夫本不修梵行，向正盡苦，究竟苦邊故，是故身壞命終，還復受身；還受身故，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若黠慧者無明所覆，愛緣所繫，得此識身，彼無明斷，愛緣盡；無明斷，愛緣盡故，身壞命終，更不復受；更不受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以者何？彼先修梵行，正向盡苦，究竟苦邊故，是故彼身壞命終，更不復受；更不受故，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凡夫及黠慧者，彼於我所修諸梵行，種種差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身非汝所有，亦非餘人所有。謂六觸入處，本修行願，受得此身。云何為六？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彼多聞聖弟子於諸緣起善正思惟觀察：『有此六識身、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所謂此有

故，有當來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是名有因有緣世間集。謂此無故，六識身無，六觸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無，謂此無故，無有當來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若多聞聖弟子於世間集、世間滅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入，是名聖弟子招此善法、得此善法、知此善法、入此善法，覺知、覺見世間生滅，成就賢聖出離、實寂、正盡苦，究竟苦邊。所以者何？謂多聞聖弟子世間集滅如實知，善見、善覺、善入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

「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諸法，法住、法空、法如、法爾，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

「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知善見，不求前際，言：『我過去世若有、若無？我過去世何等類？我過去世何如？』

不求後際：『我於當來世為有、為無？云何類？何如？』內不猶豫：『此是何等？云何有此為前？誰終當云何之？此眾生從何來？於此沒當何之？』若沙門、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繫，謂說我見所繫、說眾生見所繫、說壽命見所繫、忌諱吉慶見所繫，爾時悉斷、悉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法、緣生法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修、善入。」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清淨，梵行清白，所謂大空法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為大空法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純大苦聚集。

「緣生老死者，若有問言：『彼誰老死？老死屬誰？』彼則答言：『我即老死，今老死屬我，老死是我。』所言：『命即是身。』或言：『命異身異。』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緣無明故有行。

「若復問言：『誰是行？行屬誰？』彼則答言：『行則是我，行是我所。』彼如是：『命即是身。』或言：『命異身異。』彼見命即是身者，梵行者無有；或言命異身異者，梵行者亦無有。離此二邊，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所知，所謂

緣無明行。

「諸比丘！若無明離欲而生明，彼誰老死？老死屬誰者？老死則斷，則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彼誰生？生屬誰？乃至誰是行？行屬誰者？行則斷，則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彼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大空法經。」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緣起法法說、義說。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云何緣起法法說？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是名緣起法法說。

「云何義說？謂緣無明行者。彼云何無明？若不知前際、不知後際、不知前後際，不知於內、不知於外、不知內外，不知業、不知報、不知業報，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不知集、不知滅、不知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無罪、習不習、若劣若勝、染污清淨，分別緣起，皆悉不知；於六觸入處，不如實覺知，於彼彼不知、不見、無無間等、癡闇、無明、大冥，是名無明。

「緣無明行者，云何為行？行有三種——身行、口行、意行。緣行識者，云何為識？謂六識身——眼識身、耳識身、鼻識身、舌識身、身識身、意識身。緣識名色者，云何名？謂四無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云何色？謂四大、四大

所造色，是名為色。此色及前所說名，是為名色。緣名色六入處者，云何為六入處？謂六內入處——眼入處、耳入處、鼻入處、舌入處、身入處、意入處。緣六入處觸者，云何為觸？謂六觸身——眼觸身、耳觸身、鼻觸身、舌觸身、身觸身、意觸身。緣觸受者，云何為受？謂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緣受愛者，彼云何為愛？謂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緣愛取者，云何為取？四取——欲取、見取、戒取、我取。緣取有者，云何為有？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緣有生者，云何為生？若彼彼眾生，彼彼身種類一生，超越和合出生，得陰、得界、得入處、得命根，是名為生。緣生老死者，云何為老？若髮白露頂，皮緩根熟，支弱背僂，垂頭呻吟，短氣前輪，柱杖而行，身體黧黑，四體班駁，闇鈍垂熟，造行艱難羸劣，是名為老。云何為死？彼彼眾生，彼彼種類沒、遷移、身壞、壽盡、火離、命滅，捨陰時到，是名為死。此死及前說老，是名老死。是名緣起義說。」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九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謂緣起法為世尊作，為餘人作耶？」

佛告比丘：「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正覺，為諸眾生分別演說，開發顯示。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時，彼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聚落。

時，有異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慶慰，慶慰已，退坐一面，白佛言：「云何？瞿曇！為自作自覺耶？」

佛告婆羅門：「我說此是無記，自作自覺，此是無記。」

「云何？瞿曇！他作他覺耶？」

佛告婆羅門：「他作他覺，此是無記。」

婆羅門白佛：「云何？我問自作自覺，說言無記；他作他覺，說言無記，此義云何？」

佛告婆羅門：「自作自覺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彼婆羅門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三〇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那梨聚落深林中待賓舍。

爾時，尊者[跳-兆+散]陀迦旃延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正見。云何正見？云何世尊施設正見？」

佛告[跳-兆+散]陀迦旃延：「世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為取所觸；取所觸故，或依有、或依無。若無此取者，心境繫著使不取、不住、不計我苦生而生，苦滅而滅，於彼不疑、不

惑，不由於他而自知，是名正見，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所以者何？世間集如實正知見，若世間無者不有，世間滅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尊者[跳-兆+散]陀迦旃延聞佛所說，不起諸漏，心得解脫，成阿羅漢。

（三〇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時，有阿支羅迦葉為營小事，出王舍城，向耆闍崛山，遙見世尊。見已，詣佛所，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佛告迦葉：「今非論時，我今入城乞食，來還則是其時，當為汝說。」

第二亦如是說，第三復問：「瞿曇！何為我作留難？瞿曇！云何有異？我今欲有所問，為我解說。」

佛告阿支羅迦葉：「隨汝所問。」

阿支羅迦葉白佛言：「云何？瞿曇！苦自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作者，此是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他作者，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苦自他作耶？」

佛告迦葉：「苦自他作，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瞿曇！苦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佛告迦葉：「苦非自非他，此亦無記。」

迦葉復問：「云何無因作者？瞿曇！所問苦自作耶？」答言：「無記。」「他作耶？自他作耶？非自非他無因作耶？」答言：「無記。」「今無此苦耶？」

佛告迦葉：「非無此苦，然有此苦。」

迦葉白佛言：「善哉！瞿曇！說有此苦，為我說法，令我知苦見苦。」

佛告迦葉：「若受即自受者，我應說苦自作，若他受他即受者，是則他作，若受自受他受，復與苦者。如是者自他作，我亦不說，若不因自他，無因而生苦者，我亦不說。離此諸邊，說其中道，如來說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阿支羅迦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時，阿支羅迦葉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他知、不因他度，於正法、律心得無畏，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壽作優婆塞，證知我。」

阿支羅迦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時，阿支羅迦葉辭世尊去不久，為護犢牝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

爾時，世尊入城乞食。時，有眾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傳說：「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辭去不久，為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諸比丘乞食已，還出，舉衣鉢，洗足，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晨朝眾多比丘入城乞食，聞阿支羅迦葉從世尊聞法、律，辭去不久，為護犢牛所觸殺，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白。世尊！彼生何趣？何處受生？彼何所得？」

佛告諸比丘：「彼已見法、知法、次法、不受於法，已般涅槃，汝等當往供養其身。」

爾時，世尊為阿支羅迦葉受第一記。

(三〇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於路見玷牟留外道出家，少有所營，至耆闍崛山遊行，遙見世尊，往詣其所，共相慶慰，共相慶慰已，於一面住，白佛言：「瞿曇！欲有所問，寧有閑暇為解說不？」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今非論時，須入城乞食，來還當為汝說。」

第二說亦如是。第三復請：「沙門瞿曇！將於我所作留難不？欲有所問，為我解說。」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隨汝意問，當為汝說。」

玷牟留外道出家即問：「沙門瞿曇！苦樂自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自作者，此是無記。」

復問：「沙門瞿曇！苦樂他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他作者，此是無記。」

復問：「瞿曇！苦樂為自他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自他作者，此是無記。」

復問：「瞿曇！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佛告玷牟留外道出家：「說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此是無記……」廣說如上阿支羅迦葉經，乃至世尊為玷牟留外道出家受第一記。

雜阿含經（三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尊者浮彌比丘住耆闍崛山。

時，有眾多外道出家詣尊者浮彌所，共相問訊慶慰，共相問訊慶慰已，退坐一面，語尊者浮彌言：「欲有所問，寧有閑暇見答與不？」

尊者浮彌語諸外道出家：「隨汝所問，當為汝說。」

時，諸外道出家問尊者浮彌：「苦樂自作耶？」

尊者浮彌答言：「諸外道出家說苦樂自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復問：「苦樂他作耶？」

答言：「苦樂他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復問：「苦樂自他作耶？」

答言：「苦樂自他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復問：「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

答言：「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

諸外道出家復問：「云何？尊者浮彌苦樂自作耶？說言無記。苦樂他作耶？說言無記。苦樂自他作耶？說言無記。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耶？說言無記。今沙門瞿曇說苦樂云何生？」

尊者浮彌答言：「諸外道出家！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

時，諸外道出家聞尊者浮彌所說，心不歡喜，呵責而去。

爾時，尊者舍利弗去尊者浮彌不遠，坐一樹下。

爾時，尊者浮彌知諸外道出家去已，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到已，與舍利弗面相慶慰。慶慰已，以彼諸外道出家所問事，具白尊者舍利弗：「我作此答，得不謗毀世尊！如說說、不如

法說、不為是隨順法行法，得無為餘因法論者來難詰呵責不？」

尊者舍利弗言：「尊者浮彌！汝之所說，實如佛說，不謗如來，如說說、如法說、法行法說，不為餘因論義者來難詰呵責。所以者何？世尊說苦樂從緣起生故。尊者浮彌！彼諸沙門、婆羅門所問苦樂自作者，彼亦從因起生；言不從緣起生者，無有是處。苦樂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無因作說者，彼亦從緣起生；若言不從緣生者，無有是處。尊者浮彌！彼沙門、婆羅門所說苦樂自作者，亦緣觸生；若言不從觸生者，無有是處。苦樂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無因作者，彼亦緣觸生，若言不緣觸生者，無有是處。」

爾時，尊者阿難去舍利弗不遠，坐一樹下，聞尊者舍利弗與尊者浮彌所論說事。聞已，從座起，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以尊者浮彌與尊者舍利弗共論說一一具白世尊。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阿難！尊者舍利弗有來問者，能隨時答。善哉！舍利弗！有應時智故，有來問者，能隨時答。若我聲聞，有隨時問者，應隨時答，如舍利弗所說。

「阿難！我昔時住王舍城山中仙人住處，有諸外道出家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來問於我，我為斯等以如是義、如是句、如是味而為記說，如尊者舍利弗所說。

「阿難！若諸沙門、婆羅門苦樂自作，我即往彼問言：『汝實作是說苦樂自作耶？』彼答我言：『如是。』我即問言：『汝能堅執持此義，言是真實，餘則愚者，我所不許。所以者何？我說苦樂所起異於此。』彼若問我：『云何瞿曇所說，苦樂所起異者？』我當答言：『從其緣起而生苦樂。如是說苦他作、自他作、非自非他無因作者，我亦往彼所說如上。』」

阿難白佛：「如世尊所說義，我已解知，有生故有老死，非緣餘；有生故有老死，乃至無明故有行，非緣餘；有無明故

有行，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一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力士人間遊行，到鬱鞞羅住處鸚鵡閻浮林。

時，有竭曇聚落主聞沙門瞿曇在力士人間遊行，至鬱鞞羅聚落鸚鵡閻浮林，說現法苦集、苦沒。我當往詣彼沙門瞿曇，若我詣沙門瞿曇者，彼必為我說現法苦集、苦沒。即往彼鬱鞞羅聚落，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世尊常為人說現法苦集、苦沒。善哉！世尊！為我說現法苦集、苦沒。」

佛告聚落主：「我若說過去法苦集、苦沒者，知汝於彼為信、為不信，為欲、不欲，為念、不念，為樂、不樂，汝今苦不？我若說未來苦集、苦沒者，知汝於彼為信、不信，為欲、不欲，為念、不念，為樂、不樂，汝今苦不？我今於此說現法苦集、苦沒，聚落主！若眾生所有苦生，彼一切皆以欲為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緣而苦生。」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極略說法，不廣分別，我所不解。善哉！世尊！唯願廣說，令我等解。」

佛告聚落主：「我今問汝，隨汝意說，聚落主！於意云何？若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是若縛、若打、若責、若殺，汝心當起憂、悲、惱、苦不？」

聚落主白佛言：「世尊！亦不一向。若諸眾生於此鬱鞞羅聚落住者，於我有欲、有貪、有愛、有念、相習近者，彼遭若

縛、若打、若責、若殺，我則生憂、悲、惱、苦。若彼眾生所無欲、貪、愛、念、相習近者，彼遭縛、打、責、殺，我何為橫生憂、悲、惱、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當知，眾生種種苦生，彼一切皆以欲為本，欲生、欲習、欲起、欲因、欲緣而生眾苦。聚落主！於意云何？汝依父母不相見者，則生欲、貪、愛、念不？」

聚落主言：「不也，世尊！」

「聚落主！於意云何？若見、若聞彼依父母，當起欲、愛、念不？」

聚落主言：「如是，世尊！」

復問：「聚落主！於意云何？彼依父母，若無常變異者，當起憂、悲、惱、苦不？」

聚落主言：「如是，世尊！若依父母無常變異者，我或隣死，豈唯憂、悲、惱、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當知，若諸眾生所有苦生，一切皆以愛欲為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緣而生苦。」

聚落主言：「奇哉！世尊！善說如此依父母譬。我有依父母，居在異處，我日日遣信問其安否；使未時還，我以憂苦，況復無常，而無憂苦？」

佛告聚落主：「是故我說，其諸眾生所有憂苦，一切皆以欲為根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緣而生憂苦。」

佛告聚落主：「若有四愛念無常變異者，則四憂苦生；若三、二，若一愛念無常變異者，則一憂苦生。聚落主！若都無愛念者，則無憂苦塵勞。」即說偈言：

「若無世間愛念者， 則無憂苦塵勞患，
一切憂苦消滅盡， 猶如蓮花不著水。」

當其世尊說是法時，揭曇聚落主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

法得法，深入於法，度諸狐疑不由於他、不由他度，於正法、律得無所畏。從坐起，整衣服，合掌白佛：「已度。世尊！我以超越。我從今日，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盡其壽命為優婆塞，唯憶持我！」

佛說此經已，揭曇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三四八至三五〇）

（三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成就十種力，得四無畏，知先佛住處，能轉梵輪，於大眾中震師子吼言：『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純大苦聚滅。』諸比丘！此是真實教法顯現，斷生死流，乃至其人悉善顯現。如是真實教法顯現，斷生死流，足令善男子正信、出家，方便修習，不放逸住，於正法、律精勤苦行，皮筋骨立，血肉枯竭；若其未得所當得者，不捨慙懃精進，方便堅固堪能。所以者何？懈怠苦住，能生種種惡不善法，當來有結，熾然增長，於未來世生、老、病、死，退其大義故。精進樂獨住者，不生種種惡不善法，當來有結，熾然苦報，不於未來世增長生、老、病、死，大義滿足，得成第一教法之場。所謂大師面前，親承說法，寂滅涅槃，菩提正向，善逝、正覺。是故，比丘！當觀自利、利他、自他俱利，精勤修學，我今出家，不愚不惑，有果有樂，諸所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者，悉得大果、大福、大利，當如是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來比丘！善出家、善得己利，曠世時時得生聖處，諸根具足，不愚不癡，不須手語，好說、惡說堪能解義。我今於此世作佛——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說法寂滅、涅槃、菩提正向、善逝、等正覺。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諸比丘！難得之處已得，生於聖處，諸根具足，乃至純大苦聚集，純大苦滅。是故，比丘！當如是學，自利、利他、自他俱利。如是出家，不愚不癡，有果有樂，有樂果報，供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者，悉得大果、大福、大利。是故，比丘！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多聞聖弟子不作是念：『何所有故此有？何所起故此起？何所無故此無？何所滅故此滅？』然彼多聞聖弟子知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三五二至二五四）

（三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諸沙門、婆羅門於法不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彼非沙門、沙門數，非婆羅門、婆羅門數，彼亦非沙門義、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云何法不如實知？云何法集不如實知？云何法滅不如實知？云何法滅道跡不如實知？謂於老死法不如實知，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不如實知。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不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如是諸法不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

「若諸沙門、婆羅門於法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沙門之沙門數、婆羅門之婆羅門數。彼以沙門義、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何等法如實知？何等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謂老死法如實知，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如實知。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如是諸法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如實知。」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沙門、婆羅門於法不如實知，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非沙門之沙門數，非婆羅門之婆羅門數，彼亦非沙門義、非婆羅門義，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何等法不如實知？何等法集、法滅、法滅道跡不如實知？謂六入處法不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不如實知，而於觸如實知者，無有是處，觸集、觸滅、觸滅道跡如實知者，無有是處。如是受、愛、取、有、生、老、死如實知者，無有是處。

「若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者，於觸如實知，斯有是處。如是受、愛、取、有、生、老、死如實知者，斯有是處。」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諸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不如實知，而欲超度觸者，無有是處，觸集、觸滅、觸滅道跡超度者，無有是處。如是超度受、愛、取、有、生、老、死者，無有是處，超度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者，無有是處。若沙門、婆羅門於六入處如實知，六入處集、六入處滅、六入處滅道跡如實知，而超度觸者，斯有是處。如是超度受、愛、取、有、生、老、死者，斯有是處，乃至超度老死滅道跡者，斯有是處。」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老死，乃至六入處三經。

如是老死，乃至行三經，亦如是說。

雜阿含經（三五五至三六四）

（三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覺知老死，覺知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如是，乃至當覺知行、行集、行滅、行滅道跡。

「云何當覺知老死？覺知緣生故有老死，如是老死覺知。云何老死集？生集是老死集，如是老死集覺知。云何老死滅覺知？謂生滅是老死滅，如是老死滅覺知。云何老死滅道跡覺知？謂八聖道是老死滅道跡，如是老死滅道跡覺知，乃至云何行覺知？謂三行，身行、口行、意行，如是行覺知。云何行集覺知？謂無明集是行集，如是行集覺知。云何行滅覺知？無明滅是行滅，如是行滅覺知。云何行滅道跡覺知？謂八聖道是行滅道跡，如是行滅道跡覺知。」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十四種智。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四十四種智？謂老死智、老死集智、老死滅智、

老死滅道跡智。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智，行集智、行滅智、行滅道跡智，是名四十四種智。」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十七種智。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七十七種智，生緣老死智，非餘生緣老死智；過去生緣老死智，非餘過去生緣老死智；未來生緣老死智，非餘未來生緣老死智；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易法、離欲法、滅法斷知智。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無明緣行智，非餘無明緣行智；過去無明緣行智，非餘過去無明緣行智；未來無明緣行智，非餘未來無明緣行智；及法住智，無常、有為、心所緣生、盡法、變易法、無欲法、滅法斷智，是名七十七種智。」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增法、減法。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增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純大苦聚集，是名增法。云何減法？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減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增法、減法。如是生法、變易法、集法、滅法如上說。
如當說三經，有應當知三經如上說。

（三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思量、若妄想生，彼使攀緣識住；有攀緣識住故，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若不思量、不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無攀緣識住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思量、若妄想者，則有使攀緣識住；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入名色故，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若不思量、無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無攀緣識住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思量、有妄想，則有使攀緣

識住；有攀緣識住故，入於名色；入名色故，則有往來；有往來故，則有生死；有生死故，則有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若不思量、無妄想，無使無攀緣識住；無攀緣識住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則無往來；無往來故，則無生死；無生死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多聞比丘。云何如來施設多聞比丘？」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為說『多聞比丘』，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若有比丘聞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多聞比丘。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多聞比丘，是名如來所施設多聞比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所謂說法比丘，云何說法比丘？云何如來施設說法比丘？」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唯願為說『說

法比丘』，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若有比丘說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說法比丘。如是說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是生厭、離欲、滅盡法，是名說法比丘。諸比丘！是名如來施設說法比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謂法次法向。諸比丘！云何名為法次法向？」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願為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若比丘於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向，是名法次法向。如是生，乃至行，生厭、離欲、滅盡向，是名法次法向。諸比丘！是名如來施設法次法向。」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三六六至三七〇）

（三六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作如是念：『一切世間皆入生死，自生自熟，自滅自沒，而彼眾生於老死之上出世間道不如實知。』即自觀察：『何

緣有此老死？』如是正思惟觀察，得如實無間等起知：『有生故有此老死，緣生故有老死。』復正思惟：『何緣故有此生？』尋復正思惟，無間等起知：『緣有故有生。』尋復正思惟：『何緣故有有？』尋復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知：『有取故有有。』尋復正思惟：『何緣故有取？』尋復正思惟，如實無間等起觀察：『取法味著顧念，緣觸愛所增長。』當知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譬如緣油炷而然燈，彼時時增油治炷，彼燈常明，熾然不息……」如前來歎譬、城譬廣說。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如是尸棄佛、毘濕波浮佛、迦羅迦孫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皆如是說。

（三六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勤方便修習禪思，內寂其心。所以者何？比丘禪思，內寂其心，精勤方便者。如是如實顯現。云何如實顯現？老死如實顯現，老死集、老死滅、老死滅道跡如實顯現；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如實顯現，行集、行滅、行滅道跡如實顯現。此諸法無常、有為、有漏如實顯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六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無量三摩提，專精繫念，修無量三摩提，專精繫念已。如是如實顯現。云何如實顯現？謂老死如實顯現，乃至行如實顯現，此諸法無常、有為、有漏。如是如實顯現。」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六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住菩提所，不久成佛，詣菩提樹下，敷草為座，結跏趺坐，端坐正念，一坐七日，於十二緣起逆順觀察，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緣無明行，乃至緣生有老死，及純大苦聚集，純大苦聚滅。」

「彼毘婆尸佛正坐七日已，從三昧覺，說此偈言：

「『如此諸法生，	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	知因緣生法。
若知因生苦，	知諸受滅盡，
知因緣法盡，	則知有漏盡。
如此諸法生，	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	知有因生苦。
如此諸法生，	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	知諸受滅盡。
如此諸法生，	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	知因緣法盡。
如此諸法生，	梵志勤思禪，
永離諸疑惑，	知盡諸有漏。

如此諸法生， 梵志勤思禪，
普照諸世間， 如日住虛空。
破壞諸魔軍， 覺諸結解脫。』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如是尸棄佛、毘濕波浮佛、迦羅迦孫提佛、
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亦如是說。

（三七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鬱毘羅尼連禪河側大菩提所，不久當成正覺，
往詣菩提樹下，敷草為座，結跏趺坐，正身正念……如前廣說。

雜阿含經（三七一至三七八）

（三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
長養。何等為四？謂一、麤搏食，二、細觸食，三、意思食，
四、識食。

「此四食何因、何集、何生、何觸？謂此諸食愛因、愛集、
愛生、愛觸。此愛何因、何集、何生、何觸？謂愛受因、受集、
受生、受觸。此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觸？謂受觸因、觸集、
觸生、觸觸，此觸何因、何集、何生、何觸？謂觸六入處因、
六入處集、六入處生、六入處觸。六入處集是觸集，觸集是受
集，受集是愛集，愛集是食集，食集故未來世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集，如是純大苦聚集。

「如是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食滅，食滅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麤搏食，二、細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

時，有比丘名曰頗求那，住佛後扇佛，白佛言：「世尊！誰食此識？」

佛告頗求那：「我不言有食識者，我若言有食識者，汝應作是問，我說識是食。汝應問言：『何因緣故有識食？』我則答言：『能招未來有，令相續生，有有故有六入處，六入處緣觸。』」

頗求那復問：「為誰觸？」

佛告頗求那：「我不言有觸者，我若言有觸者，汝應作是問：『為誰觸？』汝應如是問：『何因緣故生觸？』我應如是答：『六入處緣觸，觸緣受。』」

復問：「為誰受？」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有受者，我若言有受者，汝應問：『為誰受？』汝應問言：『何因緣故有受？』我應如是答：『觸緣故有受，受緣愛。』」

復問：「世尊！為誰愛？」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有愛者，我若說言有愛者，汝應作

是問：『為誰愛？』汝應問言：『何緣故有愛？』我應如是答：『緣受故有愛，愛緣取。』

復問：「世尊！為誰取？」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言有取者，我若說言有取者，汝應問言：『為誰取？』汝應問言：『何緣故有取？』我應答言：『愛緣故有取，取緣有。』」

復問：「世尊！為誰有？」

佛告頗求那：「我不說有有者，我若說有有者，汝應問言：『為誰有？』汝今應問：『何緣故有有？』我應答言：『緣取故有有，能招當來有觸生是名有，有六入處，六入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謂六入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純大苦聚集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云何為四？謂一、麤搏食，二、細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

「云何比丘觀察搏食？譬如有夫婦二人，唯有一子，愛念將養，欲度曠野嶮道難處，糧食乏盡，飢餓困極，計無濟理，作是議言：『正有一子，極所愛念，若食其肉，可得度難，莫令在此三人俱死。』作是計已，即殺其子，含悲垂淚，強食其肉，得度曠野。云何？比丘！彼人夫婦共食子肉，寧取其味，

貪嗜美樂與不？」

答曰：「不也，世尊！」

復問：「比丘！彼強食其肉，為度曠野嶮道與不？」

答言：「如是，世尊！」

佛告比丘：「凡食搏食，當如是觀。如是觀者，搏食斷知，搏食斷知己，於五欲功德貪愛則斷，五欲功德貪愛斷者，我不見彼多聞聖弟子於五欲功德上有一結使而不斷者，有一結繫故，則還生此世。

「云何比丘觀察觸食？譬如有牛，生剝其皮，在在處處，諸蟲啖食，沙土坌塵，草木針刺，若依於地，地蟲所食，若依於水，水蟲所食，若依空中，飛蟲所食，臥起常有苦毒此身。如是，比丘！於彼觸食，當如是觀。如是觀者，觸食斷知，觸食斷知者，三受則斷，三受斷者，多聞聖弟子於上無所復作，所作已作故。

「云何比丘觀察意思食？譬如聚落城邑邊有火起，無煙無炎，時有士夫聰明黠慧，背苦向樂，厭死樂生，作如是念：『彼有大火，無煙無炎，行來當避，莫令墮中，必死無疑。』作是思惟，常生思願，捨遠而去。觀意思食，亦復如是。如是觀者，意思食斷；意思食斷者，三愛則斷；三愛斷者，彼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所作已作故。

「諸比丘！云何觀察識食？譬如國王，有防邏者，捉捕劫盜，縛送王所……」如前須深經廣說。「以彼因緣，受三百矛苦覺，晝夜苦痛，觀察識食，亦復如是。如是觀者，識食斷知，識食斷知者，名色斷知，名色斷知者，多聞聖弟子於上更無所作，所作已作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七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者搏食，二者觸食，三意思食，四者識食。

「若比丘於此四食有喜有貪，則識住增長，識住增長故，入於名色，入名色故，諸行增長，行增長故，當來有增長，當來有增長故，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如是純大苦聚集。

「若於四食無貪無喜，無貪無喜故，識不住、不增長，識不住、不增長故，不入名色，不入名色故，行不增長，行不增長故，當來有不生不長，當來有不生長故，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不起。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者搏食，二者觸食，三意思食，四者識食。諸比丘！於此四食有貪有喜，則有憂悲、有塵垢，若於四食無貪無喜，則無憂悲，亦無塵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者搏食，二者觸食，三意思食，四者識食。

「諸比丘！於此四食有貪有喜，識住增長，乃至純大苦聚集。譬如樓閣宮殿，北西長廣，東西牕牖，日出東方，光照西壁。如是，比丘！於此四食有貪有喜……」如前廣說，乃至「純大苦聚集。

「若於四食無貪無喜……」如前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譬如，比丘！樓閣宮殿，北西長廣，東西牕牖，日出東方，應照何所？」

比丘白佛言：「應照西壁。」

佛告比丘：「若無西壁，應何所照？」

比丘白佛言：「應照虛空，無所攀緣。」

「如是，比丘！於此四食無貪無喜，識無所住，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七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者搏食，二者觸食，三意思食，四者識食。諸比丘！於此四食有貪有喜，識住增長，乃至純大苦聚集。譬如。比丘！樓閣宮殿，北西長廣，東西牕牖，日出東方，應照何所？」

比丘白佛言：「應照西壁。」

佛告比丘：「如是，四食有貪有喜，識住增長，乃至如是大苦聚集。若於四食無貪無喜，亦無識住增長，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譬如，比丘！畫師、畫師弟子集種種彩色，欲粧畫虛

空，寧能畫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所以者何？彼虛空者，非色、無對、不可見。」

「如是，比丘！於此四食無貪無喜，亦無識住增長，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一者搏食，二者觸食，三意思食，四者識食。諸比丘！於此四食有貪有喜，識住增長，乃至純大苦聚集。譬如。比丘！畫師、若畫師弟子集種種彩，欲粧畫於色，作種種像。諸比丘！於意云何？彼畫師、畫師弟子寧能粧於色不？」

比丘白佛：「如是，世尊！能粧畫色。」

佛告比丘：「於此四食有貪有喜，識住增長，乃至如是純大苦聚集。諸比丘！若於四食無貪無喜，無有識住增長，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比丘！譬如畫師、畫師弟子集種種彩，欲離於色有所粧畫，作種種像，寧能畫不？」

比丘白佛：「不能。世尊！」

「如是，比丘！若於四食無貪無喜，無有識住增長，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四四四至四六八）

（四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眼藥丸，深廣一由旬，若有士夫取此藥丸，界界安置，能速令盡，於彼界界，不得其邊。當知諸界，其數無量。是故，比丘！當善界學，善種種界，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四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云何眾生常與界俱？謂眾生行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勝心時與勝界俱，鄙心時與鄙界俱。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善種種界。」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四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廣說如上。差別者，即說偈言：

「常會故常生，	相離生則斷，
如人執小木，	而入於巨海，
人木則俱沒，	懈怠俱亦然。

當離於懈怠， 卑劣之精進，
賢聖不懈怠， 安住於遠離。
慇懃精進禪， 超度生死流，
膠漆得其素， 火得風熾然。
珂乳則同色， 眾生與界俱，
相似共和合， 增長亦復然。」

（四四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云何與界俱？謂眾生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鄙心時與鄙界俱，勝心時與勝界俱。

「時，尊者憍陳如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上座多聞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

「復有尊者大迦葉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頭陀苦行，不畜遺餘。

「尊者舍利弗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大智辯才。

「時，尊者大目犍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

「時，阿那律陀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徹。

「時，尊者二十億耳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勇猛精進，專勤修行者。

「時，尊者陀驪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能為大眾修供具者。

「時，尊者優波離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通達

律行。

「時，尊者富樓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皆是辯才善說法者。

「時，尊者迦旃延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能分別諸經，善說法相。時，尊者阿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多聞總持。

「時，尊者羅睺羅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善持律行。

「時，提婆達多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習眾惡行，是名比丘常與界俱，與界和合，是故，諸比丘！當善分別種種諸界。」

佛說是經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四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如上廣說已，即說偈言：

「常會故常生，	相離生則斷，
如人執小木，	而入於巨海，
人木則俱沒，	懈怠俱亦然。
當離於懈怠，	卑劣之精進，
賢聖不懈怠，	安住於遠離。
慤慤精進禪，	超度生死流，
膠漆得其素，	火得風熾然。
珂乳則同色，	眾生與界俱，
相似共和合，	增長亦復然。」

（四四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如是廣說，乃至「勝心生時與勝界俱，鄙心生時與鄙界俱，殺生時與殺界俱，盜姪、妄語、飲酒心時，與，飲酒界俱；不殺生時與不殺界俱，不盜、不姪、不妄語、不飲酒，與，不飲酒界俱。是故，諸比丘！當善分別種種界。」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不信時與不信界俱，犯戒時與犯戒界俱，無慚無愧時與無慚無愧界俱；信心時與信界俱，持戒時與持戒界俱，慚愧心時與慚愧界俱。是故，諸比丘！當善分別種種諸界。」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信、不信。如是精進、不精進，失念、不失念，正受、不正受，多聞、少聞，慳者、施者，惡慧、善慧，難養、易養，難滿、易滿，多欲、少欲，知足、不知足，攝受、不攝受界俱，如上經。如是廣說。

（四五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種種諸界。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為種種界？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

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是名種種界。」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愛。云何種種界？謂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識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識界，是名種種界。

「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乃至云何緣種種受生種種愛？謂緣眼界生眼觸，緣眼觸生眼觸生受，緣眼觸生受生眼觸生愛。耳、鼻、舌、身、意界緣生意觸，緣意觸生意觸生受，緣意觸生受生意觸生愛。

「諸比丘！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要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愛，是名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愛。」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愛。云何種種界？謂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識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識界，是名種種界。

「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

受生種種愛？謂緣眼界生眼觸，非緣眼觸生眼界，但緣眼界生眼觸；緣眼觸生眼受，非緣眼受生眼觸，但緣眼觸生眼受；緣眼受生眼愛，非緣眼愛生眼受，但緣眼受生眼愛。如是耳、鼻、舌、身、意界緣生意觸，非緣意觸生意界，但緣意界生意觸；緣意觸生意受，非緣意受生意觸，但緣意觸生意受；緣意受生意愛，非緣意愛生意受，但緣意受生意愛。

「是故，比丘！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愛，是名比丘當善分別種種界。」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想，緣種種想生種種欲，緣種種欲生種種覺，緣種種覺生種種熱，緣種種熱生種種求。

「云何種種界？謂十八界，眼界，乃至法界。

「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謂緣眼界生眼觸，緣眼觸生眼受，緣眼受生眼想，緣眼想生眼欲，緣眼欲生眼覺，緣眼覺生眼熱，緣眼熱生眼求。如是耳、鼻、舌、身、意界緣生意觸，緣意觸生意受，緣意受生意想，緣意想生意覺，緣意覺生意熱，緣意熱生意求，是名比丘緣種種界故生種種觸，乃至緣種種熱生種種求。

「比丘！非緣種種求生種種熱，非緣種種熱生種種覺，非緣種種覺生種種想，非緣種種想生種種受，非緣種種受生種種觸，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但緣種種界生種種觸，乃至緣種種

熱生種種求。」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光界、淨界、無量空入處界、無量識入處界、無所有入處界、非想非非想入處界，有滅界。」

時，有異比丘從座起，整衣服，稽首禮足，合掌白佛言：「世尊！彼光界、淨界、無量空入處界、無量識入處界、無所有入處界、非想非非想入處界、滅界。如此諸界，何因緣可知？」

佛告比丘：「彼光界者，緣闇故可知，淨界緣不淨故可知，無量空入處界者，緣色故可知，無量識入處界者，緣內故可知，無所有入處界者，緣所有可知，非想非非想入處界者，緣有第一故可知，滅界者，緣有身可知。」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光界，乃至滅界，以何正受而得？」

佛告比丘：「彼光界、淨界、無量空入處界、無量識入處界、無所有入處界，此諸界於自行正受而得，非想非非想入處界，於第一有正受而得，滅界者，於有身滅正受而得。」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

爾時，世尊晡時從禪覺，於講堂陰中敷座，於大眾前坐，說優檀那句，告諸比丘：「緣界故生說，非不界，緣界故生見，

非不界，緣界故生想，非不界。緣下界，我說生下說、下見、下想、下思、下欲、下願、下士夫、下所作、下施設、下建立、下部分、下顯示、下受生。如是中。如是勝界，緣勝界，我說彼生勝說、勝見、勝想、勝思、勝願、勝士夫、勝所作、勝施設、勝建立、勝部分、勝顯示、勝受生勝。」

時，有婆迦利比丘在佛後執扇扇佛，白佛言：「世尊！若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彼見亦緣界而生耶？」

佛告比丘：「於三藐三佛陀起非三藐三佛陀見，亦緣界而生，非不界。所以者何？凡夫界者，是無明界，如我先說，緣下界生下說、下見，乃至下受生，中勝界生勝說、勝見，乃至勝受生。」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因生欲想，非無因，有因生恚想、害想，非無因。」

「云何因生欲想？謂緣欲界也。緣欲界故，生欲想、欲欲、欲覺、欲熱、欲求。愚癡凡夫起欲求已，此眾生起三處邪，謂身、口、心。如是邪因緣故，現法苦住，有苦、有礙、有惱、有熱，身壞命終，生惡趣中，是名因緣生欲想。」

「云何因緣生恚想、害想？謂害界也。緣害界，生害想、害欲、害覺、害熱、害求，愚癡凡夫起害求已，此眾生起三處邪，謂身、口、心。起三處邪因緣已，現法苦住，有苦、有礙、有惱、有熱，身壞命終，生惡趣中，是名因緣生害想。」

「諸比丘！若諸沙門、婆羅門如是安於生，生危嶮想，不

求捨離，不覺、不吐，彼則現法苦住，有苦、有礙、有惱、有熱，身壞命終，生惡趣中。譬如城邑聚落不遠有曠野，大火卒起，彼無有力能滅火者，當知彼諸野中眾生悉被火害。如是諸沙門、婆羅門安於生，生危嶮想，身壞命終，生惡趣中。

「諸比丘！有因生出要想，非無因。云何有因生出要想？謂出要界，緣出要界，生出要想、出要欲、出要覺、出要熱、出要求，謂彼慧者出要求時，眾生三處生正，謂身、口、心，彼如是生正因緣已，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善趣中，是名因緣生出要想。

「云何因緣生不害、不害想？謂不害界也，不害界因緣生不害想、不害欲、不害覺、不害熱、不害求，彼慧者不害求時，眾生三處正，謂身、口、心。彼正因緣生已，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善趣中，是名因緣生不害想。

「若諸沙門、婆羅門安於生，生不害想，不捨離、不覺、不吐，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善趣中。譬如城邑聚落邊有曠野，大火卒起，有人堪能手足滅火，當知彼諸眾生依草木者，悉不被害。如是諸沙門、婆羅門安於生，生正想，不捨、不覺、不吐，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善趣中。」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五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婆羅門來詣佛所，與世尊面相慰勞已，於一面住，白佛言：「眾生非自作、非他作？」

佛告婆羅門：「如是論者，我不與相見，汝今自來，而言

我非自作、非他作？」

婆羅門言：「云何？瞿曇！眾生為自作、為他作耶？」

佛告婆羅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婆羅門！於意云何？有眾生方便界，令諸眾生知作方便耶？」

婆羅門言：「瞿曇！有眾生方便界，令諸眾生知作方便也。」

佛告婆羅門：「若有方便界，令諸眾生知有方便者，是則眾生自作、是則他作。婆羅門！於意云何？有眾生安住界、堅固界、出界、造作界，令彼眾生知有造作耶？」

婆羅門白佛：「有眾生安住界、堅固界、出界、造作界，令諸眾生知有造作。」

佛告婆羅門：「若彼安住界、堅固界、出界、造作界，令諸眾生知有造作者，是則眾生自作、是則他作。」

婆羅門白佛：「有眾生自作、有他作，瞿曇！世間多事，今當請辭。」

佛告婆羅門：「世間多事，宜知是時。」

時，彼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去。

（四六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禮尊者阿難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所說種種界。云何為種種界？」

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眼界異、色界異喜處，二因緣生識，三事和合生觸，又喜觸因緣生樂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說。復次，長者！有異眼界、異色界憂處，二因緣生識，三事和合生苦觸，彼苦觸因緣生苦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說。」

「復次，長者！異眼界、異色界捨處，二因緣生識，三事和合生不苦不樂觸，不苦不樂觸因緣生不苦不樂受。如是耳、鼻、舌、身、意、法，亦如是說。」

爾時，瞿師羅長者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四六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於一面坐。

白尊者阿難：「所說種種界。云何為種種界？」

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有三界。云何三？謂欲界、色界、無色界。」

爾時，尊者阿難即說偈言：

「曉了於欲界， 色界亦復然，
捨一切有餘， 得無餘寂滅。
於身和合界， 永盡無餘證，
三耶三佛說， 無憂離垢句。」

尊者阿難說是經已，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四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睺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白尊者阿難：「所說種種界。云何名為種種界？」

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有三界，色界、無色界、滅界，是名三界。」即說偈言：

「若色界眾生， 及住無色界，

不識滅界者， 還復受諸有。
若斷於色界， 不住無色界，
滅界心解脫， 永離於生死。」

尊者阿難說是經已，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四六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睢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瞿師羅長者詣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所說種種界。云何為種種界？」

尊者阿難答瞿師羅長者：「謂三種出界。云何三？謂從欲界出至色界，色界出至無色界、一切諸行一切思想滅界，是名三出界。」即說偈言：

「知從欲界出， 超踰於色界，
一切行寂滅， 勤修正方便。
斷除一切愛， 一切行滅盡，
知一切有餘， 不復轉還有。」

尊者阿難說是經已，瞿師羅長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四六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睢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尊者阿難往詣上座上座名者所，詣已，恭敬問訊，問訊已，退坐一面，問上座上座名者言：「若比丘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者，當以二法專精思惟，所謂止、觀。」

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修習於止，多修習已，當何所成，修習於觀，多修習已，當何所成？」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修習於止，終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

阿難復問上座：「云何諸解脫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若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諸解脫界。」

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云何斷界？乃至滅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斷一切行，是名斷界；斷除愛欲，是無欲界，一切行滅，是名滅界。」

時，尊者阿難聞上座所說，歡喜隨喜，往詣五百比丘所，恭敬問訊，退坐一面，白五百比丘言：「若比丘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時，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時，五百比丘答尊者阿難：「當以二法專精思惟，乃至滅界，如上座所說。」

時，尊者阿難聞五百比丘所說，歡喜隨喜，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

佛告阿難：「若比丘空處、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二法專精思惟，乃至滅界，如五百比丘所說。」

時，尊者阿難白佛言：「奇哉！世尊！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同句、同義、同味，我今詣上座名上座者，問如此義，亦以此義、此句、此味答我，如今世尊所說，我復詣五百比丘所，亦以此義、此句、此味而問，彼五百比丘亦以此義、此句、此味答，如今世尊所說。是故當知，師及弟子一切同法、同義、同句、同味。」

佛告阿難：「汝知彼上座為何如比丘？」

阿難白佛：「不知。世尊！」

佛告阿難：「上座者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已捨重擔，正智心善解脫，彼五百比丘亦皆如是。」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羅睺羅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

佛告羅睺羅：「諦聽，善思，當為汝說。羅睺羅！若比丘於所有地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實知，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亦復如是。

「羅睺羅！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於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羅睺羅！若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是名斷愛縛諸結、斷諸愛，正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佛說此經已，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六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

佛告羅睺羅：「有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此三受何因、何集、何生、何轉？謂此三受，觸因、觸集、觸生、觸轉；彼彼觸因、彼彼受生，若彼彼觸滅，彼彼受亦滅、止、清涼、沒。如是知、如是見我此識及外境界一切相，得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

佛說此經已，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六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

佛告羅睺羅：「有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觀於樂受而作苦想，觀於苦受作劍刺想，觀不苦不樂受作無常想。若彼比丘觀於樂受而作苦想，觀於苦受作劍刺想，觀不苦不樂受作無常、滅想者，是名正見。」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觀樂作苦想，	苦受同劍刺，
於不苦不樂，	修無常滅想，
是則為比丘。	正見成就者，
寂滅安樂道，	住於最後邊，
永離諸煩惱，	摧伏眾魔軍。」

佛說此經已，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六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

佛告羅睺羅：「有三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觀於樂受，為斷樂受貪使故，於我所修梵行；斷苦受瞋恚使故，於我所修梵行；斷不苦不樂受癡使故，於我所修梵行。

「羅睺羅！若比丘樂受貪使已斷、已知，苦受恚使已斷、已知，不苦不樂受癡使已斷、已知者，是名比丘斷除愛欲縛、去諸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樂受所受時，	則不知樂受，
貪使之所使，	不見出要道。
苦受所受時，	則不知苦受，
瞋恚使所使，	不見出要道。
不苦不樂受，	正覺之所說，
不善觀察者，	終不度彼岸。
比丘勤精進，	正知不動轉，
如此一切受，	慧者能覺知。
覺知諸受者，	現法盡諸漏，
明智者命終，	不墮於眾數。
眾數既已斷，	永處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尊者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六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時，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比丘所，稽首禮足，於一面坐。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

時，質多羅長者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十指掌，請諸上座言：「唯願諸尊受我薄食。」時，諸上座默然受請。

時，彼長者知諸上座默然受請已，禮足而去。還歸自家，辦種種飲食，敷床座，晨朝遣使白：「時到。」

時，諸上座著衣持鉢，至長者舍，就座而坐，長者稽首禮諸上座足，於一面坐。白諸上座：「所謂種種界，云何為種種界？」

時，諸上座默然而住。如是再三。

爾時，尊者梨犀達多眾中下坐，白諸上座比丘言：「諸尊！我欲答彼長者所問。」

諸上座答言：「可。」

長者質多羅即問言：「尊者！所謂種種界，何等種種界？」

梨犀達多答言：「長者！眼界異、色界異、眼識界異；耳界異、聲界異、耳識界異；鼻界異、香界異、鼻識界異；舌界異、味界異、舌識界異；身界異、觸界異、身識界異；意界異、法界異、意識界異。如是，長者！是名種種界。」

爾時，質多羅長者下種種淨美飲食供養。眾僧食已，澡嗽、洗鉢訖，質多羅長者敷一卑床，於上座前坐聽法。

爾時，上座為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時，諸上座於路中語梨犀達多：「善哉！善哉！梨犀達多比丘！汝真辯捷，知事而說，若於餘時，汝應常如此應。」

時，諸上座聞梨犀達多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四六九至四八一）

（四六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大海深嶮者，此世間愚夫所說深嶮，非賢聖法、律所說深嶮。世間所說者，是大水積聚數耳，若從身生諸受，眾苦逼迫，或惱、或死，是名大海極深嶮處。愚癡無聞凡夫於此身生諸受，苦痛逼迫，或惱、或死，憂悲稱怨，啼哭號呼，心亂發狂，長淪沒溺，無止息處。多聞聖弟子於身生諸受，苦痛逼迫，或惱、或死，不生憂悲、啼哭號呼、心生狂亂，不淪生死，得止息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身生諸苦受，	逼迫乃至死，
憂悲不息忍，	號呼發狂亂，
心自生障礙，	招集眾苦增，
永淪生死海，	莫知休息處。
能捨身諸受，	身所生苦惱，
切迫乃至死，	不起憂悲想。
不啼哭號呼，	能自忍眾苦，
心不生障礙，	招集眾苦增。
不淪沒生死，	永得安隱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生苦樂受、不苦不樂受，多聞聖弟子亦生苦樂受、不苦不樂受。諸比丘！凡夫、聖人有何差別？」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身觸生諸受，苦痛逼迫，乃至奪命，憂愁啼哭，稱怨號呼。」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身觸生諸受，增諸苦痛，乃至奪命，愁憂稱怨，啼哭號呼，心生狂亂，當於爾時，增長二受，若身受、若心受。

「譬如士夫身被雙毒箭，極生苦痛，愚癡無聞凡夫亦復如是。增長二受，身受、心受，極生苦痛。所以者何？以彼愚癡無聞凡夫不了知故，於諸五欲生樂受觸，受五欲樂，受五欲樂故，為貪使所使；苦受觸故，則生瞋恚，生瞋恚故，為恚使所使。於此二受，若集、若滅、若味、若患、若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生不苦不樂受，為癡使所使。為樂受所繫終不離，苦受所繫終不離，不苦不樂受所繫終不離。云何繫？謂為貪、恚、癡所繫，為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繫。

「多聞聖弟子身觸生苦受，大苦逼迫，乃至奪命，不起憂悲稱怨、啼哭號呼、心亂發狂，當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身受，不生心受。

「譬如士夫被一毒箭，不被第二毒箭，當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身受，不生心受。為樂受觸，不染欲樂，不染欲樂故，於彼樂受，貪使不使。於苦觸受不生瞋恚，不生瞋恚故，恚使不使。於彼二使，集、滅、味、患、離如實知，如實知故，不苦不樂受癡使不使，於彼樂受解脫不繫，苦受、不苦不樂受解

脫不繫。於何不繫？謂貪、恚、癡不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不繫。」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多聞於苦樂， 非不受覺知，
彼於凡夫人， 其實大有聞。
樂受不放逸， 苦觸不增憂，
苦樂二俱捨， 不順亦不違。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傾動，
於此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了知諸受故， 現法盡諸漏，
身死不墮數， 永處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空中狂風卒起，從四方來，有塵土風、無塵土風、毘濕波風、鞞嵐婆風、薄風、厚風，乃至風輪起風。身中受風亦復如是，種種受起——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樂身受、苦身受、不苦不樂身受，樂心受、苦心受、不苦不樂心受，樂食受、苦食受、不苦不樂食受，樂無食、苦無食、不苦不樂無食受，樂貪受、苦貪受、不苦不樂貪受，樂出要受、苦出要受、不樂不苦出要受。」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虛空中， 種種狂風起，
東西南北風， 四維亦如是。
有塵及無塵， 乃至風輪起，

如是此身中， 諸受起亦然。
若樂若苦受， 及不苦不樂，
有食與無食， 貪著不貪著。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傾動，
於此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了知諸受故， 現法盡諸漏，
身死不墮數， 永處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客舍種種人住，若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野人獵師、持戒犯戒、在家出家，悉於中住。此身亦復如是，種種受生——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樂身受、苦身受、不苦不樂身受，樂心受、苦心受、不苦不樂心受，樂食受、苦食受、不苦不樂食受，樂無食受、苦無食受、不苦不樂無食受，樂貪著受、苦貪著受、不苦不樂貪著受，樂出要受、苦出要受、不苦不樂出要受。」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客舍中， 種種人住止，
剎利婆羅門， 長者居士等，
旃陀羅野人， 持戒犯戒者，
在家出家人， 如是等種種，
此身亦如是。 種種諸受生，
若樂若苦受， 及不苦不樂，
有食與無食， 貪著不貪著，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傾動，
於此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了知諸受故， 現法盡諸漏，
身死不墮數， 永處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異比丘獨一靜處禪思，念言：「世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此有何義？」是比丘作是念已，從禪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禪思，念言：『世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此有何義？』」

佛告比丘：「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知諸行無常， 皆是變易法，
故說受悉苦， 正覺之所知。
比丘勤方便， 正智不傾動，
於諸一切受， 黠慧能了知。
悉知諸受已， 現法盡諸漏，
身死不墮數， 永處般涅槃。」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阿難獨一靜處禪思，念言：「世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復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此有何義？」作是念已，從禪起，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禪思，念言：『如世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此有何義？』」

佛告阿難：「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又復，阿難！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

阿難白佛言：「云何？世尊！以諸受漸次寂滅故說？」

佛告阿難：「初禪正受時，言語寂滅，第二禪正受時，覺觀寂滅，第三禪正受時，喜心寂滅，第四禪正受時，出入息寂滅；空入處正受時，色想寂滅，識入處正受時，空入處想寂滅，無所有入處正受時，識入處想寂滅，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無所有入處想寂滅，想受滅正受時，想受寂滅，是名漸次諸行寂滅。」

阿難白佛言：「世尊！云何漸次諸行止息？」

佛告阿難：「初禪正受時，言語止息，二禪正受時，覺觀止息，三禪正受時，喜心止息，四禪正受時，出入息止息；空入處正受時，色想止息，識入處正受時，空入處想止息，無所有入處正受時，識入處想止息，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時，無所有入處想止息，想受滅正受時，想受止息，是名漸次諸行止息。」

阿難白佛：「世尊！是名漸次諸行止息。」

佛告阿難：「復有勝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無上止息。如是止息，於餘止息無過上者。」

阿難白佛：「何等為勝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無上止息，諸餘止息無過上者？」

佛告阿難：「於貪欲心不樂、解脫，恚、癡心不樂、解脫，是名勝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無上止息，諸餘止息無過上者。」

佛說此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毘婆尸如來未成佛時，獨一靜處，禪思思惟，作如是觀，觀察諸受。云何為受？云何受集？云何受滅？云何受集道跡？云何受滅道跡？云何受味？云何受患？云何受離？如是觀察，有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觸集是受集，觸滅是受滅。若於受愛樂、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集道跡。若於受不愛樂、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滅道跡。若受因緣生樂喜，是名受味，若受無常變易法，是名受患。若於受斷欲貪、越欲貪，是名受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毘婆尸佛，如是式棄佛、毘濕波浮佛、迦羅迦孫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及我釋迦文佛，未成佛時思惟觀察諸受，亦復如是。

（四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有異比丘獨一靜處禪思。如是觀察諸受。云何受？云何受集？云何受滅？云何受集道跡？云何受滅道跡？云何受味？云何受患？云何受離？

時，彼比丘從禪覺已，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禪思，觀察諸受。云何為受？云何受集？云何受滅？云何受集道跡？云何受滅道跡？云何受味？云何受患？云何受離？」

佛告比丘：「有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觸集是受集，觸滅是受滅。若於受愛樂、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集道跡。若於受不愛樂、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滅道跡。若受因緣生樂喜，是名受味，若受無常變易法，是名受患。若於受斷欲貪、越欲貪，是名受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七）

如異比丘問經，尊者阿難所問經亦如是。

（四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云何為受？云何受集？云何受滅？云何受集道跡？云何受滅道跡？」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願廣說，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佛告比丘：「有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觸集是受集、觸滅是受滅。若於受愛樂、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集道跡；若於受不愛樂、讚歎、染著、堅住，是名受滅道跡。若受因緣生樂喜，是名受味；若受無常變易，是名受患；若於受斷欲貪、越欲貪，是名受離。」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七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我於諸受不如實知，受集、受滅、受集道跡、受滅道跡、受味、受患、受離不如實知，我於諸天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不得解脫、出離、脫諸顛倒，亦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我於諸受、受集、受滅、受集道跡、受滅道跡、受味、受患、受離如實知故，於諸天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為脫、為出、為脫諸顛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四八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沙門、婆羅門於諸受不如實知，受集、受滅、受集道跡、受滅道跡、受味、受患、受離不如實知者；非沙門、非婆羅門，不同沙門、不同婆羅門，非沙門義、非婆羅門義，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若沙門、婆羅門於諸受如實知，受集、受滅、受集道跡、受滅道跡、受味、受患、受離如實知者，彼是沙門之沙門、婆羅門之婆羅門，同沙門、同婆羅門，沙門義、婆羅門義，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沙門、非沙門，如是沙門數、非沙門數亦如是。

(四八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壹奢能伽羅國壹奢能伽羅林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欲於此中半月坐禪。諸比丘！勿復遊行，唯除乞食及布薩，即便坐禪，不復遊行，唯除乞食及布薩。」

爾時，世尊半月過已，敷坐具，於眾前坐，告諸比丘：「我以初成佛時所思惟禪法少許禪分，於今半月，思惟作是念：『諸有眾生，生受皆有因緣，非無因緣。云何因緣？欲是因緣、覺是因緣、觸是因緣。』

「諸比丘！於欲不寂滅、覺不寂滅、觸不寂滅，彼因緣故，眾生生受，以不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彼欲寂滅、覺不寂滅、觸不寂滅，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以不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彼欲寂滅、覺寂滅、觸不寂滅，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以不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彼欲寂滅、覺寂滅、觸寂滅，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以彼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邪見因緣故，眾生生受，邪見不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邪解脫、邪智因緣故，眾生生受，邪智不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正見因緣故，眾生生受，正見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因緣故，眾生生受，正智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若彼欲不得者得、不獲者獲、不證者證生，以彼因緣故，眾生生受，以彼寂滅因緣故，眾生生受。是名不寂滅因緣，眾生生受，寂滅因緣，眾生生受。

「若沙門、婆羅門如是緣緣、緣緣集、緣緣滅、緣緣集道

跡、緣緣滅道跡不如實知者，彼非沙門之沙門、非婆羅門之婆羅門，不同沙門之沙門、不同婆羅門之婆羅門，非沙門義、非婆羅門義，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若沙門、婆羅門於此緣緣、緣緣集、緣緣滅、緣緣集道跡、緣緣滅道跡如實知者，當知是沙門之沙門、婆羅門之婆羅門，同沙門、同婆羅門，以沙門義、婆羅門義，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四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夏安居時。

爾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照、喜，說種種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與諸大眾受我三月請衣被、飲食、應病湯藥。」

爾時，世尊默然而許。

時，給孤獨長者知佛默然受請已，從座起去，還歸自家，過三月已，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佛告給孤獨長者：「善哉！長者！三月供養衣被、飲食、應病湯藥。汝以莊嚴淨治上道，於未來世當獲安樂果報，然汝今莫得默然樂受此法，汝當精勤，時時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

時，給孤獨長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而去。

爾時，尊者舍利弗於眾中坐，知給孤獨長者去已，白佛言：「奇哉！世尊！善為給孤獨長者說法，善勸勵給孤獨長者，言：

『汝已三月具足供養如來大眾中，淨治上道，於未來世，當受樂報；汝莫默然樂著此福，汝當時時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世尊！若使聖弟子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得遠離五法，修滿五法。云何遠離五法？謂斷欲所長養喜、斷欲所長養憂、斷欲所長養捨、斷不善所長養喜、斷不善所長養憂，是名五法遠離。云何修滿五法？謂隨喜、歡喜、猗息、樂、一心。」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聖弟子修學遠離喜樂，具足身作證，遠離五法，修滿五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四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瓶沙王詣尊者優陀夷所，稽首作禮，退坐一面。時，瓶沙王白尊者優陀夷言：「云何世尊所說諸受？」

優陀夷言：「大王！世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瓶沙王白尊者優陀夷：「莫作是言：『世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正應有二受——樂受、苦受。若不苦不樂受，是則寂滅。」如是三說，優陀夷不能為王立三受，王亦不能立二受，俱共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時，尊者優陀夷以先所說，廣白世尊：「我亦不能立三受，王亦不能立二受，今故共來具問世尊如是之義，定有幾受？」

佛告優陀夷：「我有時說一受，或時說二受，或說三、四、五、六、十八、三十六，乃至百八受，或時說無量受。

「云何我說一受？如說所有受，皆悉是苦，是名我說一受。

云何說二受？說身受、心受，是名二受。云何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云何四受？謂欲界繫受、色界繫受、無色界繫受，及不繫受。云何說五受？謂樂根、喜根、苦根、憂根、捨根，是名說五受。云何說六受？謂眼觸生受。耳、鼻、舌、身、意觸生受。云何說十八受？謂隨六喜行、隨六憂行、隨六捨行受，是名說十八受。云何三十六受，依六貪著喜、依六離貪著喜、依六貪著憂、依六離貪著憂、依六貪著捨、依六離貪著捨，是名說三十六受。云何說百八受？謂三十六受，過去三十六、未來三十六、現在三十六，是名說百八受。云何說無量受？如說此受彼受等，比如是無量名說，是名說無量受。

「優陀夷！我如是種種說受如實義，世間不解，故而共諍論，共相違反，終竟不得我法、律中真實之義以自止息。優陀夷！若於我此所說種種受義，如實解知者，不起諍論、共相違反，起、未起諍能以法、律止令休息。

「然，優陀夷！有二受，欲受、離欲受。云何欲受，五欲功德因緣生受，是名欲受。云何離欲受？謂比丘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初禪具足住，是名離欲受。

「若有說言眾生依此初禪，唯是為樂非餘者，此則不然。所以者何？更有勝樂過於此故，何者是？謂比丘離有覺有觀，內淨，定生喜、樂，第二禪具足住，是名勝樂。如是，乃至非想非非想入處，轉轉勝說。

「若有說言：『唯有此處，乃至非想非非想極樂非餘。』亦復不然。所以者何？更有勝樂過於此故，何者是？謂比丘度一切非想非非想入處，想受滅，身作證具足住，是名勝樂過於彼者。

「若有異學出家作是說言：『沙門釋種子唯說想受滅，名為至樂。』此所不應。所以者何？應當語言：『此非世尊所說受

樂數，世尊說受樂數者，如說。』

「優陀夷！有四種樂。何等為四？謂離欲樂、遠離樂、寂滅樂、菩提樂。」

佛說此經已，尊者優陀夷及瓶沙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五七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聚落菴羅林中，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時，質多羅長者詣諸上座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諸上座言：「諸世間所見，或說有我，或說眾生，或說壽命，或說世間吉凶。云何？尊者！此諸異見，何本、何集、何生、何轉？」

時，諸上座默然不答。如是三問，亦三默然。

時，有一下座比丘名梨犀達多，白諸上座言：「我欲答彼長者所問。」

諸上座言：「善能答者答。」

時，長者即問梨犀達多：「尊者！凡世間所見，何本、何集、何生、何轉？」

尊者梨犀達多答言：「長者！凡世間所見，或言有我，或說眾生，或說壽命，或說世間吉凶，斯等諸見，一切皆以身見為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轉。」

復問：「尊者！云何為身見？」

答言：「長者！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色異我、色中我、我中色，受、想、行、識見是我、識異我、我中識、識中我。長者！是名身見。」

復問：「尊者！云何得無此身見？」

答言：「長者！謂多聞聖弟子不見色是我，不見色異我，不見我中色、色中我；不見受、想、行、識是我，不見識異我，不見我中識、識中我，是名得無身見。」

復問：「尊者！其父何名？於何所生？」

答言：「長者！我生於後方長者家。」

質多羅長者語尊者梨犀達多：「我及尊者二父本是善知識。」

梨犀達多答言：「如是，長者！」

質多羅長者語梨犀達多言：「尊者若能住此菴羅林中，我盡形壽供養衣服、飲食、隨病湯藥，尊者梨犀達多默然受請。」

時，尊者梨犀達多受質多羅長者請，供養障礙故，久不詣世尊所。

時，諸上座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質多羅長者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五七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菴羅林中，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爾時，眾多上座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議：「諸尊！於意云何？謂眼繫色耶？色繫眼耶？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意繫法耶？法繫意耶？」

時，質多羅長者行有所營，便過精舍，見諸上座比丘集於食堂，即便前禮諸上座足，禮足已，問言：「尊者集於食堂，論說何法？」

諸上座答言：「長者！我等今日集此食堂，作如此論：『為眼繫色耶？色繫眼耶？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意繫法耶？為法繫意耶？』」

長者問言：「諸尊者於此義云何記說？」

諸上座言：「於長者意云何？」

長者答諸上座言：「如我意，謂非眼繫色，非色繫眼，乃至非意繫法，非法繫意，然中間有欲貪者，隨彼繫也。譬如二牛，一黑一白，駕以輓鞅。有人問言：『為黑牛繫白牛？為白牛繫黑牛？』為等問不？」

答言：「長者！非等問也。所以者何？非黑牛繫白牛，亦非白牛繫黑牛，然彼輓鞅是其繫也。」

「如是，尊者！非眼繫色，非色繫眼，乃至非意繫法，非法繫意，然其中間，欲貪是其繫也。」

時，質多羅長者聞諸上座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九八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從愛生愛，從愛生恚；從恚生愛，從恚生恚。

「云何為從愛生愛？謂有一於眾生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他於彼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隨行此，作是念：『我於彼眾生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他復於彼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隨行故，我於他人復生於愛。』是名從愛生愛。

「云何從愛生恚？謂有一於眾生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而他於彼不喜、不愛、不念、不可意隨行此，作是念：『我於眾生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而他於彼不喜、不愛、不念、不可意隨行故，我於他而生瞋恚。』是名從愛生恚。

「云何為從恚生愛？謂有一於眾生不喜、不愛、不念、不

可意，他復於彼不喜、不愛、不念、不可意隨行故，我於他而生愛念，是名從患生愛。

「云何從患生患？謂有一於眾生不喜、不愛、不念、不可意，而他於彼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隨行此，作是念：『我於彼眾生不喜、不愛、不念、不可意，而他於彼有喜、有愛、有念、有可意隨行，我於他所問起瞋患。』是名從患生患。

「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乃至初禪、第二、第三、第四禪具足住者，從愛生愛、從患生患、從患生愛、從愛生患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於未來世成不生法。

「若彼比丘盡諸有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當於爾時，不自舉，不還舉，不起塵，不熾然，不嫌彼。

「云何自舉？謂見色是我、色異我、我中色、色中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自舉。云何不自舉？謂不見色是我、色異我、我中色、色中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不自舉。

云何還舉？謂於罵者還罵，瞋者還瞋，打者還打，觸者還觸，是名還舉。云何不還舉？謂罵者不還罵，瞋者不還瞋，打者不還打，觸者不還觸，是名不還舉。

「云何起塵？謂有我、我欲，乃至十八種愛，是名起塵。云何不起塵？謂無我、無我欲，乃至十八愛不起，是名不起塵。

「云何熾然？謂有所、我所欲，乃至外十八愛行，是名熾然。云何不熾然？謂無我所、無我所欲，乃至無外十八愛行，是名不熾然。

「云何嫌彼？謂見我真實起，於我慢、我欲、我使不斷不知，是名嫌彼。云何不嫌彼？謂不見我真實，我慢、我欲、我

使已斷已知，是名不嫌彼。」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一二三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波斯匿王忿諸國人，多所囚執，若刹利、若婆羅門、若鞞舍、若首陀羅、若旃陀羅，持戒、犯戒，在家、出家，悉皆被錄，或鑊、或杻械、或以繩縛。

時，有眾多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多所攝錄，乃至或鑊、或縛，乞食畢，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今日眾多比丘入城乞食，聞波斯匿王多所收錄，乃至鑊縛。」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繩鑊杻械，	名曰堅固縛，
染污心顧念，	錢財寶妻子，
是縛長且固，	雖緩難可脫，
慧者不顧念，	世間五欲樂，
是則斷諸縛，	安隱永超世。」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四諦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擔，亦當說持擔人，亦當說擔因緣，亦當說捨擔。汝等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我今當說。」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擔？所謂五盛陰是。云何為五？所謂色、痛、想、行、識陰，是謂名為擔。

「彼云何名為持擔人？所謂持擔人者，人身是也。字某、名某，如是生，食如是食，受如是苦樂，壽命長短，是謂名為持擔人。

「彼云何名為擔因緣？所謂擔因緣者，愛著因緣是。與欲共俱，心不遠離，是謂名為擔因緣。

「彼云何名為當捨離擔？所謂能使彼愛永盡無餘，已除、已吐。是謂，比丘！名捨離擔。

「如是，比丘！我今已說擔，已說擔因緣，已說持擔人，已說捨擔，然諸如來所應行者，我今已辦。若樹下、空處、露坐，常念坐禪，莫行放逸。」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當念捨重擔，	更莫造新擔，
擔是世間病，	捨擔第一樂。
亦當除愛結，	及捨非法行，
盡當捨離此，	更不復受愛。

「是故，諸比丘！當作方便，捨離於擔。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拔祇國尸牧摩羅山鬼林鹿園中。

爾時，那憂羅公長者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世尊曰：「我今年朽，加復抱病，多諸憂惱，唯願世尊隨時教訓，使眾生類長夜獲安隱。」

爾時，世尊告長者曰：「如汝所言，身多畏痛，何可恃怙？但以薄皮而覆其上。長者當知，其有依憑此身者，正可須臾之樂；此是愚心，非智慧者所貴。是故，長者！雖心有病，令心無病。如是，長者！當作是學。」

爾時，長者聞說斯言，從坐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爾時，長者復作是念：「我今可往至尊者舍利弗所問斯義。舍利弗去彼不遠，在樹下坐。」是時，那憂羅公往至舍利弗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舍利弗問長者：「顏貌和悅，諸根寂靜，必有所因。長者！故當從佛聞法耶？」

時，長者白舍利弗言：「云何，尊者舍利弗！顏貌焉得不和悅乎？所以然者，向者世尊以甘露之法，溉灌胸懷。」

舍利弗言：「云何，長者！以甘露之法，溉灌胸懷？」

長者報言：「於是，舍利弗！我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我白世尊曰：『年朽長大，恒抱疾病，多諸苦痛，不可稱計，唯願世尊分別此身，普使眾生，獲此安隱！』爾時，世尊便告我言：『如是，長者！此身多諸衰苦，但以薄皮而覆其上。長者當知，其有恃怙此身者，正可有斯須之樂，不知長夜受苦無量。是故，長者！此身雖有患，當使心無患。如是，長者！當作是學。』世尊以此甘露之法，而見溉灌。」

舍利弗言：「云何，長者！更不重問如來此義乎？云何身有患心無患。云何身有病心無病？」

長者白舍利弗言：「實無此辯重問世尊，身有患心有患，身有患心無患。尊者舍利弗必有此辯，願具分別。」

舍利弗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與汝廣演其義。」

對曰：「如是。舍利弗！」從彼受教。

舍利弗告長者曰：「於是，長者！凡夫之人不見聖人，不受聖教，不順其訓；亦不見善知識，不與善知識從事。彼計色為我，色是我所，我是色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彼色、我色合會一處。彼色、我色以集一處，色便敗壞，遷移不停，於中復起愁憂、苦惱。痛、想、行、識，皆觀我有識，識中有我，我中有識，彼識、我識合會一處。彼識、我識以會一處，識便敗壞，遷移不停，於中復起愁憂、苦惱。如是，長者！身亦有患，心亦有患。」

長者問舍利弗曰：「云何身有患、心無患耶？」

舍利弗言：「於是，長者！賢聖弟子承事聖賢，修行禁法；與善知識從事，親近善知識。彼亦不觀我有色；不見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不見色是我所，我是色所。彼色遷轉不住，彼色以移易，不生愁憂、苦惱、憂色之患。亦復不見痛、想、行、識，不見識中有我，我中有識；亦不見識我所，亦不見我所識。彼識、我識以會一處，識便敗壞，於中不起愁憂、苦惱。如是，長者！身有患而心無患。是故，長者！當作是習，遺身去心，亦無染著。長者！當作是學。」

爾時，那憂羅公聞舍利弗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利養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五百人俱。

爾時，尊者須菩提亦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側，別作屋廬而自禪思。爾時，尊者須菩提身得苦患，甚為沈重，便作是念：「我此苦痛為從何生？復從何滅？為至何所？」爾時，尊者須菩提便於露地而敷坐具，直身正意，專精一心，結跏趺坐，思惟諸入，欲害苦痛。

爾時，釋提桓因知尊者須菩提所念，便以偈勅波遮旬曰：

「善業脫諸縛， 居在靈鷲山；
 今得極重患， 樂空諸根定。
 速來往問疾， 覲省尊上顏；
 既得獲大福， 種德莫過是。」

時，波遮旬對曰：「如是。尊者！」

爾時，釋提桓因將五百天人及波遮旬，譬如士夫屈伸臂頃，便從三十三天沒，來至靈鷲山中，離尊者須菩提不遠，復以此偈語波遮旬曰：

「汝今覺善業， 樂禪三昧定；
 柔和清淨音， 今使從禪坐。」

波遮旬對曰：「如是。」

爾時，波遮旬從釋提桓因聞語已，便調琉璃之琴，前至須菩提所，便以此偈歎須菩提曰：

「結盡永無餘， 諸念不錯亂；
 諸塵垢悉盡， 願速從禪覺。
 心息渡有河， 降魔度諸結；
 功德如大海， 願速從定起。」

眼淨如蓮花， 諸穢永不著；
無歸與作歸， 空定速時起。
渡四流無為， 善解無老病；
以脫有為災， 唯尊時定覺。
五百天在上， 釋種躬自來；
欲覲聖尊顏， 解空速時起。」

爾時，尊者須菩提即從坐起，復歎波遮旬曰：「善哉！波旬！汝今音與琴合，琴與音合，而無有異。然琴音不離歌音，歌音不離琴音，二事共合，乃成妙聲。」

爾時，釋提桓因便往至尊者須菩提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釋提桓因白須菩提言：「云何善業所抱患苦有增損乎？今此身病為從何生？身生耶？意生乎？」

爾時，尊者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善哉！拘翼！法法自生，法法自滅；法法相動，法法自息。猶如，拘翼！有毒藥，復有害毒藥。天帝釋！此亦如是，法法相亂，法法自息。法能生法，黑法用白法治，白法用黑法治。天帝釋！貪欲病者用不淨治，瞋恚病者用慈心治，愚癡病者用智慧治。如是，釋提桓因！一切所有皆歸於空，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士、無夫，無形、無像，無男、無女。猶如，釋提桓因！風壞大樹，枝葉彫落；雷雹壞苗，華菓初茂，無水自萎；天降時雨，生苗得存。如是，天帝釋！法法相亂，法法自定，我本所患疼痛苦惱，今日已除，無復患苦。」

是時，釋提桓因白須菩提言：「我亦有愁憂苦惱，今聞此法無復有愁憂。眾事猥多，欲還天上。已亦有事及諸天事，皆悉猥多。」

時，須菩提言：「今正是時，宜可時去。」

是時，釋提桓因即從坐起，前禮須菩提足，遶三匝而去。

是時，尊者須菩提便說此偈：

「能仁說此語， 根本悉具足；
智者獲安隱， 聞法息諸病。」

爾時，釋提桓因聞尊者須菩提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有無品（一至二）

（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知有此二見。云何為二？所謂有見、無見。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此二見習已、誦已，終不從其法，如實而不知，此則非沙門、婆羅門。於沙門，則犯沙門法；於婆羅門，則犯婆羅門法，此沙門、婆羅門終不以身作證而自遊戲。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此二見誦讀、諷念，知捨，如實而知，此則沙門持沙門行，婆羅門知婆羅門行，自身取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復受有，如真知之。是故，諸比丘！於此二見不應習行，不應諷誦，盡當捨離。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見。云何為二見？所謂有見、無見。彼云何為有見？所謂欲有見、色有見、無色有見。彼云何為欲有見？所謂五欲是也。云何為五欲？所謂眼見色，

甚愛敬念，未曾捨離，世人宗奉。若耳聞聲，鼻嗅香，口知味，身知細滑，意了諸法，是謂有見。彼云何名為無見？所謂有常見、無常見、有斷滅見、無斷滅見、有邊見、無邊見、有身見、無身見、有命見、無命見、異身見、異命見，此六十二見，名曰無見，亦非真見，是謂名為無見。是故，諸比丘！當捨此二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釋翅尼拘留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國中豪貴諸大釋種五百餘人，欲有所論，集普義講堂。爾時，世典婆羅門便往詣彼釋種所，語彼釋種言：「云何，諸君！此中頗有沙門、婆羅門及世俗人，能與吾共論議乎？」

爾時，眾多釋報世典婆羅門曰：「此中今有二人，高才博學，居在迦毘羅越國。云何為二人？一名周利槃特比丘，二名瞿曇，釋種如來、至真、等正覺。眾中少知無聞，亦無智慧，言語醜陋，不別去就，如此槃特之比。又此迦維羅越一國之中，無知無聞，亦無點慧，為人醜陋，多諸穢惡，如此瞿曇之比。汝今可與彼論議。設婆羅門能與彼二人論議得勝者，我等五百餘人，便當供養隨時所須，亦當相惠千鎰純金。」

爾時，婆羅門便生此心：「此迦毘羅越釋種，悉皆聰明，多諸技術，姦宄虛偽，無有正行。設吾與彼二人論議而得勝者，何足為奇，或復彼人得吾便者，便為愚者所伏。」思此二理，「吾不堪與彼論議也。」作是語已，便退而去。

是時，周利槃特到時持鉢，入迦毘羅越乞食。時，世典婆

羅門遙見周利槃特來，便作是念：「我今當往問彼人義。」時，世典婆羅門便往至比丘所，語周利槃特曰：「沙門！為字何等？」

周利槃特曰：「止！婆羅門！何須問字？所以來此欲問義者，時可問之。」

婆羅門言：「沙門！能與吾共論議乎？」

周利槃特言：「我今尚能與梵天論議，何況與汝盲無目人乎？」

婆羅門言：「盲者即非無目人乎？無目則非盲耶？此是一義，豈非煩重。」

是時，周利槃特便騰逝空中作十八變。爾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沙門止有神足，不解論議；設當與吾解此義者，身便當與作弟子。」

是時，尊者舍利弗以天耳聽聞有是語：「周利槃特與世典婆羅門作此論議。」是時，尊者舍利弗即變身作槃特形，隱槃特形，使不復現，語婆羅門曰：「汝婆羅門！若作是念：『此沙門止有神足，不堪論議。』者，汝今諦聽，吾當說之，報汝向議，依此論本，當更引喻。汝今，婆羅門！名字何等？」

婆羅門曰：「吾名梵天。」

周利槃特問曰：「汝是丈夫乎？」

婆羅門曰：「吾是丈夫。」

復問：「是人乎？」

婆羅門報曰：「是人。」

周利槃特問曰：「云何，婆羅門！丈夫亦是人，人亦是丈夫，此亦是一義，豈非煩重乎？然，婆羅門！盲與無目，此義不同。」

婆羅門曰：「云何，沙門！名之為盲？」

周利槃特曰：「猶如不見今世、後世，生者、滅者，善色、

惡色，若好、若醜，眾生所造善惡之行，如實而不知，永無所覩，故稱之為盲。」

婆羅門曰：「云何為無眼者乎？」

周利槃特曰：「眼者，無上智慧之眼。彼人無此智慧之眼，故稱之為無目也。」

婆羅門言：「止！止！沙門！捨此雜論，我今欲問深義。云何，沙門！頗不依法得涅槃乎？」

周利報曰：「不依五盛陰而得涅槃。」

婆羅門曰：「云何，沙門！此五盛陰有緣生耶？無緣生乎？」

周利槃特對曰：「此五盛陰有緣生，非無緣也。」

婆羅門曰：「何等是五盛陰緣？」

比丘曰：「愛是緣也。」

婆羅門曰：「何者是愛？」

比丘報曰：「生者是也。」

婆羅門曰：「何者名為生？」

比丘曰：「即愛是也。」

婆羅門曰：「愛有何道？」

沙門曰：「賢聖八品道是。所謂正見、正業、正語、正命、正行、正方便、正念、正定，是謂名為賢聖八品道。」

爾時，周利槃特廣為說法已，婆羅門從比丘聞如此教已，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即於其處，身中刀風起而命終。是時，尊者舍利弗還復其形，飛在空中，還詣所止。

是時，尊者周利槃特比丘往至普集講堂眾多釋種所。到已，語彼釋言：「汝等速辦蘇油、薪柴，往耶維世典婆羅門。」

是時，釋種即辦蘇、油，往耶維世典婆羅門。於四道頭起鍤婆，各各相率，便往至尊者周利槃特比丘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時，諸釋種以此偈，向尊者周利槃特說曰：

「耶維起鍤婆， 不違尊者教；
我等獲大利， 得遇此福祐。」

是時，尊者周利槃特便以此偈而報釋曰：

「今轉尊法輪， 降伏諸外道；
智慧如大海， 此來降梵志。
所作善惡行， 去來今現在；
億劫不忘失， 是故當作福。」

是時，尊者周利槃特廣與彼諸釋種說法已，諸釋白周利槃特言：「若尊者須衣被、飲食、床褥、臥具、病瘦醫藥，我等盡當事事供給，唯願受請，勿拒微情。」時，尊者周利槃特默然可之。

爾時，諸釋種聞尊者周利槃特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釋提桓因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白世尊曰：「云何比丘斷於愛欲，心得解脫，乃至究竟安隱之處，無有諸患，天、人所敬？」

爾時，世尊告釋提桓因曰：「於是，拘翼！若是比丘聞此空法解無所有，則得解了一切諸法，如實知之。身所覺知苦樂之法，若不苦不樂之法，即於此身觀悉無常，皆歸於空。彼已觀此不苦不樂之變，亦不起想，以無有想，則無恐怖；以無恐怖，則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謂，釋提桓因！比丘斷於愛欲，心得解脫，乃至

究竟安隱之處，無有災患，天、人所敬。」

爾時，釋提桓因禮世尊足已，繞三匝而退。

當於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尊者大目犍連便作是念：「向者，帝釋得道跡而問事耶？為不得道跡而問義耶？我今當試之。」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以神足，如屈伸臂頃，便至三十三天。

爾時，釋提桓因遙見大目犍連遠來，即起奉迎，並作是語：「善來！尊者大目犍連！尊自不至此，亦大久矣！願欲與尊論說法義，願在此處坐。」

是時，目犍連問釋提桓因曰：「世尊與汝說斷愛欲之法，我欲聞之，今正是時，可與我說之。」

釋提桓因白言：「我今諸天事猥多，或自有事，或復有諸天事，我所聞者即時而忘。昔者，目連，與諸阿須倫共鬪，當鬪之日，諸天得勝，阿須倫退。爾時，我身躬往自戰，尋復領諸天還上天宮，坐最勝講堂。因鬪勝故，故名為最勝講堂，階巷成行，陌陌相值，一一階頭，七百樓閣，一一樓閣上，各七玉女，一一玉女各有七使人，願尊目連在彼觀看。」

爾時，釋提桓因及毘沙門天王在尊者目連後，往至最勝講堂所。是時，釋提桓因及毘沙門天王，白大目犍連曰：「此是最勝講堂，悉可遊看。」

目犍連曰：「天王！此處極為微妙，皆由前身所作福祐故，致此自然寶堂，猶如人間小有樂處，各自慶賀，如天宮無異，皆由前身作福所致。」

爾時，釋提桓因左右玉女，各各馳走，莫知所如，猶如人間有所禁忌，皆懷慚愧。是時，釋提桓因所將玉女亦復如是。遙見大目犍連來，各各馳走，莫知所湊。

時，大目犍連便作是念：「此釋提桓因意甚放逸，我今宜

可使懷恐怖。」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即以右脚指案地，彼宮殿六變震動。是時，釋提桓因及毘沙門天王皆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念：「此大目犍連有大神足，乃能使此宮殿六返震動，甚奇！甚特！未曾有是！」

是時，大目犍連便作是念：「今此釋身以懷恐怖，我今宜可問其深義。」「云何，拘翼！如來所說除愛欲經者，今正是時，唯願與我等說。」

釋提桓因報言：「目連！我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是時，我即白世尊曰：『云何比丘斷於愛欲，心得解脫，乃至究竟至無為處，無有患苦，天、人所敬？』爾時，世尊便告我言：『於是，拘翼！諸比丘聞法已，都無所著，亦不著色，盡解一切諸法，了無所有。以知一切諸法已，若苦、若樂、若不苦不樂，觀了無常，滅盡無餘，亦無斷壞。彼以觀此，已都無所著，已不起世間想，復無恐怖；以無恐怖，便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謂，釋提桓因！比丘斷欲，心得解脫，乃至究竟無為之處，無有患苦，天、人所敬。』爾時，我聞此語已，便禮世尊足，遶三匝，即退而去，還歸天上。」

是時，尊者大目犍連以深法之語，向釋提桓因及向毘沙門具分別之。爾時，目犍連具說法已，猶如士夫屈伸臂頃，從三十天沒不現，便來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目犍連即於座上白世尊曰：「如來前與釋提桓因說除欲之法，唯願世尊當與我說之。」

爾時，世尊告目犍連曰：「汝當知之，釋提桓因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釋提桓因問我此義：『云何，世尊！比丘斷愛欲，心得解脫？』爾時，我告釋提桓因曰：『拘

翼！若有比丘解知一切諸法空無所有，亦無所著，盡解一切諸法了無所有，以知一切諸法無常，滅盡無餘，亦無斷壞。彼已觀此，已都無所著，已不起世間想，復無恐怖；已無恐怖，便般涅槃：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謂，釋提桓因，比丘斷欲，心得解脫。』爾時，釋提桓因即從坐起，頭面禮我足，便退而去。還歸天上。」

爾時，大目犍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高幢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三三昧。云何為三？空三昧、無願三昧、無想三昧。

「彼云何名為空三昧？所謂空者，觀一切諸法，皆悉空虛，是謂名為空三昧。

「彼云何名為無想三昧？所謂無想者，於一切諸法，都無想念，亦不可見，是謂名為無想三昧。

「云何名為無願三昧？所謂無願者，於一切諸法，亦不願求，是謂名為無願三昧。

「如是，比丘！有不得此三三昧，久在生死，不能自覺寤。如是，諸比丘！當求方便，得此三三昧。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第一最空法，汝等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為名第一最空之法？若眼起時則起，亦不見來處，滅時則滅，亦不見滅處；除假號法、因緣法。云何假號、因緣？所謂是有則有，此生則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如是苦陰成此因緣。

「無是則無，此滅則滅。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死滅，死滅則愁、憂、苦、惱，皆悉滅盡，除假號之法。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起時則起，亦不知來處，滅時則滅，亦不知滅處，除其假號之法。彼假號法者，此起則起，此滅則滅。此六入亦無人造作，亦名色、六入法，六入亦無人造作，由父母而有胎者亦無，因緣而有，此亦假號，要前有對，然後乃有。猶如鑽木求火，以前有對，然後火生；火亦不從木出，亦不離木。若復有人劈木求火亦不能得，皆由因緣合會，然後有火。此六情起病亦復如是，皆由緣會於中起病。此六入起時則起，亦不見來，滅時則滅，亦不見滅；除其假號之法，因由父母合會而有。」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先當受胞胎，	漸漸如凍酥，
遂復如息肉，	後轉如像形。
先生頭項頸，	轉生手足指，

支節各各生， 髮毛爪齒成。
若母飲食時， 種種若干饌，
精氣用活命， 受胎之原本。
形體以成滿， 諸根不缺漏，
由母得出生， 受胎苦如是。

「比丘當知，因緣合會，乃有此身耳。又復，比丘！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毛孔九萬九千，脈有五百，筋有五百，虫八萬戶。比丘當知，六入之身有如是災變。比丘！當念思惟，如是之患，誰作此骨？誰合此筋脈？誰造此八萬戶虫？」

爾時，彼比丘作是念思惟，便獲二果、阿那含、若阿羅漢。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三百六十骨， 在此人身中，
古佛之所演， 我今亦說之。
筋有五百枚， 脈數亦如是，
虫有八萬種， 九萬九千毛。
當觀身如是， 比丘勤精進，
速得羅漢道， 往至涅槃界。
此法皆空寂， 愚者之所貪，
智者心歡悅， 聞此空法本。

「是謂，比丘！此名第一最空之法，與汝等說。如來之所說行之法，我今以為起慈哀心，我今以辦。常當念修行其法，在閑居之處坐禪思惟，勿有懈怠。今不修行，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訓。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力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國憂迦支江水側。

爾時，世尊詣一樹下，躬自敷座而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

爾時，有一梵志往至彼處。是時，梵志見世尊腳跡為妙，見已，便生此念：「是何人之跡？為是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人、若非人？為我先祖梵天耶？」是時，梵志即逐跡前進，遙見世尊在一樹下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見已，作是語：「為是天耶？」

世尊告曰：「我非是天。」

「為乾沓和耶？」

世尊告曰：「我非乾沓和也。」

「為是龍子乎？」

對曰：「我非是龍也。」

「為閼叉也？」

佛報梵志：「我非閼叉。」

「為是祖父也。」

佛報曰：「我非祖父。」

是時，婆羅門問世尊曰：「汝今是誰？」

世尊告曰：「有愛者則有受，有受則有愛，因緣合會，然後各各相生如此，如此五苦盛陰無有斷絕時。以知愛已，則知五欲，亦知外六塵、內六入，即知此盛陰之本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世間有五欲， 意為第六生，
以知內外六， 當念盡苦際。」

「是故，當求方便，滅內外六事。如是，梵志！當作是學。」
爾時，彼梵志聞佛如是教，思惟翫習不去心懷，即於坐上，
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彼梵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力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本為菩薩時，未成佛道中有此念：『此世間極為勤苦；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然此五盛陰不得盡本原。』是時，我復作是念：『由何因緣有生、老、病、死？復由何因緣致此災患？』當思惟此時，復生此念：『有生則有老、病、死。』爾時，當思惟是時，復更生念：『由何因緣有生？』此由有而生。復生此念：『有者，何由而有？』當思惟是時，便生此念：『此有由受而有。』復念：『此受何由而有？』爾時，以智觀之，由愛而有受。復更思惟：『此愛何由而生？』重觀察之，由痛而有愛。復更思惟：『此痛何由而生？』當作是觀察時，由更樂而有此痛。復重思惟：『此更樂何由而有？』我生此念時，緣六入而有此更樂。時我重思惟：『此六入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名色而有六入。時我復作是念：『名色何由而有？』觀察是時，復由識而有名色。『此識何由而有？』觀察是時，由行生識。時我復作是念：『行何由而生？』觀察是時，行由癡而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生，生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如是名為苦盛陰所習。

「我爾時復作是念：『由何因緣滅生、老、病、死？』我觀察是時，生滅，老、病、死滅。時復生此念：『由何而無生？』觀此生原，有滅，生則滅。復念：『由何而無有？』時生此念：『無受則無有。』時我生此念：『由何滅受？』觀察是時，愛滅，受則滅。復生此念：『由何而滅愛？』重更觀察，痛滅，愛則滅。復思惟：『由何而滅痛？』觀察是時，更樂滅，則痛滅。復思惟：『更樂何由而滅？』觀察是時，六入滅，則更樂滅。復觀此六入何由而滅？當觀察時，名色滅，則六入滅。復觀名色何由而滅？識滅，則名色滅。復觀察此識何由而滅？行滅，則識滅。復觀此行何由而滅？癡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受滅；受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滅，老、病滅，則死滅，是謂名為五盛陰滅。

「時我復生此念：『此識最為原首，令人致此生、老、病、死；然不能知此生、老、病、死生之原本。』猶如有人在山林中行，逐小徑道。小復前行，見舊大道，古昔諸人在中行處。是時，彼人便復此道，小復前進，見舊城郭、園觀、浴池，皆悉茂盛，但彼城中無有居民。此人見已，還歸本國，前白王言：『昨遊山林見好城郭，樹木繁茂，但彼城中無有人民。大王！可使人民在彼城止住。』是時，國王聞此人語，即居止人民；然此城郭還復如故，人民熾盛，快樂無比。

「諸比丘當知，我昔未成菩薩時，在山中學道，見古昔諸佛所遊行處，便從彼道，即知生、老、病、死所起原本，有生有滅，皆悉分別，知生苦、生習、生盡、生道，皆悉了知，有、受、愛、痛、更樂、六入、名色、識、行、癡，亦復如是。無明起則行起，行所造者復由於識，我今以明於識，今與四部之

眾而說此本；皆當知此原本所起，知苦、知習、知盡、知道，念使分明，以知六入，則知生、老、病、死，六入滅則生、老、病、死滅。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滅於六入。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七日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釋翅迦毘羅衛國尼拘屢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食後，從尼拘屢園往至毘羅耶致聚中，在一樹下坐。是時，執杖釋種出迦毘羅越至世尊所，在前默然而住。爾時，執杖釋種問世尊言：「沙門作何勅教？為何等論？」

世尊告曰：「梵志當知，我之所論，非天、龍、鬼神所能及也；亦非著世，復非住世。我之所論，正謂斯耳。」

是時，執杖釋種儼頭嘆吒已，便退而去。爾時，如來即從座起，還詣所止。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向者，在彼園中坐，有執杖釋種來至我所，而問我言：『沙門為作何等論？』吾報之曰：『我之所論，非天、世人所能及也；亦非著世，復非住世，我之所論，正謂斯耳。』是時，執杖釋種聞此語已，便退而去。」

爾時，有一比丘白世尊言：「云何亦不著世，復非住世？」

世尊告曰：「如我所論者，都不著世，如今於欲而得解脫，斷於釋種狐疑，無有眾想。我之所論者，正謂此耳。」世尊作此語已，即起入室。

是時，諸比丘各相謂言：「世尊向所論者，略說其義，誰

能堪任廣說此義乎？」是時，諸比丘自相謂言：「世尊恒嘆譽尊者大迦旃延，今唯有迦旃延能說此義耳。」

是時，眾多比丘語迦旃延曰：「向者，如來略說其義，唯願尊者當廣演說之，事事分別，使諸人得解。」

迦旃延報曰：「猶如聚落有人出於彼村，欲求真實之物。彼若見大樹，便取斫殺，取其枝葉而捨之去。然今汝等亦復如是，捨如來已，來從枝求實。然彼如來皆觀見之，靡不周遍，照明世間，為天、人導，如來者是法之真主，汝等亦當有此時節，自然當遇如來說此義。」

時，諸比丘對曰：「如來雖是法之真主，廣演其義；然尊者為世尊記，堪任廣說其義。」

迦旃延報曰：「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吾當演說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甚善。」是時，諸比丘即受其教。

迦旃延告曰：「今如來所言：『我之所論，非天、龍、鬼神之所能及，亦非著世，復非住世，然我於彼而得解脫，斷諸狐疑，無復猶豫，如今眾生之徒，好喜鬪訟，起諸亂想。』又如來言：『我不於中起染著心。』此是貪欲使，瞋恚、邪見、欲世間使，憍慢使，疑使，無明使，或遇刀杖苦痛之報，與人鬪訟，起若干不善之行，起諸亂想，興不善行。若眼見色而起識想，三事相因便有更樂，以有更樂便有痛，以有痛便有所覺，以有覺便有想，以有想便稱量之，起若干種想著之念。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更細滑、意知法，而起識想，三事相因便有更樂，以有更樂便有痛，以有痛便有覺，以有覺便有想，以有想便稱量之，於中起若干種想著之念。此是貪欲之使、瞋恚使、邪見使、憍慢使、欲世間使、癡使、疑使，皆起刀杖之變，興若干種之變，不可稱計。

「若有人作是說：『亦無眼，亦無色，而有更樂。』此事不

然。設復言：『無更樂，有痛者。』此亦不然。設言：『無痛而有想著者。』此事不然。設復有人言：『無耳、無聲，無鼻、無香，無舌、無味，無身、無細滑，無意、無法，而言有識者。』終無此理也。設言：『無識而有更樂者。』此事不然。設：『無更樂而言有痛者。』此事不然。設言：『無痛而有想著者。』此事不然。若復人言：『有眼、有色於中起識。』此是必然。若言：『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意法於中起識者。』此事必然。諸賢當知，由此因緣，世尊說曰：『我之所論，天及世人、魔、若魔天不能及者，亦不著世，復不住世，然我於欲而得解脫，斷於狐疑，無復猶豫。』世尊因此緣略說其義耳。汝等心不解者，更至如來所，重問此義。設如來有所說者，好念奉持。」

是時，眾多比丘聞迦旃延所說，亦不言善，復不言非，即從座起而去。自相謂言：「我等當持此義往問如來，設世尊有所說者，當奉行之。」

是時，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以此緣本，具白世尊。爾時，如來告比丘曰：「迦旃延比丘聰明辯才，廣演其義，設汝等至吾所問此義，我亦當以此與汝說之。」

爾時，阿難在如來後。是時，阿難白佛言：「此經義理極為甚深，猶如有人行路而遇甘露，取而食之，極為香美，食無厭足。此亦如是，其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到處，聞此法而無厭足。」重白世尊：「此經名何等，當云何奉行。」

佛告阿難：「此經名曰甘露法味，當念奉行。」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優迦羅竹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與汝當說妙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理深邃，清淨修行梵行，此經名曰一切諸法之本。汝等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佛告之曰：「彼云何名為一切諸法之本？於是，比丘！凡夫之人不覩賢聖之教，亦不掌護如來言教，不親近善知識，不受善知識言教。彼觀此地如實知之，此是地如審是地；如實是地，亦復是水，亦復是火，亦復是風，四事合以為人，愚者之所娛樂。天自知為天，樂於天中天；梵天自知為梵天，大梵自知為大梵，無能出者；光音天還自相知由光音天來；遍淨天自知為遍淨天；果實天自知為果實天而不錯亂；阿毘耶陀天自知為阿毘耶陀天；空處天自知為空處天；識處天自知為識處天；不用處天自知為不用處天；有想無想處天自知為有想無想處天；見者自知為見；聞者自知為聞；欲者自知為欲；智者自知為智；一類自知為一類；若干類自知為若干類；悉具足自知為悉具足；涅槃自知為涅槃，於中而自娛樂。所以然者，非智者之所說也。

「若聖弟子往覲聖人，承受其法，與善知識從事，恒親近善知識，觀此地種皆悉分明，知所來處，亦不著於地，無有污染之心。水、火、風亦復如是。人、天、梵王、光音、遍淨、果實、阿毘耶陀天、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見、聞、念、知，一種、若干種，乃至於涅槃，亦不著於涅槃，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皆由善分別、善觀察。若彼比丘漏盡阿羅漢，所作已辦，捨於重擔，盡生死原本，平等解脫，彼能

分別地種，都不起想著。地種、人、天、梵王，乃至有想無想處，亦復如是。至於涅槃，不著涅槃，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然者，皆由壞姪、怒、癡之所致也。比丘當知，如來、至真、等正覺善能分別於地，亦不著於地種，不起地種之想。所以然者，皆由破愛網之所致，因有有生，因生有老死，皆悉除盡，是故如來成最正覺。」佛說此語時，是時諸比丘不受其教。所以然者，由魔波旬閉塞心意故。

「此經名曰一切諸法之本，我今具足說之。諸佛世尊所應修行，我今已具足施行。汝等當念閑居樹下，端意坐禪，思惟妙義。今不為者，後悔無益。此是我之教誡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成十種力，得四無所畏，在大眾中能師子吼。云何為十力？於是，如來是處如實知之，非處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處所，知他眾生因緣處所受其果報。

「復次，如來知若干種界、若干種持、若干種入，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若干種解脫、無量解脫，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知他眾生智慧多少，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知他眾生心中所念，如實知之：有欲心知有欲心，無欲心知無欲心；有瞋恚心知有瞋恚心，無瞋恚心知無瞋恚心；有愚癡心知有愚癡心，無愚癡心知無愚癡心；有愛心

知有愛心，無愛心知無愛心；有受心知有受心，無受心知無受心；亂心知有亂心，無亂心知無亂心；散心知有散心，無散心知無散心；少心知有少心，無少心知無少心；廣心知有廣心，無廣心知無廣心；無量心知無量心，有量心知有量心，如實知之。定心知有定心，無定心知無定心；解脫心知解脫心，無解脫心知無解脫心。

「復次，如來盡知一切所趣心之道，或一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億百千生、無量生、成劫、敗劫、無數成敗劫中，我昔生彼處，名是，字是，食如此之食，受其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彼死生此。自憶如是無數宿命之事。

「復次，如來知眾生生死之趣，以天眼觀眾生之類，善色、惡色、善趣、惡趣，隨行所種，皆悉知之。或復眾生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造邪見業，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復眾生身、口、意行善，不誹謗賢聖，恒行正見，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名為天眼清淨，觀眾生類所趣之行。

「復次，如來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謂如來有此十力，名為無著，得四無所畏，在大眾中作師子吼，轉於梵輪。

「云何如來得四無所畏？欲言如來成等正覺，若有眾生，欲言知者，則無此處；若復有沙門、婆羅門欲來誹謗佛，不成等正覺者，則無此處；以無此處，則獲安隱。

「然我今日欲言已盡有漏，設復有沙門、婆羅門、天、若魔天來，欲言未盡有漏者，則無此處；以無此處，則獲安隱。

「復次，我所說法，賢聖得出要者，如實盡於苦際。設有沙門、婆羅門、天、若魔天來，欲言未盡苦際者，無此處；以

無此處，則獲安隱。

「復次，我所說內法者、墮惡趣者，設復有沙門、婆羅門來，欲言非者，則無此處。是謂，比丘！如來有四無所畏。

「設有外道異學言：『彼沙門瞿曇！有何等之力，有何無畏，自稱無著最尊？』汝等當持此十力往報之。設復外道異學重作是說：『我等亦成就十力。』汝等比丘復當問曰：『汝有何十力？』是時，外道異學則不能報也，遂增其惑。所以然者，我終不見沙門、婆羅門自稱言得四無所畏，除如來者。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成十力、四無所畏。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智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牟利破群[少/兔]比丘捨戒罷道，黑齒比丘聞牟利破群[少/兔]比丘捨戒罷道，即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坐已，白曰：「尊者舍梨子！當知牟利破群[少/兔]比丘捨戒罷道。」

尊者舍梨子曰：「牟利破群[少/兔]比丘於此法中而愛樂耶？」

黑齒比丘問曰：「尊者舍梨子！於此法中而愛樂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黑齒！我於此法無有疑惑。」

黑齒比丘即復問曰：「尊者舍梨子！於當來事復云何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黑齒！我於來事亦無猶豫。」

黑齒比丘聞如是已，即從坐起，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白曰：「世尊！尊者舍梨子今自稱說得智，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舍梨子所，語：『舍梨子！世尊呼汝。』」

一比丘受教已，即從坐起，禮佛而去，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白曰：「世尊呼尊者舍梨子。」尊者舍梨子聞已，即往詣佛，稽首作禮，却坐一面。

世尊問曰：「舍梨子！汝今實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不以此文，不以此句，我但說義。」

世尊告曰：「舍梨子！族姓子隨其方便稱說，得智者即說得智。」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我向已說，不以此文，不以此句，我但說義。」

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見，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耶？』舍梨子！汝聞此已當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見，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生者有因，此生因盡，知生因盡已，我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

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子！生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本？』汝聞此已，當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生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本？』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生者因有緣有，從有而生，以有為本。』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

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子！有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本？』汝聞此已，當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有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本？』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有者因受、緣受，從受而生，以受為本。』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

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子！受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本？』汝聞此已，當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受者何因何緣，為從何生，以何為本？』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受者因愛、緣愛，從愛而生，以愛為本。』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

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為愛？』汝聞此已，當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為愛？』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謂有三覺，樂覺、苦覺、不苦不樂覺，於中樂欲著者，是謂為愛。』

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

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見，於三覺中無樂欲著？』汝聞此已，當云何答？」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知、云何見，於三覺中無樂欲著？』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謂此三覺無常法、苦法、滅法，無常法即是苦，見苦已，便於三覺無樂欲著。』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

爾時，世尊告曰：「舍梨子！此說復有義，可得略答。舍梨子！復有何義，此說可得略答？所覺所為，即皆是苦。舍梨子！是謂復有義，此說可得略答。」

世尊問曰：「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汝言：『尊者舍梨子！云何背不向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諸梵行來問我言：『尊者舍梨子！云何背不向自稱說得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我聞此已，當如是答：『諸賢！我自於內背而不向則諸愛盡，無驚無怖，無疑無惑，行如是守護，如其守護已，不生不善漏。』世尊！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我當如是答。」

世尊歎曰：「善哉！善哉！舍梨子！若諸梵行來問如此，汝應如是答。所以者何？如此說者，當知是義。」

世尊告曰：「舍梨子！復次有義，此說可得略答。若諸結

沙門所說，彼結非我有，行如是守護，如其守護已，不生不善漏。舍梨子！是謂復有義，此說可得略答。」世尊說如是已，即從坐起，入室燕坐。

世尊入室不久，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我始未作意，而世尊卒問此義，我作是念：『恐不能答。』諸賢！我初說一義，便為世尊之所讚可，我復作是念：『若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問我此義者，我能為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若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問我此義者，我亦能為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

黑齒比丘聞尊者舍梨子說如是已，即從坐起，疾詣佛所，白世尊曰：「世尊入室不久，尊者舍梨子所說至高，一向師子吼：『諸賢！我始未作意，而世尊卒問此義，我作是念：『恐不能答。』諸賢！我初說一義，便為世尊之所讚可，我復作是念：『若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問我此義者，我能為世尊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諸賢！若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問我此義者，我亦能為世尊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

世尊告曰：「黑齒！如是，如是。若我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問舍梨子比丘此義者，舍梨子比丘必能為我一日一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黑齒！若我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問舍梨子比丘此義者，舍梨子比丘亦能為我二、三、四，至七日七夜，以異文異句而答此義。所以者何？黑齒！舍梨子比丘深達法界故。」

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智經竟(一千一百六十九字)

中阿含經小品商人求財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昔時，閻浮洲中諸商人等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來，以供家用。』復作是念：『諸賢入海，不可豫知安隱、不安隱，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殺羊皮囊、大瓠、押棧。』彼於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殺羊皮囊、大瓠、押棧，便入大海。彼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彼商人等各各自乘浮海之具，殺羊皮囊、大瓠、押棧，浮向諸方。

「爾時，海東大風卒起，吹諸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彼商人等皆與婦人共相娛樂。彼商人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彼於後時，閻浮洲有一智慧商人獨住靜處，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婦人輩制於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寧可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當竊南行。』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則於後，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即竊南行。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既南行已，遙聞大音高聲喚叫，眾多人聲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彼商人聞已，極大恐怖，身毛皆豎，莫令人及非人觸嬈我者。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自制恐怖，復進南行。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進行南已，

忽見東邊有大鐵城，見已，遍觀不見其門，乃至可容猫子出處。

「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見鐵城北有大叢樹，即往至彼大叢樹所，安徐緣上，上已，問彼大眾人曰：『諸賢！汝等何故，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耶？』時，大眾人便答彼曰：『賢者！我等是閻浮洲諸商人也，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來以供家用。」賢者！我等復作是念：「諸賢！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隱、不安隱，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殺羊皮囊、大瓠、押棧。」賢者！我於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殺羊皮囊、大瓠、押棧，便入大海。賢者！我等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賢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殺羊皮囊、大瓠、押棧，浮向諸方。爾時，海東大風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

「『賢者！我等與彼婦人共相娛樂。我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賢者！若彼婦人不聞閻浮洲餘諸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則與我等共相娛樂。賢者！若彼婦人聞閻浮洲有諸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便食我等，極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若食人時，有血滲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賢者！當知我等閻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於中已噉二百五十，餘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鐵城中。賢者！汝莫信彼婦人語，彼非真人，是羅刹鬼耳。』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於大叢樹安徐下已，復道而還彼婦人所本共居處，知彼婦人故眠未寤，即於其夜，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速往至彼閻浮洲諸商人所，便作是語：『汝等共來！當至靜處，汝各獨往，勿將兒去，當共在彼，密有所論。』彼閻浮洲諸商人等共至靜處，各自獨去，不將兒息。

「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語曰：『諸商人！我則獨住於安靜處，而作是念：「以何等故？此婦人輩制於我等不令南行耶？我寧可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安徐而起，當竊南行。」於是，我便伺共居婦人，知彼眠已，我安徐起，即竊南行。我南行已，遙聞大音高聲喚叫，眾多人聲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我聞是已，極大恐怖，身毛皆豎，莫令人及非人觸嬈我者。於是，我便自制恐怖，復進南行，進南行已，忽見東邊有大鐵城，見已，遍觀不見其門，乃至可容猫子出處。

「『我復見於大鐵城北有大叢樹，即往至彼大叢樹所，安徐緣上，上已，問彼大眾人曰：「諸賢！汝等何故，啼哭懊惱，喚父呼母，呼喚妻子及諸愛念親親朋友？好閻浮洲安隱快樂，不復得見耶？」彼大眾人而答我曰：「賢者！我等是閻浮洲諸商人，皆共集會在賈客堂，而作是念：『我等寧可乘海裝船，入大海中取財寶來以供家用。』賢者！我等復作是念：『諸賢！我等入海，不可豫知安隱、不安隱，我等寧可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殺羊皮囊、大瓠、押棧。』賢者！我等後時各各備辦浮海之具，謂殺羊皮囊、大瓠、押棧，便入大海。賢者！我等在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其船。賢者！我等商人各各自乘浮海之具，殺羊皮囊、大瓠、押棧，浮向諸方。爾時，海東大風卒起，吹我等商人至海西岸，彼中逢見諸女人輩，極妙端正，一切嚴具以飾其身，彼女見已，便作是語：『善來，諸賢！快來，諸

賢！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璫、珊瑚、虎珀、馬瑙、瑇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莫令閻浮洲商人南行，乃至於夢。』賢者！我等與彼婦人共相娛樂。我等因共婦人合會，生男或復生女。賢者！若彼婦人不聞閻浮洲更有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則與我等共相娛樂。賢者！若彼婦人聞閻浮洲更有商人在於海中，為摩竭魚王破壞船者，便食我等，極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若食人時，有血滄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賢者！當知我等閻浮洲商人本有五百人，於中已噉二百五十，餘有二百五十，今皆在此大鐵城中。賢者！汝莫信彼婦人語，彼非真人，是羅刹鬼耳。』

「於是，閻浮洲諸商人問彼閻浮洲一智慧商人曰：『賢者！不問彼大眾人，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閻浮洲一智慧商人答曰：『諸賢！我時脫不如是問也。』於是，閻浮洲諸商人語曰：『賢者！還去至本共居婦人處已，伺彼眠時，安徐而起，更竊南行。』復往至彼大眾人所問曰：『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於是，閻浮洲一智慧商人為諸商人默然而受。

「是時，閻浮洲一智慧商人還至共居婦人處已，伺彼眠時，安徐而起，即竊南行，復往至彼大眾人所，問曰：『諸賢！頗有方便令我等及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彼大眾人答曰：『賢者！更無方便令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賢者！我作是念：「我等當共破掘此牆，還歸本所。」適發心已，此牆轉更倍高於常。賢者！是謂方便令我等不得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賢者！別有方便可令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我等永無方便。

諸賢！我等聞天於空中唱曰：「閻浮洲諸商人愚癡不定，亦不善解。所以者何？不能令十五日說從解脫時而南行，彼有[馬*毛]馬王，食自然粳米，安隱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度彼岸，誰欲使我脫，誰欲使我將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汝等可共詣[馬*毛]馬王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賢者！是謂方便令汝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商人汝來！可往至彼[馬*毛]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於是，閻浮洲有一智慧商人語曰：『諸商人！今時往詣[馬*毛]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諸商人隨諸天意，諸商人若使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馬*毛]馬王食自然粳米，安隱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渡彼岸，誰欲從我脫，誰欲使我將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耶？」我等爾時即往彼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渡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

「於是，[馬*毛]馬王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食自然粳米，安隱快樂，充滿諸根，再三唱曰：『誰欲得度彼岸？我當脫彼，我當將彼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時，閻浮洲諸商人聞已，即便往詣[馬*毛]馬王所而作是語：『我等欲得度至彼岸，願脫我等，願將我等從此安隱度至閻浮洲。』時[馬*毛]馬王語曰：『商人！彼婦人等必當抱兒共相將來而作是語：「諸賢！善來還此，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璫、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設不用我者，當憐念兒子。」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

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騎我正當背中，彼必顛倒，落墮於水，便當為彼婦人所食，當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便當盡取食之。復次，若食人時，有血滲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持我身上一毛，彼必安隱度至閻浮洲。』」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彼婦人等抱兒子來，而作是語：『諸賢！善來還此，此間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盡與諸賢，當與我等共相娛樂。』若彼商人而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得騎[馬*毛]馬王脊正當背中，彼必顛倒，落墮於水，便當為彼婦人所食，當遭逼迫。若食人時，有餘髮毛及爪齒者，彼婦人等盡取食之。復次，食彼人時，有血滲地，彼婦人等便以手爪掘地深四寸，取而食之。若彼商人不作是念：『我有男女，我有極樂最妙好處，園觀浴池、坐臥處所、林木蓊鬱，我多有錢財、金銀、水精、琉璃、摩尼、真珠、碧玉、白珂、車璩、珊瑚、虎珀、馬瑙、玳瑁、赤石、旋珠。』者，彼雖持[馬*毛]馬王一毛者，彼必安隱度至閻浮洲。

「諸比丘！我說此喻，欲令知義，此說是義，我法善說，

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是我，我有眼，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有意。』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眼非是我，我無有眼，耳、鼻、舌、身、意非是我，我無有意。』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馬*毛]馬王安隱得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是我，我有色，聲、香、味、觸、法是我，我有法。』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非是我，我無有色，聲、香、味、觸、法非是我，我無有法。』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馬*毛]馬王安隱得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是我，我有色陰，覺、想、行、識陰是我，我有識陰。』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剎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棧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

空缺，如橋樑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非是我，我無有色陰，覺、想、行、識陰非是我，我無有識陰。』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馬*毛]馬王安隱得度。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樑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樑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

「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是我，我有地，水、火、風、空、識是我，我有識。』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為羅刹所食。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樑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如是我法善說，發露極廣，善護無有空缺，如橋樑浮具，遍滿流布，乃至天、人。若有比丘作如是念：『地非是我，我無有地，水、火、風、空、識非是我，我無有識。』者，彼比丘得安隱去，猶如商人乘[馬*毛]馬王安隱得度。」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有不信於，	佛說正法律，
彼人必被害，	如為羅刹食。
若人有信於，	佛說正法律，
彼得安隱度，	如乘[馬*毛]馬王。」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商人求財經竟(四千二百七十三字)

雜阿含經（九八二至九八四）

（九八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娑柁國安闍那林中。

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我能於法略說、廣說，但知

者難。」

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唯願世尊略說、廣說、法說，於法實有解知者。」

佛告舍利弗：「若有眾生於自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我、我所、我慢繫著使，乃至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者；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我慢使繫著，故我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

「舍利弗！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

「舍利弗！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

「舍利弗！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舍利弗！是名比丘斷愛縛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舍利弗！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富隣尼迦所問：

「世間數差別， 安所遇不動，
寂靜離諸塵， 拔根無惓望，
已度三有海， 無復老死患。」

佛說是經已，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即從坐起，作禮而去。

（九八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獨一靜處。如是思惟：「或有一人作如是念，我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我當於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

爾時，尊者阿難晡時從禪覺，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作是思惟：『若有一人作如是言：「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乃至自知作證具足住。』」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有一人作如是念：『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阿難！彼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及彼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

「阿難！若復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乃至自知作證具足住，是名比丘斷愛縛結，慢無間等，究竟苦邊。」

「阿難！我於此有餘說，答波羅延憂陀耶所問：

「斷於愛欲想， 憂苦亦俱離，
覺悟於睡眠， 滅除掉悔蓋，
捨貪恚清淨， 現前觀察法，
我說智解脫， 滅除無明闇。」

佛說是經已，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佛而去。

(九八四)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愛為網、為膠、為泉、為藕根。此等能為眾生障、為蓋、為膠、為守衛、為覆、為閉、為塞、為闇冥、為狗腸、為亂草、為絮，從此世至他世，從他世至此世，往來流轉，無不轉時。

「諸比丘！何等愛為網、為膠，乃至往來流馳，無不轉？謂：『有我故，有我欲、我爾、我有、我無、我異，我當、我不當、我當欲、我當爾、我當異，或我、或欲我、或爾我、或異我，或然、或欲然、或爾然、或異然。如是十八愛行從內起。』

「比丘！言有我，於諸所有言我欲、我爾，乃至十八愛行從外起，如是總說十八愛行。

「如是三十六愛行，或於過去起，或於未來起，或於現在起，如是總說百八愛行。」

「是名為愛、為網、為膠、為泉、為藕根，能為眾生障、為蓋、為膠、為守衛、為覆、為閉、為塞、為闇冥、為狗腸、為亂草、為絮，從此世至他世，從他世至此世，往來流馳，無不轉時。」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法涅槃界。云何為二？有餘涅槃界、無餘涅槃界。彼云何名為有餘涅槃界？於是，比丘

滅五下分結，即彼般涅槃，不還來此世，是謂名為有餘涅槃界。彼云何名為無餘涅槃界？於是，比丘盡有漏成無漏，意解脫、智慧解脫，自身作證而自遊戲：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是謂為無餘涅槃界。此二涅槃界，當求方便，至無餘涅槃界。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等見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是時，阿難白世尊言：「夫言盡者，名何等法言盡乎？」

世尊告曰：「阿難！色者無為，因緣而有此名；無欲、無為，名滅盡法。彼盡者，名曰滅盡。痛、想、行、識，無為、無作，皆是磨滅之法，無欲、無污，彼滅盡者，故名滅盡。阿難當知，五盛陰無欲、無作，為磨滅法；彼滅盡者，名為滅盡。此五盛陰永以滅盡，更不復生，故名滅盡。」

是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馬血天子問八政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八種之人，流轉生死，不住生死。云何為八，趣須陀洹、得須陀洹、趣斯陀含、得斯陀含、趣阿那含、得阿那含、趣阿羅漢、得阿羅漢。是謂，比丘！有此八人流轉生死，不住生死。是故，比丘！求其方便，度生死

之難，勿住生死。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九眾生居品（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九種之人可敬可貴，供之得福。云何為九？所謂向阿羅漢、得阿羅漢、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種性人為九。是謂，比丘！九種之人，供之得福，終無耗減。」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成就十力，自知為無著，在大眾中能師子吼，轉於無上梵輪而度眾生。所謂此色，此色習，此色盡，此色出要，觀此痛、想、行、識，識習，識盡，識出要，因是有是，此生則生，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更樂，更樂緣痛，痛緣愛，愛緣受，受緣有，有緣死，死緣愁、憂、苦、惱，不可稱計。因此五陰之身，有此習法，此滅則滅，此無則無，無明盡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更樂盡，更樂盡痛盡，痛盡愛盡，愛盡受盡，受盡有盡，有盡死盡，死盡愁、憂、苦、惱皆悉除盡。」

「比丘當知，我法甚為廣大，無崖之底，斷諸狐疑，安隱

處正法。若善男子、善女人，勤用心不令有缺，正使身體枯壞，終不捨精進之行，繫意不忘。修行苦法，甚為不易，樂閑居之處，靜寂思惟，莫捨頭陀之行，如今如來現在善修梵行。是故，比丘！若自觀察時，思惟微妙之法，又當察二義，無放逸行，使成果實，至甘露滅盡之處。若當受他供養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唐其勞，亦使父母得其果報，承事諸佛，禮敬供養。如是，比丘！當如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增一阿含經結禁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來成十種力，得四無所畏，在大眾中能師子吼。云何為十力？於是，如來是處如實知之，非處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處所，知他眾生因緣處所受其果報。

「復次，如來知若干種界、若干種持、若干種入，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若干種解脫、無量解脫，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知他眾生智慧多少，如實知之。

「復次，如來知他眾生心中所念，如實知之：有欲心知有欲心，無欲心知無欲心；有瞋恚心知有瞋恚心，無瞋恚心知無瞋恚心；有愚癡心知有愚癡心，無愚癡心知無愚癡心；有愛心知有愛心，無愛心知無愛心；有受心知有受心，無受心知無受心；亂心知有亂心，無亂心知無亂心；散心知有散心，無散心知無散心；少心知有少心，無少心知無少心；廣心知有廣心，

無廣心知無廣心；無量心知無量心，有量心知有量心，如實知之。定心知有定心，無定心知無定心；解脫心知解脫心，無解脫心知無解脫心。

「復次，如來盡知一切所趣心之道，或一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億百千生、無量生、成劫、敗劫、無數成敗劫中，我昔生彼處，名是，字是，食如此之食，受其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彼死生此。自憶如是無數宿命之事。

「復次，如來知眾生生死之趣，以天眼觀眾生之類，善色、惡色、善趣、惡趣，隨行所種，皆悉知之。或復眾生身、口、意行惡，誹謗賢聖，造邪見業，身壞命終，生地獄中；或復眾生身、口、意行善，不誹謗賢聖，恒行正見，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名為天眼清淨，觀眾生類所趣之行。

「復次，如來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謂如來有此十力，名為無著，得四無所畏，在大眾中作師子吼，轉於梵輪。

「云何如來得四無所畏？欲言如來成等正覺，若有眾生，欲言知者，則無此處；若復有沙門、婆羅門欲來誹謗佛，不成等正覺者，則無此處；以無此處，則獲安隱。

「然我今日欲言已盡有漏，設復有沙門、婆羅門、天、若魔天來，欲言未盡有漏者，則無此處；以無此處，則獲安隱。

「復次，我所說法，賢聖得出要者，如實盡於苦際。設有沙門、婆羅門、天、若魔天來，欲言未盡苦際者，無此處；以無此處，則獲安隱。

「復次，我所說內法者、墮惡趣者，設復有沙門、婆羅門來，欲言非者，則無此處。是謂，比丘！如來有四無所畏。

「設有外道異學言：『彼沙門瞿曇！有何等之力，有何無畏，自稱無著最尊？』汝等當持此十力往報之。設復外道異學重作是說：『我等亦成就十力。』汝等比丘復當問曰：『汝有何十力？』是時，外道異學則不能報也，遂增其惑。所以然者，我終不見沙門、婆羅門自稱言得四無所畏，除如來者。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成十力、四無所畏。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業相應品憍破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釋羈瘦迦維羅衛，在尼拘類園。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與比丘眾俱，於中食後有所為故，集坐講堂。是時，尼乾有一弟子，釋種，名曰憍破，中後徜徉至尊者大目乾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

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問如此事：「於憍破意云何？若有比丘身、口、意護，汝頗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耶？」

憍破答曰：「大目乾連！若有比丘身、口、意護，我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大目乾連！若有前世行不善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

後時，世尊靜處宴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尊者大目乾連與尼乾弟子釋憍破共論如是。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宴坐起，往詣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世尊坐已，問曰：「目乾連！向與尼乾弟子釋憍破共論何事？復以何事集坐講堂？」

尊者大目乾連白曰：「世尊！我今日與比丘眾俱，於中食後有所為故，集坐講堂，此尼乾弟子釋憍破中後徜徉來至我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我問如是：『於憍破意云何？若有比丘

身、口、意護，汝頗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耶？』尼乾弟子釋耆破即答我言：『若有比丘身、口、意護，我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大目乾連！若有前世行不善行，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世尊！向與尼乾弟子釋耆破共論如是，以此事故，集坐講堂。」

於是，世尊語尼乾弟子釋耆破曰：「若我所說是者，汝當言是，若不是者，當言不是，汝有所疑，便可問我：『沙門瞿曇！此有何事，此有何義？』隨我所說，汝若能受者，我可與汝共論此事。」

耆破答曰：「沙門瞿曇！若所說是，我當言是，若不是者，當言不是，我若有疑，當問瞿曇：『瞿曇！此有何事，此有何義？』隨沙門瞿曇所說，我則受持，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

世尊問曰：「於耆破意云何？若有比丘生不善身行、漏、煩熱、憂惑，彼於後時不善身行滅，不更造新業，棄捨故業，即於現世便得究竟而無煩熱，常住不變，謂聖慧所見、聖慧所知也。身生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無明行、漏、煩熱、憂惑，彼於後時不善無明行滅，不更造新業，棄捨故業，即於現世便得究竟而無煩熱，常住不變，謂聖慧所見、聖慧所知。云何，耆破！如是比丘身、口、意護，汝頗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耶？」

耆破答曰：「瞿曇！若有比丘如是身、口、意護，我不見是處，因此生不善漏令至後世。」

世尊歎曰：「善哉！耆破！云何，耆破！若有比丘無明已盡，明已生，彼無明已盡，明已生，生後身覺便知生後身覺，生後命覺便知生後命覺，身壞命終，壽已畢訖，即於現世一切所覺便盡止息，當知至竟冷。猶如耆破，因樹有影，若使有人

持利斧來斫彼樹根，段段斬截，破為十分，或為百分，火燒成灰，或大風吹，或著水中。於愁破意云何？影因樹有，彼影從是已絕其因，滅不生耶？」

愁破答曰：「如是。瞿曇！」

「愁破！當知比丘亦復如是，無明已盡，明已生，彼無明已盡，明已生，生後身覺便知生後身覺，生後命覺便知生後命覺，身壞命終，壽已畢訖，即於現世一切所覺便盡止息，當知至竟冷。愁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便得六善住處，云何為六？愁破！比丘眼見色，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愁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第一善住處。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愁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第六善住處，愁破！比丘如是正心解脫，得此六善住處。」

愁破白曰：「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得六善住處。云何為六？瞿曇！多聞聖弟子眼見色，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瞿曇！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第一善住處。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不喜不憂，捨求無為，正念正智。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是謂得第六善住處。如是，瞿曇！多聞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得此六善住處。」

於是，愁破白世尊曰：「瞿曇！我已知，善逝，我已解。瞿曇猶明目人，覆者仰之，覆者發之，迷者示道，暗中施明，若有眼者便見於色；沙門瞿曇亦復如是，為我無量方便說法現義，隨其諸道。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世尊！猶如有人養不良馬，望得其利，徒自疲勞而不獲利。世尊！我亦如是，彼愚癡尼乾不善曉了，不能解知，不識

良田而不自審，長夜奉敬供養禮事，望得其利，唐苦無益。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世尊！我本無知，於愚癡尼乾有信有敬，從今日斷。所以者何？欺誑我故。世尊！我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佛說如是。釋耆破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耆破經竟(一千五百二字)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成就戒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

是時，尊者烏陀夷共在眾中，尊者烏陀夷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滅定者，終無此處。」

尊者舍梨子再三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

尊者烏陀夷亦復再三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滅定者，終無此處。」

於是，尊者舍梨子便作是念：「此比丘乃至再三非我所說，無一比丘歎我所說，我寧可往至世尊所。」於是，尊者舍梨子

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去後不久，尊者烏陀夷及諸比丘亦往詣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於中，尊者舍梨子復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

尊者烏陀夷復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滅定者，終無此處。」

尊者舍梨子復再三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

尊者烏陀夷亦復再三白曰：「尊者舍梨子！若比丘生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滅定者，終無此處。」

尊者舍梨子復作是念：「此比丘於世尊前再三非我所說，亦無一比丘歎我所說，我宜默然。」

於是，世尊問曰：「烏陀夷！汝說意生天為是色耶？」

尊者烏陀夷白世尊曰：「是也。世尊！」

世尊面訶烏陀夷曰：「汝愚癡人！盲無有目，以何等故，論甚深阿毘曇？」於是，尊者烏陀夷為佛面訶已，內懷憂感，低頭默然，失辯無言，如有所思。

世尊面訶尊者烏陀夷已，語尊者阿難曰：「上尊名德長老比丘為他所詰，汝何以故，縱而不撿？汝愚癡人！無有慈心，捨背上尊名德長老。」

於是，世尊面訶尊者烏陀夷及尊者阿難已，告諸比丘：「若比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

生天中，於彼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佛說如是，即入禪室，宴坐默然。

爾時，尊者白淨比丘在於眾中，尊者阿難白尊者白淨：「是他所作，而我得責。尊者白淨！世尊晡時必從禪室出，至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共論此義。尊者白淨應答此事，我極慚愧於世尊所及諸梵行。」

於是，世尊則於晡時從禪室出，至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告曰：「白淨！長老比丘為有幾法，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

尊者白淨白曰：「世尊！長老比丘若有五法，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云何為五？世尊！長老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世尊！禁戒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世尊！多聞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得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世尊！禪伺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世尊！智慧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復次，世尊！長老比丘諸漏已盡，無復有結，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世尊！漏盡長老上尊比丘，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世尊！長老比丘若成就此五法，為諸梵行者愛敬尊重。」

世尊問曰：「白淨！若長老比丘無此五法，當以何義使諸梵行者愛敬尊重？」尊者白淨白曰：「世尊！若長老比丘無此五法者，更無餘事使諸梵行愛敬尊重，唯以老耄、頭白、齒落，

盛壯日衰，身曲脚戾，體重氣上，柱杖而行，肌縮皮緩，皺如麻子，諸根毀熟，顏色醜惡，彼因此故，使諸梵行愛敬尊重。」

世尊告曰：「如是如是。若長老比丘無此五法，更無餘事使諸梵行愛敬尊重，唯以老耄、頭白、齒落，盛壯日衰，身曲脚戾，體重氣上，柱杖而行，肌縮皮緩，皺如麻子，諸根毀熟，顏色醜惡，彼因此故，使諸梵行愛敬尊重。白淨！舍梨子比丘有此五法，汝等應當愛敬尊重。所以者何？白淨！舍梨子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復次，白淨！舍梨子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善、中善、竟亦善，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復次，白淨！舍梨子比丘得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復次，白淨！舍梨子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復次，白淨！舍梨子比丘諸漏已盡，無復有結，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白淨！舍梨子比丘成就此五法，汝等應共愛敬尊重。」

佛說如是。尊者白淨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成就戒經竟(一千七百四十六字)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淨不動道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拘樓瘦，在劔磨瑟曇拘樓都邑。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欲者無常、虛偽、妄言，是妄言法，則是幻化、欺誑、愚癡。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

後世色，彼一切是魔境界，則是魔餌，因此令心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鬪諍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世尊所說，欲者無常、虛偽、妄言，是妄言法則是幻化、欺誑、愚癡。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彼一切是魔境界，則是魔餌，因此令心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鬪諍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彼作是念：『我可得大心成就遊，掩伏世間，攝持其心。若我得大心成就遊，掩伏世間，攝持其心者，如是心便不生無量惡不善之法，增伺、瞋恚及鬪諍等，謂聖弟子學時為作障礙。』彼以是行、以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一說淨不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有色者，彼一切四大及四大造，四大者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二說淨不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爾時必得不動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三說淨不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爾時得無所有處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

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一說淨無所有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此世空，空於神、神所有，空有常，空有恒，空長存，空不變易。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是謂第二說淨無所有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我非為他而有所為，亦非自為而有所為。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是謂第三說淨無所有處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無所有處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爾時而得無想。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想，或以慧為解。彼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想處。是謂說淨無想道。」

是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若有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世尊！比丘行如是，彼為盡，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難！此事不定，或有得者，或有不得。」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云何行不得般涅槃？」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阿難！若比丘樂彼

捨、著彼捨、住彼捨者，阿難！比丘行如是，必不得般涅槃。」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若有所受，不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有所受者，彼必不得般涅槃也。」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彼比丘為何所受？」

世尊告曰：「阿難！行中有餘，謂有想、無想處，於有中第一，彼比丘受。」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彼比丘受餘行耶？」

世尊告曰：「阿難！如是比丘受餘行也。」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云何行必得般涅槃？」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本有者，便盡得捨。阿難！若比丘不樂彼捨、不著彼捨、不住彼捨者，阿難！比丘行如是，必得般涅槃。」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比丘若無所受，必得般涅槃耶？」

世尊告曰：「阿難！若比丘無所受，必得般涅槃。」

爾時，尊者阿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已說淨不動道，已說淨無所有處道，已說淨無想道，已說無餘涅槃。世尊！云何聖解脫耶？」

世尊告曰：「阿難！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無所有處想、無想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是謂自己有。若自己有者，是生、是老、是病、是死。阿難！若有此法，一切盡滅無餘不復有者，彼則無生，無老、病、死。聖如是觀，若有者必是解脫法，若有無餘涅槃者是名甘露，彼如是觀、如是見，必得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阿難！我今為汝已說淨不動道，已說淨無所有處道，已說淨無想道，已說無餘涅槃，已說聖解脫。如尊師所為弟子起大慈哀，憐念愍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者，我今已作；汝等當復自作，至無事處，至林樹下，空安靜處，燕坐思惟，勿得放逸，勤加精進，莫令後悔。此是我之教勅，是我訓誨。」

佛說如是。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淨不動道經竟(千七百八十七字)

中阿含經大品福田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給孤獨居士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世中為有幾福田人？」

世尊告曰：「居士！世中凡有二種福田人。云何為二？一者學人，二者無學人。學人有十八，無學人有九。居士！云何十八學人？信行、法行、信解脫、見到、身證、家家、一種、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中般涅槃、生般涅槃、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上流色究竟，是謂十八學人。居士！云何九無學人？思法、昇進法、不動法、退法、不退法、護法——護則不退不護則退、實住法、慧解脫、俱解脫，是謂九無學人。」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世中學無學， 可尊可奉敬，
彼能正其身， 口意亦復然，
居士是良田， 施彼得大福。」

佛說如是。給孤獨居士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三六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謂見法般涅槃。云何如來說見法般涅槃？」

諸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善哉！世尊！唯願為說見法般涅槃，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云何比丘得見法般涅槃？」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於老、病、死，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善解脫，是名比丘得見法般涅槃。」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雜阿含經（九八八至九八九）

（九八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釋提桓因形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天身威力，光明遍照迦蘭陀竹園。

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世尊曾於隔界山石窟中說言：『若有沙門、婆羅門無上愛盡解脫、心善解脫，彼邊際、究竟邊際、離垢邊際、梵行畢竟。』云何為比丘邊際、究竟邊際、離垢邊際、梵行畢竟？」

佛告天帝釋：「謂比丘若所有受覺，若苦、若樂、若不苦

不樂，彼諸受集、受滅、受味、受患、受出如實知；如實知己，觀察彼受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如是觀察已，則邊際，究竟邊際、離垢邊際、梵行畢竟。拘尸迦！是名比丘於正法、律邊際、究竟邊際、離垢邊際、梵行畢竟。」

乃至天帝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九八九）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後夜起經行，見有光明遍照迦蘭陀竹園。見已，作是念：「今夜或有大力鬼神詣世尊所，故有此光明。」

時，尊者大目犍連晨朝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於昨暮後夜出房經行，見勝光明普照迦蘭陀竹園。見已，作是念：『有何大力鬼神詣世尊所，故有此光明？』」

佛告尊者大目犍連：「昨暮後夜，釋提桓因來詣我所，稽首作禮，退坐一面。」

如上修多羅廣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